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怪物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自序

早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就曾用“电脑作怪”作题材，写幻想小说。不过，那时写出来的故事，还相当轻松，因为那时人类和电脑的关系，还不是那么密切。

在创作幻想故事的三十来的来，一直对人类越来越依赖电脑，感到隐忧。到了原振侠传奇故事中的《大犯罪者》，设想一个犯罪者，令自己的思想记忆进入电脑，直接指挥电脑的运作，这个犯罪者，立刻变成了全世界无敌的统治者——结果要依靠外星人的力量，才能将他消灭。

在创作那个故事时，“电脑病毒”那回事，还不是很多人知道，电脑病毒是一九八五年五月才正式详尽地披露内容的。人的思想记忆侵入电脑，可以说是一种更可怕的电脑病毒。

电脑病毒曾令电脑发生畸变，这是肯定的事，正在全世界各地发生着这种畸变。

畸变的结果，必然是不正常，而在强弱如此悬殊的情形下，一些电脑要对付人类，有多少人可以逃得性命？当然，人类不会害怕——一则是怕也没用，没有它不行，二则是，人类有侥幸心理，也亏得如此，不然，吓也吓死了！

卫斯理一九九零·五·十一香港

一、两位一体的怪异现象

写了那么多古古怪怪的故事，也自然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古古怪怪的题目，那天，总览了一下，发现一个最现成、最普通的名字，竟然没有用过：“怪物”。

有的时候，先定了名字，再来写故事，故事写得出了格，将就不到名字，就不免有点尴尬尴尬、勉强强的情形出现。如《大厦》这个故事，写的是一直上升不停止，不知升到何处去的电梯，其实应该叫作《电梯》才对。又例如《废墟》，说的是一群古怪莫名的古代遗的事，名字也就有点牵强。

可是，用《怪物》来作题目，写卫斯理的传奇故事，却一定十分妥当，因为要在故事之中安排一个甚至多个怪物，实在太容易了——只要故事中一有怪物出现，这个故事题为《怪物》，就错不了，是不是？照例在故事之前，有点议论，也很有点和读者诸君闲话一番的味道。

“怪物”这个名词，有一处怪的地方——明明是“物”，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可是一旦和怪字连在一怪，怪物就有了生命，凡被称为怪物的，都有生命，没有生命的，只好被称为“怪东西”。

若问古今中外的小说之中，怪物出现最多的小说是哪一部？自然是我称之为“天下第一奇书”的《蜀山剑侠传》，原作者还珠楼主，我删改增注，前后花了四年多时间（比起曹雪芹的披阅十载，也差不多了），精简成为《紫青双剑录》，在删的过程中，对书中的怪物，一个也不敢动，因为实在太精

采。那些怪物之中，有六个头九个身可以化为六个美女的、有只吃不排泄，在地底藏了几万年的——只要你想得出来的怪物，书中都有，想不出来的，更多，可称是小说中的“怪物大全”。

又或者问：卫斯理的故事之中，最怪的怪物，而且没有写到最后，还可以大为发展的，是哪一个呢？答案自然是《密码》这个故事中的那个大蛹——经过 X 光透视，蛹中是一个人形昆虫类的生物，这个蛹，在勒曼医院中等待出世，出世之后，毫无疑问，是一大怪物，可是这个故事，讲的不是这个怪物。

那么，是不是讲的是在苗疆，把温宝园姿匕走的那个怪物呢？那个女野人，在怪物之中，也可以算是怪得可以的！不，也不是，女野人红綾的关系太重大，要写她，真得大费周章不可，要把许许多多、提也不愿提的往事，全都挖出来——这些往事，由于实在太可怕了，有关人等，不但绝口不提，连想都不愿想。

自然，绝口不提是可以做得到的——在那么多故事之中，真的做到了，连半句也没有提过。可是要不想，当然是十分困难，也正由于如此，所以不愿在笔下提起，反正还有别的故事可写。

至于万一到了没有别的故事可写时，是写女野人的故事呢，还是宁愿停笔不写，也真难说得很。

好像已不是“闲话”，而是剖白心声了，不必再多说；这个故事，写的究竟是什么怪物呢？

自然要从头说起。

从苗疆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知道原振侠医生打电话找过我——老蔡说：“这位原医生好古怪，久闻大名，可是行事却有点颠三倒四，他找你们两夫妻，不在，又说找温宝裕，我说也不在，他妈妈在，问他是不是要他妈妈听，这医生就把电话挂上了，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大国手。”

老蔡发了一轮牢骚，我绝对相信老蔡的叙述，他决不是加枝添叶的人，所以我想了一想，也想不出是什么地方得罪了他。

我只知道，这位俊俏的原振侠医生，最近情绪极坏，他找我，一定有事，所以立即找他，可是医院住所两不见，不知道他又浪迹何方了。一直到相当久之后，谈起来，才知道原振侠为什么匆匆挂电话的原因，所有在场的人，都笑的肚子痛。

原来老蔡是扬州人，一直乡音不改，当他说到温宝裕的母亲的时候，温宝的母亲，接近一百二十公斤的温太太，真的是在我住所。可是原振侠绝想不到这一点，他听到老蔡连说了两声“他妈妈”，扬州话中，那已是俚俗粗言了。原振侠解释：“贵管家已然口出恶言，我还不挂上电话，难道要等着捱骂吗？”这可以说是最有趣的误会，后来我转达给老蔡，老蔡听了之后，笑着脱口而出：“他妈妈。”找不到原振侠，打发了温宝裕的母亲，总算松了一口气，只有一件事，令我颇为不解，我不知道何以白素要为了那女野人留在苗疆。

我真的想不通是什么原因，而白素又在相当久之后才告诉我。使我瞠目结舌——这且不去说它。且说良辰美景，为了过中国新年，从欧洲回来，一到，知道白素不在，大失所望，又知道白素是在苗疆，又立即表示要到苗疆去，吵着要我和白素联络，派那架直升机去接她们——我离开的时候，把杜令的那架直升机留在苗疆，给白素使用。

我心想，良辰美景很有趣，让她们到苗疆去陪白素也好，可是还未等我和白素取得联络，这两个古怪的少女，却又改变了主意。

令得良辰美景改变了到苗疆去的主意，是一双孪生兄弟。

这一对双生子，姓陈：陈宜兴、陈景德。

陈氏兄弟是一双十分奇特的双生子，他们如今的身份，是商业巨子，跨国经营集团的首脑、豪富，在繁盛的商业区，他们两兄弟各拥有一座六十层高的大厦，而大厦的顶层，有天桥可以互通，顶层布置奢华，城市闻名的空中花园。

这对双生子有着十分奇特的经历 我和他们不熟，只是在偶然的公众场合，见过一两次，可是原振侠医生和他的女巫之王，却曾和陈氏兄弟有过交往，说起过他们的奇怪经历。

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来叙述一下他们的怪异经历。

他们是弃婴，被收留了之后，就被当作是一项实验的对象，实验的目的，是想证明双生子之间有心灵互通现象，是不是可以扩展为脑部活动的互相交流！

这是一个相当骇人、十分大胆假设的实验课题，而且，实验的进行方法，也相当古怪骇人 单是用真人来作实验，已经骇人听闻了。

实验的方法是，把双生子隔开来，一个，给以正常的教育，尽量发挥他的才能。而另一个，则令他在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环境之中，不给任何知识，长大之后，就变成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白痴 不是天生的白痴，而是人工刻意培养出来的白痴。

然后，再令双生子相会，令有知识的人，和人工白痴的另一个，作脑部活动交流，也就是说，把知识通过脑部交流，输送到另一个人的脑部去。

原振侠医生在后期，参与了这件事，经过离奇之至，有整个故事的叙述，题名为《变幻双星》。实验的结果，完全成功，一个人的知识，进入了另一个人的脑中，两个人享有同样的知识，就像一份文件，通过了复印，变成了两份一样。

我知道陈氏兄弟有这样奇特的经历，是良辰美景告诉我的，她们和陈氏兄弟，在一个什么“双胞胎协会”之类的组织中相识，虽然陈氏兄弟和她们的年龄，相去甚远，可是良辰美景却十分欣赏陈氏兄弟的“成熟男性风韵”，所以双方成了好朋友 至于双方之间，有没有爱情的成分存在，良辰美景不说，我自然也不便问。

良辰美景带了陈氏兄弟来见我，由于她们的缘故，我自然不好意思拒见，可是陈氏兄弟的言谈，不是很有趣，不到二十分钟，我已连打了三个呵欠，以良辰美景的聪明伶俐程度而言，她们应该知道我已经不耐烦，不必我下逐客令，他们应该自行告辞了。

可是，只见她们不断和陈氏兄弟交换眼色，并没有要离去的意思。这等情形，分明是他们有事要向我说，可是又不知怎么说才好。

于是，我又打了一个哈欠：“有话请说。”

由于我和陈氏兄弟不是太熟，所以习惯上接在“有话请说”之下的那句，“有屁请放”就省略了下来。

良辰美景未言先笑，显然是必有所求，她们说话的习惯，我以前已详加叙述过了，她们望着陈氏兄弟：“他们的经历，卫叔叔你是知道了的。”

我“嗯”地一声：“知之甚详，就是你们告诉我的！”

良辰美景又望了陈氏兄弟一眼。

我又道：“和他们有同样经历的，还有一对姓方的孪生女，一个叫如花，一个叫似玉的，是不是？”

良辰美景笑：“是啊，本来他们四个人，倒是很合适的两对，可是如花似玉是音乐家，看不起商人，这两兄弟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老是得罪人家这艺术家，我们两个，居中调停了几次，都没有效，看来他们是无望的了。”

对于“看来是无望的了”，陈氏兄弟兄弟一点也不在乎，只是望着良辰美景笑，看起来，良辰美景绝不讨厌他们。本来良辰美景或许有意撮合方家姐妹和陈氏兄弟，但这样弄到后来，一心作媒人的，反倒自己上了轿子的例子多的是，在众多复杂的男女关系之中，属于热闹话题，不值得去深究。

我看他们四人，说着把话题抛了开去，所以又提醒他们：“有话请说。”陈氏兄弟之一（也不知道是景德还是宜兴）道：“我们之间的思想交流过程，相当神秘。”我一听，不禁挺直了身子，这个话题，我倒是有兴趣的。人与人之间的知识直接灌输和交流，虽然仅在同卵子孪生的双胞胎中进行成功，但那也是极了不起的一项科学成就，勒曼医院集中了那么多精英，又有外星人如杜令之类的帮助，也只不过可以做到给复制人思想和知识！所以，其间的过程如何，我很有兴趣知道。因为原振侠医生、良辰美景，虽然曾参与其事，可是到了最后关头，他们也不知道情形如何。

我忙作了一个手势，请他说下去，他皱着眉。陈氏兄弟和良辰美景的说话方式不同，总是由其中的一个开口，但是他们的思想，显然是一致的，因为一个一皱眉头，另一个也立刻有同样的动作。

那一个皱着眉说：“我们被一艘船，带到一个小岛上，那个组织的总部，就在小岛之上。那一群人，曾是一个皇族，在历史上，建立过一个王朝，深受孪生遗传之苦，所以……”

我打断了他的话：“这些我全知道，你说自己的经历就好。”陈氏兄弟同时红了红脸，那一个续道：“上了岸之后，我们和方家姐妹，一起被带到一间有很多仪器的密室之中，如同科学怪人的电影一样，被固定在座椅上，头上连结了许多电线之类的物体……”

他说到这里，我又打了一呵欠，因为这个过程，殊不刺激。说话的陈氏兄弟之一唉了一声，那一个也唉了一下：“没有发生什么事，就丧失了知觉，等到醒来，我没有觉得有任何损失，他已经变得和我一样了。在感觉上，两个人简直就是一个人，那情形，比良辰美景她们还要怪……如果我们之中，一个捱了打，另外一个，也会有痛的感觉。”我“嗯”了一声：“痛感是由脑部神经活动产生的，那不足为奇。”两个人一起苦笑了一下，一个捱起了衣袖来，在他的手臂上有红色的一点，看起来是被什么昆虫叮咬的，另一个亦捱起了衣袖，在同样的部位，也有同样的一个小红点！

我看到了这种情形，也有怪诞莫名之感，失声道：“一个给蚊子叮了，另一个不但会有痒的感觉，而且也会有红肿。”

陈氏兄弟一起点头，我立时向良辰美景望去，良辰美景摇手不迭：“我们可没有那么玄！他们……两个人之间，像是有无数无形的联系，就像是镜子中的影子一样，一个不论发生了什么事，都必然在另一个身上发生。”

我吸了一口气：“这种奇怪的情形，本来在双生子之间很常见，可是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却也未曾听闻过，可能是你们两人曾经有过思想交流的缘故。”

良辰美景笑着，指着陈氏兄弟：“他们两个人，其实等于是一个双头怪物。”

良辰美景的相当尴尬，我笑叹：“别胡说！说他们是一个人有两个身体，还比较恰当些。当然，这种情形，也够怪的了。”

良辰美景忽然话头一转：“卫叔叔，你说，描写各种各样怪物最多的一部小说，是《蜀山剑侠传》，其中可有他们这样的情形？”

我听得她们这样问，不禁失笑：“那部小说中的怪物，都不是人类，不是怪虫，就是怪兽。也有一个怪人，叫作黑丑，是有三个身体，可是却是连体人。”

陈氏兄弟问：“希腊神话之中的怪物也很多，个个都怪得不可思议，有的有许多头，有的三个人合用一颗牙齿等等，卫先生，良辰美景说，你曾经有过一项假设，说神话中的怪物，有可能全是异星人，所以才会有各种各样、古怪之至、匪夷所思的形体。”

我点头：“只是假设，但很有可能，尤其是在有系统的神话之中，这种可能性更高。”

说到这里，我有点明白他们前来的目的了，我指着陈氏兄弟：“怎么？你们疑心自己可能不是地球人？”

陈氏兄弟显然正有这样的怀疑，所以两人默然不语，只是神情地望着我，良辰美景也十分有兴趣，看来他们之间，就这个问题争论了相当久了，因为没有结果，所以才来找我的。

我笑了一下：“你们之间的异象，我看是生子之间的特殊现象，和你们是外星生物无关。当然，如果你们另有怪现象，那又作别论。”

陈氏兄弟也失笑：“别的没有什么古怪，因为被她们取笑得多了，不免有点心中犯忌，所以……才向卫先生来请教一下。”

可想而知，良辰美景和陈氏兄弟已经熟络到了何等地步，我看到他们狼狈的情形，不禁“呵呵”笑着：“就算是外星人，也不必怕成这样，我很知道有几个外星人在地球上叱咤风云，生活得极好，不想回去。”

陈氏兄弟狠狠瞪了良辰美景一眼，作了一个要打她们的手势，良辰美景扬起了头，作出一副爱理不理之状来。陈氏兄弟在商场上，虽说不是顶尖人物，可是也算是相当成功的人物，可是就算是真正的大人物，和淘气之至的良辰美景在一起，也不免会举止轻浮起来，何况他们四人之间，还有可能有特殊的感情因素。

我装着看不见，顺口问良辰美景：“你们不是想到苗疆去吗？”良辰美景齐声道：“是啊，你和白姐姐联络了没有？”

我在前面说过，她们要到苗疆去，后来改变了主意，令得她们改变了主意的，是陈氏兄弟。在当时，我问她们之际，她们还没有改变主意。

我只是在想着这两个女孩子到了苗疆之后的情形，又想到那个女野人，行动快绝，在悬崖峭壁之上，纵跃如飞，和她们的轻身功夫相比较，不知是谁更擅胜场。

那女野人是自小和猿猴一起生活，才自然而然练成了那等身手的，若是有轻身功夫的诀窍，能得到良辰美景的指点，只怕会青出于蓝也说不定。

我想到了这里，就和他们简略地说了一下那个女野人的情形，听得他们四个人，都目瞪口呆，我指着良辰美景，笑着对陈氏兄弟道：“这不算稀奇，她们两人的来历，才叫古怪。”

良辰美景一起叫了起来：“不准说！让他们去猜！”我不禁大笑，良辰美景的来历古怪之至，要猜，只怕别说地球，就是整个宇宙之中，也不会有人猜得到；但那既然是他们之间的游戏，我自然不必去破坏。

临走的时候，陈氏兄弟显得很高兴，连声说“幸会”，我和良辰美景约好了，叫她们明天一早，就到我这里来听白素的消息。

一切看来相当正常，并没有什么特别。陈氏兄弟之间的异象，虽然奇特，也可能假设——至于他们由此怀疑自己是外星人，那确实十分有趣。

我在门口，看他们四人上了车，那是一辆相当大的开篷车，车子不是良辰美景的，所以不是鲜红色，陈氏兄弟在前，良辰美景在后，引擎一发动，轰然作响，车子就绝尘而去。

这四个人，男的不失英俊，女的更是俏丽，自然和怪物的形象沾不到边，可是若是有人见了一双一模一样的男人，和一双一模一样的女孩子，同在一辆车内，也难免会啧啧称奇——如果有全城令人瞩目的人物选举，他们一定会当选！目送他们离去之后，才转回屋内，就听到楼上书房的电话响，我上楼，取起了电话，就听到了一个十分急促的声音：“卫斯理？”

声音可说不是很有礼貌，但由于我一下子就听出了他的声音，所以惊讶异常，心知他找我，一定是有急事，自然也不支计较他的态度了，我先答应了一声，还没有问他是什么事，一旁又有一个听来十分满的声音传来：“这是警方的事，不必劳烦卫斯理。”

那在一旁表示不满的声音，也是熟人，我也是一听就听出了那是警方的高级警官，专门处理特别事务的黄堂——我和黄堂，在好几中上，有过交往，对他的印象相当好，但是黄堂和我之间，是那种不能成为十分亲热朋友的那一种交往类型。而我一拿起电话，就直呼名字的那个，却是亚洲数一数二的豪富陶启泉！

陶启泉和我相识更久，在好几件事上，都或多或少，有他的份。他收养的一个被弃的女婴，竟然成了女巫之王，是原振侠医生的密友，这个女婴的来历和经历，也古怪得不可思议。

这时，我定了定神：“什么事，陶大老板？”

”陶启泉闷哼了一声：“扯蛋！有点事，想请你帮忙查一查。”

这时，黄堂的声音又传来：“陶先生，我坚持，这是警方的职责。”

陶启泉大是不耐烦：“警方由警方查，卫斯理由卫斯理查。”

他们在电话那边乱七八糟地吵，陶启泉更像是肯定了我一定会替他去查案子一样，未免令我有点啼笑皆非，而且，也莫名其妙，可是我至少知道一点，一定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不然，不会牵涉到超级大豪富陶启泉和高级警官黄堂。

我还没有再发问，陶启泉又道：“你能不能来一次？”

我又好气又好笑：“陶翁如唤，敢不应命？可是尊驾何处？”

陶启泉又说了一句：“扯蛋！我在办公室。”

我叹了一口气：“那请你先通知警卫部门，不然，我在超过十度关卡盘问时，可能会忍耐不住脾气。”

陶启泉忙道：“自然，你来，没有什么人敢问你半句话。”

二、八个要人的离奇失踪

我心想，这也难说得很，很有些新来的，根本什么人也不认识的。

我听得陶启泉在对黄堂下逐客令：“你可以走了。”

黄堂却道：“我要留下，你和卫斯理的交谈，可能正是警方想要的资料。”

陶启泉勃然大怒：“这是什么话！就算是在一个警察国家，也不会有人公然这么说。”

陶启泉虽然财大气粗，可是黄堂这个人，也不是好吃的果子，他竟然顶了回去：“就算在民主国家之中，人民也有协助警方办案的义务。”

我在电话之中，听到他们急执不已，知道再下去，只有情况更坏，所以我忙道：“陶翁，黄堂是我的老朋友，有他在场，对事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请不要太坚持己见。”

陶启泉对着黄堂大吼一声：“不是卫斯理说情，我就叫人把你轰出去。”黄堂如何反应，我在电话之中，无由得之，但是可想而知，他必然嗤之以鼻。半小时之后，我到了陶启泉的办公室之外，才知道黄堂的处境——他可以说是忍辱负重，叫我十分佩服。

黄堂并没有在陶启泉的办公室之中，他还是被赶了出来，他在办公室的门口，身为高级警官，却在八名护卫员的监视之下，十六只眼睛盯着他看，简直把他当成了采花大盗一样，这样的环境，滋味实在不会很好，所以他的神情，难看之极。

他看到了我，才松了一口气，自然而然叫了起来：“天，你终于来了。”

他才一叫，办公室的门打开，陶启泉以他超级豪富之尊，竟然亲自拉开门，冲了出来，满面怒容，指着我，大声道：“卫斯理，我和你谈话，若是要受人监视，不如你回去吧。”

黄堂针锋相对：“你不喜欢在这里说，可以到警局去说，随你的便。”陶启泉冷笑：“你这种态度，只好对付小贩。”我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从这情形来看，事情相当严重，那是一定的了。

我和黄堂交换了一个眼色，黄堂现出十分坚决的神情来，表示他决不退缩，不达目的，誓不干休。我叹了一口气，对他道：“有时，为了目的，软言相求，比坚持原则要有用得多。”

黄堂立时道：“我为什么要——”

可是，他话说到一半，就陡然住了口，吞下一口口水，转向陶启泉：“陶先生，事情十分严重，卫斯理也未必解决得了，在我在一旁，对事情多少有点帮助。”

陶启泉当然是明白人，知道人让一分，我退一步的道理，所以他闷哼一声，什么也不说，只是向我和黄堂一起摆了摆手，作了一个请进的手势。

我和黄堂，在跟着陶启泉走进的时候，伸手在黄堂的肩头之上拍了一下，称赞他的随机应变，黄堂发出了一下苦笑，我对他刚才所说，“卫斯理了未必解决得了”，

并不生气，只是由此更可以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而已。

陶启泉的办公室，自然竭尽豪奢之能事，我们坐下来的所在，其实还不是他的办公室，只是办公室外的几个会客室之一，坐下之后，陶启泉对黄堂在一旁，多少有点不自在，所以，他故意和我说闲话，问我：“最近和什

么人来往？有没有玛仙的消息？”

玛仙就是他的养女如今的超级女巫，和原振侠有十分纠缠不清的怪异关系，我也只是听说她和原医生之间，好像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也不甚了了。

所以我只好顺口回答：“在你的电话来之前，我正和一对双胞胎在一起闲谈。你应该知道，陈宜兴和陈景德两兄弟。”我推测陶启泉会知道陈氏兄弟，是因为他们全是商界中人，虽然陈氏兄弟在商界的地位，远不能和陶启泉相比，可是也算是相当有名的人物，陶启泉应该知道他们的名字。我特地举出陈氏兄弟来，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有十分异特的现象，这种现象，可以当作话题，使得紧张的氢气变得轻松。

我没有料错，陶启泉果然知道有陈氏兄弟，可是他一听我提到他们之后，反应之奇特，却叫我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才好。

陶启泉先是陡地一怔，张大了眼睛，望定了我，像是不相信我所说的话，接着，已经坐下的他，直弹了起来，却又不是面对我，而是去对付黄堂。

他伸手指向黄堂，十分恼怒，所以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

我说话，他要指责黄堂，这已经够怪的了，可是那还不算怪，怪在黄堂竟然知道他为什么要指责一样，一扬头，大声道：“没有充分的证据，警方不能随便拘留人。”

陶启泉这才怒吼一声：“我的话，还不能算是证据？”

我以为警方早已采取行动，把这两个怪物抓起来了。”

黄堂冷冷地讽刺了一句：“陶先生，幸而你只管辖你的商业王国。”

陶启泉这才倏然转向我：“这两个怪物来见你干什么？”

他们求你什么？”

刹那之间，一切发生的事，简直是乱七八糟之极。要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保持冷静，是相当困难的事，我只好迅速把事情设想了一下。事情必然和陈氏兄弟有关，因为一提到了他们，陶启泉就反应异常，而且一连两次，称他们为“怪物”。这种称谓，自然不表示陈氏兄弟真的是什么“怪物”，而只不过表示陶启泉心中对他们的厌恶。

而且，在陶启泉的心目之中，陈氏兄弟不知道犯了什么事，他认为应该由警方逮捕他们，可是黄堂却有相反的意见。这可能是他们起了争执的原因。

令我感到奇怪之极的是，我才和陈氏兄弟在一起，而陈氏兄弟，又绝不像是犯了什么事的样子，虽然他们和良辰美景一起来找我，我知道他们无事不登三宝殿，总有些事由的，而且，我也感到他们的神态语言，有点吞吞吐吐，掩掩遮遮，没有把真的问题讲出来。

可是，如果他们真的曾犯下什么恶行，他们的神态也不会那样子。我先举起双手，示意陶启泉和黄堂，不要把争吵继续下去，然后道：“我一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可以有人用冷静的态度告诉我？”

陶启泉应声道：“可以！八个人失踪了！”

他的那句话，仍然无头无脑，但总算有了一个开始，而且我迅速地转念：这失踪的八个人，一定都相当重要，不然，陶启泉不会这样紧张。

“八个人失踪”这件事本身，可大可小，取决于失踪的八个是什么人。

我没有说什么，等陶启泉再说下去，陶启泉闷哼了一声：“这八个人，全是我企业中的骨干分子。”

我直了直身子，陶启泉的企业机构，十分庞大，能被他亲口称为“骨

干分子”的，自然不是泛泛之辈，也都是工商界中的知名人士了！

就在这时，黄堂欠了欠身，把一张纸，交到了我的手中，在那张纸上，有着八人的名字，和简单的资料，那是一份失踪名单。

一看到这份名单，我也不禁吸了一口气，好一会，屏住了呼吸，知道事情确然十分严重。不然，陶启泉不会找我来。

这八个人之中，有两个是银行董事长，分别掌管两家业务十分广泛的银行。这两家银行若是出了什么事，会形成巨大的金融风波。另外有一位律师，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三家大型在工厂的首脑，和一个高级行政人员——总裁助手，那么该是陶启泉最得力的助手了。

这确然很不寻常，我把视线吞掌竣Z名单上约有半分钟，才抬起头来，向陶启泉望去，陶启泉的神情，十分激动、愤怒，他道：“你一看名单，就心中有数？”

我皱着眉，缓缓摇了摇头，陶启泉提高了声音：“有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对付我的企业，他们用的是卑鄙的恐怖手段。”

我向黄堂望去，黄堂的面色，十分阴沉。我向陶启泉作了一个手势：“先别下结论，这八个人，是在同一情形下失踪的？”

黄堂自然明白我所指的“同一情形下失踪”是什么意思，警方说，八个人同在一艘游艇上失踪，或是同在一架飞机上之类，那么，就有更大的可能是属于意外。

如果是分别失踪的，那么情形就复杂得多，追查起来，也困难得多。

黄堂吸了一口气：“情形都不同，其中有两位，是在进入了‘双子大厦’之后，就没有再出来，所以陶先生认为和陈氏兄弟有关。”

事情渐渐有眉目了，所谓“双子大厦”，就是陈氏兄弟拥有的那两幢一模一样的大厦，有两个人在进了这两幢大厦之后没有再出来，所以陶启泉就认定了是陈氏兄弟在作怪。当然，事情可能不那么简单，有可能在商业竞争上，陈氏兄弟和陶启泉，也有利益冲突之处。

我先纠正黄堂的话：“这两个人，应该说他们进入了双子大厦之后，没有人看到他们走出来。”黄堂连忙道：“是，是，应该是这样。”陶启泉吼叫起来：“那就应该在大厦进行彻底的搜查。他俩在陶氏企业的地位，十分重要，可能正遭受非法的禁锢，警方有责任把救出来。”

我不禁皱了皱眉，双子大厦每幢有六十多层高，不知道有多少房间，要作详细的搜查，不是不可能，但自然也困难之极。

站在警方的立场而言，自然可以不搜查，就不会去找这个麻烦。

可是看陶启泉的情形，却一定要坚持，黄堂在这时候，指着名单上的一个银行家的名字：“这位失踪者，是在他管理的银行大厦失踪的，那么，是不是也要搜查七十二层高的银行大厦？”

黄堂顿了一顿，又指着一个名字，那是陶启泉的最得力助手：“这位先生，就在陶氏大厦失踪，那么，是不是要彻底搜查陶氏大厦？”

我看到陶启泉的神色难看之极，陶氏大厦高八十层，要彻底搜查，自然困难之至。

我用力挥了一下手：“我不是很明白，什么叫作‘在陶氏大厦失踪’或‘在银行大厦失踪’？”

黄堂吸了一口气：“八个人失踪的情形相仿佛，也全在昨天发生，两个进入双子大厦的，是去和陈氏兄弟商谈一宗业务。”陶启泉拦了一句：“不

是去商谈，是和他们去交涉一件上的事，所以有律师陪着。”

为了叙述的方便起见，我把八个失踪者编号，称之为失踪者一，失踪者二……在有必要的时候，再随时加上他们的身份。

黄堂很详细地把八个失踪者失踪的情形告诉了我，确然大同小异，有仿佛之处。

失踪者一和二，是律师和工厂首脑，和陈氏兄弟有若干商业上的纠葛。（当然不必细叙是什么纠葛了）（有认为写小说要不惮细节，越详细越好者。）（若是我忽然在这里，详细写起这宗商业交涉来，照我看，就滑稽的很，要去找精神科医生看看自己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了！）他们各有司机驾驶的车子，在上午十时二十分抵达，车子吞掌竣Z 双子大厦的停车场，而他们并不在停车场下车，而是车子吞掌竣Z 大厦门口，他们就下了车，司机再把车驶向停车场，等他们。

车上有电话，他们如果办事完毕，电话通知司机，司机就会把车子驶到大厦门口，候他们上车。

我把这个程序说得很详细，是因为这些，和故事有关系之故。

交涉的结果不是很愉快 警方已作了相当详细的调查，对于失踪者一和二的行踪，调查得十分清楚。

交涉的一方是失踪者一、二，另一方应该是陈氏兄弟或其中这一。

可是陈氏兄弟却没有出席，只派了不是很重要的职员，根本不能作出任何决定，所以预算要相当长时间的谈判，只经过了半小时，就话不投机半句多，失踪者一、二拍桌而起，叫了一声：“法庭见！”就开始离去。

在离去之际，进入电梯之前，两人都分别打了电话给司机。两个司机之中的一个，说收到电话的时候，是十时四十分，也就是说，交涉只进行了二十分钟左右。

而失踪者一、二，都是十分知名的成功人士，当他们在双子大厦门口下车，进入大堂之时，至少有十个人以上，见过他们，其中有三个，看着他们在大厦的五十层走出电梯 那是会议室所在的一层。

他们离开，自然也是从五十层离开，两个司机一接到电话，立刻把车子自停车场驶出，驶向大厦的门口，大约花了三四分钟。

司机以为自己一到大厦的门口，就可以见到失踪者一、二了，可是却没有，等了又等，失踪者一、二还是没有出现。

在失踪者一、二搭电梯下来的时候，在第五十层，他们进入的，是一架没有人的电梯。

可是，当升降机落到第三十四层时，却有两个年轻的女职员进入电梯，到二十六层时，又有一个信差和一个职员进入。

而在第十五层之前，所有进入电梯的人，除了失踪者一、二之外，都已离去，信差在第十六层离开。

而双子大厦的电梯，和许多大厦一样，都有几种。一种，是只到三十层之下，一种，只到三十层以上，再一种，只到十六层以上，一种，每层都到。

失踪者一、二搭乘的电梯，属于第三种，如果在十五层以上不离开，那就直达大堂，中途不再停留。

也就是说，失踪者一、二，在第十五层到大堂之间，是没有机会离开电梯的 当然，不是绝对不可以，例如打开升降机顶上的门，就可以抓住

升降机的钢缆爬上去，等等。

以失踪者一、二的身份而论，他们显然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就算是电梯出了故障，也自然会有救援人员来拯救他们。

而这个时候，在大堂等候电梯的人，都没有发现电梯曾出现故障。

那个信差对警方说的话，黄堂是直接听到的。一接到报告，警方就大是紧张，黄堂亲自出马，信差说：“我进电梯的时候，有四五个人，我离开的时候，只有两个人，我在第十六层离开的，那两个人不断用英语在交谈，我没听懂他们在说什么。我当然听不懂，若是我懂，我早当大班，不做信差了。”信差的话，被认为不可能，电梯也没有故障，失踪者一、二应该在大堂离开电梯，可是根据那时候在大堂等候电梯的人说，电梯一到，门打开，时而没有人，等候的，自然不会去研究何以电梯中没有人，一拥而入，电梯也就一直维持着正常的操作。

至于失踪者一、二的司机，在半小时之后，觉出事情不对时，打电话失踪者一、二的流动电话，没有人接听，这才大起恐慌，他们先到五十楼的会议室去找，自然没有结果。

司机回到失踪者一、二的办公室，六小时之后，失踪者一、二仍然音讯全无，方才决定报警，而警方在接到报告的时候，已不止是失踪者一、二，还有失踪者三四五六七八，他们都是在大致相同的时间之中，在不同的大厦之中失踪的。

黄堂深深地吸了一口，望着我：“卫先生，你有什么意见？”我道：“先听听另外六个人的失踪经过。”黄堂道：“有两个，情形也是有人见他们进入升降机，但是没有出来，有两个，是分明单独在办公室的，可是秘书去找他们时，就不见了。再有两个，一个有人眼看他经过走廊的弯角，可是就此不见了。还有一个，也是在乘搭电梯的过程中不见的，不过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的时候不见的。”我皱着眉：“涉及的大厦有几幢？”黄堂吸了一口气：“五幢，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陶氏大厦在内，每幢都高五十层以上。”他在这样说的时，我不由自主，感到了一股寒意。八名大有身份的人，在五幢著名的大厦之中失了踪，对于习惯都市生活，每天必然无可避免要在各种大厦中出入的人来说，是十分令人心悸的事。

我双手握着拳，一时之间，对这些失踪事件，作不出什么假设来，陶启泉十分不耐烦：“失踪的人全属于我的企业，一定有一个大阴谋在进行。”黄堂向我望来，陶启泉一再坚持他的看法，说是有一个阴谋针对他的企业，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现代的商业行为虽然在表面上看来，十分文明，但是商业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获利，利之所在，二十世纪的文明人，和三世纪的古代人，作风原则，维持不变，还是什么样的手段都会使得出来的。

黄堂见我不出声，他作了一个手势：“你曾有过一次经历，在一幢大厦之中，电梯一直向上升，升到了不知什么所在。”

我也恰好想到了这件事，所以黄堂说到一半，我就打断了他的话头：“情形大不相同，那一次，是有人利用了大厦顶楼的升降机房，作为使时间延迟的实验室，结果出现了不可思议的时间和空间的变易现象。跟现在连续的失踪，似乎扯不上关系。”

黄堂苦笑：“那么，还有什么别的解释？”

黄堂在这样说的时，斜视着陶启泉。用这样的方式看人，当然不是很有礼貌，而且黄堂的神情，也十分古怪，所以陶启泉立即察觉，愤怒道：

“你又想暗示什么？”黄堂沉声道：“那八个人既然全是陶氏企业中的主要人物，会不会他们是奉了命令，为了某种原因，而暂时失踪几天呢？”

陶启泉气得嘿嘿冷笑：“那么，请告诉我，他们是奉了谁的命令？”

黄堂也发出了“嘿嘿”的冷笑声，大有“你明知故问”的神态，在陶启泉愤怒得要扬手拍桌子之前，我道：“黄堂，你误会了，如果是陶翁下命令，有什么秘密的商业行为在进行，他们不会劳动警方，更不会找我。”

黄堂可能一直在怀疑是陶启泉暗中捣鬼，所以他和陶启泉之间，才会闹得那么僵，那显然是他不知道陶启泉的为人，我有必要使他了解，所以我的语气，十分诚恳。

黄堂听了我的话之后，呆了大约半分钟，才道：“对不起，我可能误会了。真对不起，我想，应该对这五幢大厦，进行彻底搜查。”

我皱着眉，想了片刻。八个人失踪的情形，如此奇特，其中一定有古怪之极的经过在，而所谓“彻底搜查”，是最笨的笨办法，用笨办法来对付异常的事，是不是会有效呢？可是，目前，除了彻底搜查这个办法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可行了。

所以我想了一想之后，缓缓点了点头：“这……真是警方的事了，要动用许多人力，要我一个人来找，一年也找不遍大厦的每一角落。”

三、一幢大厦究竟有多大？

黄堂显然也想过了搜查工作的困难，所以眉心打结，声音苦涩：“上头只怕不会批准大规模的行动！每幢大厦，至少动员八十到一百人，还要是有经验的人员……或许可以动员警犬……嗯……我看……”

陶启泉一声闷哼：“我看这件事，和那两个姓陈的有关，找他们就行。”他这样说的时候，直望着我，我知道他的心意，就把陈氏兄弟为什么来找我，向他说了一遍，陶启泉扬眉：“他们没说过我有两个要员，在他们的大厦中失踪？”

我摇了摇头：“据我猜想，他们甚至未必知道有这样的事发生。”

陶启泉神情悻然：“过几天，有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要举行，那八个人之中，有五个非出席不可。他们如果不能出席，陶氏企业会蒙受重大的损失，其他的集团就可能得利。”

他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利益牵涉到数以十亿计的英镑，所以，要估计任何手段都被利用的可能。”我想了一想：“你和陈氏兄弟的交涉，牵涉到了些什么利益？”

陶启泉道：“就要那即将举行的会议有关。”

我来回踱了几步：“我有一个提议。警方尽可能展开搜索行动，而我去见陈氏兄弟果真有商业阴谋，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

黄堂连声道：“好！好！”

陶启泉道：“我可不能承祷铺梦何应诺。”他这样精明的态度，有时并不令人好感，所以我只是挥了挥手，就在他的办公室中，和陈氏兄弟联络。

等到陈氏兄弟之一听到我的电话之际，他惊讶莫名：“是卫先生？你要来看我们，那太好了！欢迎！欢迎之至，真的欢迎之至！”

他连说了三次“欢迎之至”，确然是真的欢迎，因为在我到达“双子大厦”的正门之时，他们两人已在门口恭候多时了。

常言道：“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受到了他们这样的礼遇，我自然很高兴，所以对他们的印象也相应变好，在直达他们的办公室的电梯中，我已把此来的目的，告诉了他们。

陈氏兄弟皱着眉，互望着，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反应才好，显然我来看他们的目的，使他们感到意外之极，过了十来秒，其中之一才失声道：“天！这老怪物以为我们绑架了他的手下？”我不由自主扬了扬眉：陶启泉称他们为“两个怪物”，他们又称陶启泉为“老怪物”，可知“怪物”这个名词被广泛使用的程度。

我看到他们有这样的反应，也知道先前的估计是正确的。他们和失踪事件无关，如果说在这幢大厦之中失踪，就是大厦主人绑架，那么，有一个失踪者，在陶氏大厦中失踪，陶启泉岂不是也难逃绑架之嫌？所以，我做了一个手势，表示相信他们是无辜，然后又问：“你们已知有失踪事件了？”

陈氏兄弟的神情十分古怪，像是做了错事的小孩子一样。这时，电梯停了下来，他们中的一个才道：“我们……我们……今天并没有处理日常事务，所以，并不……知道这样的事发生。”

他们这样说，使我想起刚才和他们联络的时候，第一个电话打去，听电话的职员用十分坚决的语气回答：“两位陈先生正在处理紧急事务，不接听任何电话。”

后来，我记起了他们在我住所临走时给我的一个直线号码，这才和他们联络上的。

以他们的地位而论，若有紧急事务要处理，把日常事务放在一边，那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

电梯一停，门打开，外面是一个十分宽大的空间，至少有三百平方公尺，几乎没有任何布置，只是在正中放了一座塑像，所以格外显得宽敞。

我在他们的带领下，才一跨出电梯，就忽然听得一下娇笑，两个红影，一个自左，一个自右，向我疾扑了过来。来势之快，难以形容，可是一到了我面前，立时站定，和我距离极近，几乎是贴身而立。

能够有这样身手的人，自然是良辰美景了。

良辰美景一站定，立时各自扬首，向陈氏兄弟看去。陈氏兄弟齐声道：“我们输了。”在这一刹间，我明白了两件事。第一件，这一双生子，放弃了日常事务不理，所处理的“紧急事务”，原来就是良辰美景在一起。

第二件，他们和她们之间，必然有一场赌赛，而这场赌赛，又是和我有关的。

我当下就沉下了脸，现出了十分不快的神色。良辰美景一看，一了吐舌头：“我们说，不论我们怎样向你扑过来，你都会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镇定功夫，不会慌乱，不会退避，不会出手阻挡。他们不相信，所以才在你一出现的时候试上一试，好叫他们心服，知道世界上真有处变不惊的能人。”

这一双小丫头，咕咕呱呱地说着，讲的话，又全然都是颂扬之词，只怕脾气再大的人，也发作不出来了，而且，也少不免要客气几句：“明知你们不会有恶意，有什么好慌张的。”

陈氏兄弟见我的脸色缓和，也松了一口气，他们立时向良辰美景诉起

苦来：“卫先生来找我们，原来是为了……”他们把我来找他们的原因，说了一遍。

良辰美景的反应是，杏眼圆睁，一副愤愤不平的神情，齐声道：“这姓陶的也太会恃势欺人了。”我不禁骇然失笑……因为我想不到陈氏兄弟和良辰美景之间的交情，已到了这样敌仇同气的地步。

我道：“不能说姓陶的仗势欺人……既然有人大厦失了踪，总要搜寻，只怕警方的搜索队，就快出动了。”

陈氏兄弟皱起了眉，良辰美景却大感兴趣，她们道：“要是由我们先把失踪者找出来，那岂不是好？”

我望着她们，看她们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就提醒她们：“喂，我们约好了的，要到苗疆去！”

良辰美景嘟着嘴：“也耽搁下了，找到了那两个人，再去不迟！”

这时，她们以为在大厦中找两个失踪者，是十分简单的事，后来，当然知道不是那么简单，也真的耽误了她们的苗疆之行。

当时，对她们兴高采烈的提议，陈氏兄弟的反应，像是并不热烈，他们把我让进了一间会客室，良辰美景跟了进来，打开酒柜，给我斟了一杯酒，像是那是她们自己的住所一样。

陈氏兄弟这才道：“不论是警方来搜寻，还是我们自己寻找，都是十分麻烦的事。”

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可是良辰美景却叫了起来：“有什么麻烦？”

陈氏兄弟叹了一口气道：“你们不知道一幢大厦究竟有多么大。”良辰美景一听，大是不乐，一翻眼，道：“一幢大厦能有多大？不就是一幢大厦吗？”

她们这样说，自然是有赌气的成份在内，可是我却有同感，因为感到陈氏兄弟在提大厦的时候，很有点夸张的成份在内，听他们的语气，像是一幢大厦，大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陈氏兄弟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反应，只是针对着良辰美景，两人的神情十分严肃，一时之间，并不开口，像是在思索着该如何说，才能说服良辰美景，过了一会，才道：“现代化的大厦，就像是一团团皱了的纸，团在一起，看不出什么来，可是一展开来，却有意想不到的许多空间。有的空间看得到，有的空间看不到，有的空间，在大厦造成之后，就再也没有重现——除非到这座大厦被拆卸，复杂到了难以想像的地步。”

良辰美景听的时候，听得很用心，可是陈氏兄弟才一住口，她们就口舌不饶人，两人用她们的方式反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竟叫人听不懂，深奥到了这种地步，不就是因为他们各人有一幢大厦吗？”

还好他们的大厦只有六十层高，要是有一百层，讲出来的话，就成了天书了！”

良辰美景牙尖嘴利，陈氏兄弟力图讲事实，显然不是敌手，他们胀红了脸：“世界上根本没有六百层高的大厦，你们胡说些什么。”

良辰美景道：“现在没有，将来就会有，不就是一团团皱了的纸吗？多团上几团，六十层就变六百层了。”

我本来很同意良辰美景的话，可是她们越说越意气用事，无理取闹，所以我提高了声音：“听他们进一步解释，别着抢说话。”

良辰美景给我一喝，作了一个怪脸，总算暂时，不再出声。陈氏兄弟松了一口气，一个道：“双子大厦建造的过程，我曾参与……虽然我不是建

筑学家，但是也知道，单是设计图纸的定稿，已经有好几千张了。”良辰美景作出一副“那又怎么样”的姿态，十分可恶，但又十分可爱。

当这两座大厦建造的时候，陈氏兄弟中的一个，还是一个一无所知的白痴，现在，两人的知识和记忆，经过了交流，自然如同一个人了。

他们又道：“大厦之中，有各种各样的通道，也有各种各样暗的通道——包括了给电梯上落的空间，给空气输送的管道，让水到达每一层，让电到达每一层的通道，尤其是把整座大厦的运作，交托给电脑管理之后，一幢大厦，就像是……像是一个人的身体一样，一切都照规律运行……”

现代化的大厦，确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先进的大厦，也由电脑操纵管理，这些，全是事实。可是不但是良辰美景，连我在内，也不知道陈氏兄弟这时如此强调这一点，是为了什么。

所以，我们三个人的视线，便一起投向他们。

他们又十分认真地想了一想，说出了一句我们更莫名其妙的话来：“所以，要彻底搜查一幢大厦，根本没有这个可能。”

我绝找不出他们达到这样结论的根据，但暂不出声，良辰美景已叫嚷起来：“是什么话，谁会阻止？”

想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来得极快：“电脑，负责管理大厦运作的电脑。”一听得这样的回答，刹那之间，我有一种诡异莫名的感觉。

当时我想到的，还十分简单，但已极具诡异之感，我想到的是，电脑负责整幢大厦的正常运作，而彻底的搜寻，必然会破坏正常的运作，所以电脑和搜查行为之间，就必然会产生矛盾。

刚才，陈氏兄弟曾把一幢大厦，比喻为一个人，我倒觉得，一幢大厦，和一棵大树，比较接近，看起来，一棵大树，竖立着，一动不动，但是从树根吸收营养水份开始，大树的树干、树枝、树叶，每一部分，每一秒钟都有繁忙之极的活动。

大厦也是一样，外表看来是静止的，但是内部活动之频繁，也超乎普通人的想像，这些内部活动，若都由电脑控制，自然会对搜查，形成一种对抗。

陈氏兄弟刚才说“不知一幢大厦有多大”，引起了良辰美景的反应，如果他们的意思是说“不知一幢大厦有多少不为人知、不为人见的活动”，那么虽然给人的感觉很怪异，却又是实在的情形。

我猜想良辰美景在听了陈氏兄弟的话之后，思路和我一样，因为在她们的脸上，也有一种透着怪异的神情表露出来。她们道：“你们的意思是，电脑控制了大厦……电脑……不听人的指挥……和人对抗？”

陈氏兄弟看来，也不是十分明白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因此他们的神情，也十分怪异——这种现象，十分值得注意，我可以了解，这是由于他们的思想，虽然有了一种强烈的感受，可是却又不知道如何适当地表达这种感觉。一般来说，只有那种感觉真的十分怪异，才会有这种情形出现。因为若非感觉怪异之至，人类的语言，通常是可以顺利表达的。

陈氏兄弟迟疑了一下，才道：“有点……这样的意思，可是也不是完全是，我们的意思是，一幢现代化，交给了电脑来管理的大厦，实在太不可测了，有许多隐蔽的运作不为人知，有许多隐蔽的所在，不为人知。”他们努力想表达他们的感觉，可是到这时候为止，看来并不是很成功。他们向我望来，投以求助的神色，我实在不能帮他们，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想说什么！

我只是向他们做了一个手势，鼓励他们努力说下来。

陈氏兄弟各自舔了舔唇：“就拿这两幢大厦来说，我们对它们，可以说再熟悉也没有了，在建造之前，就详细看过每一层的图纸，对它们了解极深，可是等它们造好了之后，就变得……变得……”他们说到这里，顿了一顿，才继续道：“变得陌生之极了。”

我和良辰美景都不是一下子能明白他们的意思，所以反应一致：“怎么会？”陈氏兄弟又各自托了头，沉默了片刻，这才道：“就像父母对儿女一样，在儿女小的时候，对儿女的了解反而多，等到儿女长大了，可能变得全然陌生，根本不知道儿女在想什么。”

我皱着眉，在深思陈氏兄弟的比喻，而且，很奇怪何以陈氏兄弟会有这样的比拟。

而良辰美景则已叫了起来：“这是什么话？拟于不伦，至于极点。”

陈氏兄弟的态度，异常认真：“还有什么更好的比拟？”良辰美景道：“儿女是有生命的，大厦是死物。”

陈氏兄弟叹了一口气：“刚才我们已经说过，现代化的大厦，是活的，它的活动，有许多甚至是表面化的，可以看到的，例如电梯的升降。”

良辰美景互望着，撇着嘴，一个道：“这两个人走火入魔了。”

另一个道：“可不是，就算是由电脑管理，大厦总是死的。”

一个又道：“他们说活的，怕有一天，活的大厦，会把他们吞掉。”

另一个道：“看来他们会下令把大厦炸为平地，再在空地上搭上两个竹棚。”

说到这里，两人肆无忌惮，哈哈大笑起来。

她们恣意在嘲笑陈氏兄弟的见解，说的话也堪称尖酸刻薄，可是她们的样子，偏又十分可爱，看她们笑得前仰后合的样子，作为她们嘲笑的对象，陈氏兄弟虽然神色悻然，却也发作不得。

他们只是提高了声音：“被大厦吞了，又有什么稀奇，不是在这幢大厦中，已经有两个人被吞没了吗？”

他们在这样说的时侯，为了加强语气，用力在地上顿着脚。由于铺着厚厚地毯，当然没有什么声音发出来，但也足以证明他们的态度，十分认真！

我一听得他们那么说，心中就陡然一怔——这个说法，奇特之极。他们口中的“两个人”指的自然是陶氏集团中的两个重要人物。这两个人是在大厦之中，神秘失踪的，陈氏兄弟却说成他们是被大厦“吞没”的。

这当真是怪异之极，大厦若是会把人吞没，一幢六十层高的厦，可以吞没多少人？

看陈氏兄弟的样子，他们说得十分认真，所用的“吞没”一词，也是认真的，而不是文学形容，象征式的。

我的思绪十分紊乱，忽然之间，我想到的，是不知在什么时候看到过的一则小说还是笔记，说是在一处地方，每到晚上，空中就亮起两盏明亮的灯光，而在云雾缭绕之处，有一道没有梯级的斜梯，伸延而下。于是，看到的人，都以为那是登天的途径，一传十，十传百，传了开去，聚集了很多人，大家争先恐后，顺着那斜梯向上攀，攀进了云雾之中。

每天晚上，总有好几百人攀上去，再也没有回来，人们仍然一直相信那是登天的途径，直到一个有道之士出现，才道出了真相，原来，那是一条

奇大无比的蟒蛇吞食人的方法：两盏明灯，是巨蟒的双眼，那道斜梯，是巨蟒的长舌——人顺着长舌爬上去，就自动投进了巨蟒的口中，被巨蟒吞没了，再也没有回头。

那则小说笔记，写得相当生动，我在这时想了起来，是由于一幢大厦，都不止有一个入口处，每天，不知有多少人，自动投进大厦之中，当然，进去的人，都能再出来，可是，如今就有两个人，不，八个人，进了大厦之后，没有出来。

用警方的话，是失踪了。用我的感觉来说，是神秘消失了。用陈氏兄弟的话来说，是被大厦吞没了。

陈氏兄弟为什么会有那么特别的说法，我知道必有原因，可是这时，我没有机会反问，因为良辰美景也叫了起来：“这更不像话了，大厦怎么会吞吃人？把人吞吃了，吞到什么地方去了？”陈氏兄弟说“吞没”，良辰美景又进一步将之理解为“吞吃”，自然更是怪异，但是事实则不变：人在大厦之中不见了。

对良辰美景的责问，陈氏兄弟回答得十分认真：“谁知道？没有人能知道一幢大厦暗中在进行什么活动。大厦之中，有太多不为人知的空间，谁知道它利用来作什么用途？在这幢大厦之中，若是藏着一百几十个人，想不被人见到，再容易也没有。”

他们说到这里，神情骇然，不由自主，喘了一口气：“同样的道理，大厦可以窝藏许多根本不知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他们在顿了一顿之后，又补充了一句：“只要它愿意那么做的话。”

陈氏兄弟的话，令得听到的人，进入一种怪异莫名的气氛之中，良辰美景也显然受到了这种气氛的感染，她们还想努力嘲笑他们，可是说出来的话，已不是那么有力。

她们只是道：“看，哪有人自己吓自己，吓成了这样子的。”

陈氏兄弟没有立即回答，这时，轮到我来说话了，我道：“我想，两位作了这样的假设，自然有一定的缘故，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

两人欲语又止，良辰美景这时，神情也变得紧张起来。刚才她们还在不断嘲讽，可是这时，也十分认真，而且她们的说话用词，也十分怪。

她们道：“要是这两幢大厦真的成了精，那也总有办法可以降妖捉怪的。”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之中，的确什么都可以成为精怪的，他们说大厦成精，未有先例，连茅舍成为精怪，似乎也没有听说过。

本来，良辰美景这样的说话，正好给陈氏兄弟有反唇相讥的机会，可是两人都神色凝重，嘟着嘴，不出声。

这使我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我忙问：“你们曾有过什么异常的经历？”

良辰美景虽也有点骇然，可是不忘说笑，她们一起张大了口道：“可是给大厦吞下去过？”

两人说了这一句，忽然又笑成一团，用手捂住了口，瞪着陈氏兄弟，不住眨眼。

陈氏兄弟没好气：“我们没有被大厦吞没过，所以，既不是被大厦从口中呕出来，也不是从大厦的肛门之中滑出来的。”

良辰美景的怪模怪样，显然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陈氏兄弟一说，她们就不再嬉笑。

我则听得十分骇然，大厦而有“口”，这还像是语言。而大厦若有“肛

门”，那不知是什么话了，当然是绝无可能之事。

四、电脑管理系统作反了

可是，陈氏兄弟偏偏说得十分认真，所以我现出不以为然的神情，用力挥了一下手。

陈氏兄弟默然，反倒是良辰美景又催促起来：“说啊，曾有过什么怪异的经历？”

两人又沉默了片刻，才道：“发生过几次，正确地说，一共是四次，是不是有更多次，只是不是我们亲历，或是我们没接到报告，就不得而知了。”

我骇然，不知不觉间，也用上了陈氏兄弟的语气：“这大厦已吞人吞了四次？”

陈氏兄弟又不禁失笑：“不是人，是物件，是不应该消失的物体，可是却消失了。”

良辰美景睁大了眼睛，望着他们。陈氏兄弟道：“第一次，是一叠文件要说明一下，那是准备发给所有员工的一份资料，单一的一份，大约相当于一本一百页的十六开杂志。”

他们说到这里，向我们望来，是在问：“这样说法，很明确了把？”我和良辰美景一起点头，他们才道：“一共是六千份。”

六千份，那是相当大的体积，而且相当沉重的大件物体了。如果说，六千份资料，竟然会失踪，那自然是古怪之极的事。

陈氏兄弟续道：“文件是经由传送系统负责传送的。”他们说到这里，又停了一停，目光投向良辰美景。而两人果然有不明白的神色。

陈氏兄弟于是解释：“先进的办公室大厦，都有传送系统的设计，二十一楼的某办公室有一份文件，要送到四十八楼的另一办公室去，应该怎么办？”他们忽然向良辰美景问起这样的问题，作为旁观者，我只好静听。

良辰美景道：“按铃，叫一个小厮来，差他去送。”她们多半也知道自己的答案一定不对，所以语气显得十分犹豫。

两陈摇头：“当然不是，大厦在建造的时候，设计了文件传送系统，在每一个办公室之间，都可以直接送达。”

良辰美景意似不信，向我望来，我点头：“如果一幢大厦，建造的目的，只是为了供一个机构使用，就会有这种设备。”

我又补充了一句：“这种设备，都是由电脑中心控制的。如果整幢大厦都由电脑中心控制，那么，这部分自然也附设其中。”

陈氏兄弟对我的解释，并没有异议。这时，良辰美景听出味道来了，催着问：“那六千份文件怎么样了？”

陈氏兄弟的神情相当怪异：“文件一大箱一大箱进入分发中心，操作也一切正常，电脑记录显示，运输带根本未曾停止过，可是，可是……”

两人说到这里，略停了一停，才道：“可是六千份文件，没有一份到达它应到的办公室，就在输送过程之中，消失不见了。”

他们各自吞了一口口水，良辰美景霍然起立，飞快地兜了几个圈子，

一起嚷了起来：“这不合理，你们就没有寻找一下？”

陈氏兄弟摇着头：“你们对于大厦的结构，还是不了解，文件输送的通道，都是隐蔽式的，在墙和梁注之间，设计专供输送文件之用，自然不会占太多的空间，人根本进不去，怎么找？”

良辰美景骇然：“那么，如果出现了故障呢？”

两陈道：“极少有发生故障的可能，有，电脑会显示什么地方有故障，有沿整个运输通道运行的电视摄像管，可以在荧光屏上看到故障的情形，通常，都不必修理，明白了故障的理由，加以改变，就可以了。”

良辰美景还没有再问，两陈已先道：“利用电视摄像管观察过，六千份文件，一份都没有发现，都消失了，被大厦的文件输送系统吃掉了。”

这时，不但是他们，连我和良辰美景，也现出了古怪之极的神色来。

两陈说的这件事，简直是不可信的，但是他们又决无理由编出一个这样的故事来骗我们的。

良辰美景问：“后来呢？”

两陈苦笑：“哪有什么后来，一直就不见了，只好重印过，在第二次分发的时候，都十分顺利。根本整个系统没有故障，以后，也一直正常——这种事，讲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机构中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我们严格禁止知道的人谈论和公布出去。”

良辰美景眨着眼：“为什么？”两陈吸了一口气：“不觉得太怪异吗？”

我沉声道：“如果接二连三发生这种事，那岂止怪异而已。”

陈氏兄弟各自伸手在脸上抹了一下：“第二次不见的是一批清洁工具，放在四十六楼的一间储物室中，属于事务部门属下的清洁组所有。”

良辰美景撇了撇嘴：“我们还以为你的大厦先进到了全部由电脑管理，连清洁工作也包括在内。”

陈氏兄弟不去理会她们，自顾自道：“不见的是两部大型的吸尘器，一批清洁剂，还有一些其它的清洁用品，例如抹布之类。”

良辰美景压低了声音：“会被人偷走？”

两陈摇头：“谁会冒那么大的险，去偷那些不值钱的东西？要是有人能有这样的本领，早偷值钱的了。”

我皱着眉，只觉得事情不可思议之极。他们刚才，曾用了“吞没”、“吞吃”等词。消失了物品，如果真是给大厦“吃掉”了的，那么，大厦的“胃口”，也就古怪得很，文件和清洁工具，有什么好吃的。

一想到这里，我不禁用力摇了摇自己的头，因为这种想法，实在太荒诞了。

两陈接着道：“第三次，发生在文件消除处理部门。由于商业行为之中，有许多窥伺秘密的行动，所以一般来说，文件都需经过消除处理——集中在一起，经由一系列大型的碎纸机，切成碎片，然后再混在一起，经过压缩，自动打包，包好的碎纸，送到废纸再造工厂去处理。”

良辰美景这时，叫了起来：“这是第二次纸张被吃了，看来，你这幢大厦对纸张很有兴趣。”

她们嚷叫的，和我刚才的怪诞想法，有点不谋而合。所以我道：“上次不见的六千份文件，是一个大数目，这次不见的是多少？”

陈氏兄弟立即回答：“四吨。”我大是惊讶：“怎么会有那么多？”

陈氏兄弟解释：“这个处理中心十分先进和自动化，打了包的碎纸，会

自动进入一个箱子之中，整齐排列，大箱子可以容纳四吨，一等到够重了，就会自动通知管理系统，管理处就会派人把它处理。”

陈氏兄弟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这种碎纸的回收价格，十分便宜，甚至连一种运输的费用都不够，所以，决不会有人偷盗的。”

良辰美景作了一个手势，示意他们不要打岔，快点叙述经过。

两陈道：“那一次，一切正常，管理中心得到了该处理的通知，如常地派人去处理——一切处理过程也是自动的——输送带会将装有四吨废纸的大箱子，送到货物装卸的地点，在大厦的一个地窖之中，然后，起重机把大箱子吊上货车，货车驶走，十分简单，可是那一次，大箱子出现之后，起重机一把大箱子吊了起来，起重机的仪表上，显示的重量，只是一百五十公斤。”良辰美景听到这里，不由自主，发出了一下怪叫声来，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我也迅速地转着念头，说出了几个可能，两陈一一解释：“通知管理中心的讯号不会出错，因为上一次清理到那次，已有四十多天，废纸的积聚，确然到了又要清理的时候，而整个系统一直在操作，没有停顿过，也就是说，那大箱子之中，确然应该有四吨废纸在。

可是到了大箱子被起重机吊起来之后，四吨纸碎不见了，一百五十公斤，只是那只大箱子的重量——内中空无一物，连一小片碎纸屑也没有剩下。”

我尽量压制着再起怪诞的念头，十分理智地分析：“照这种情形看来，纸碎是在输送的过程之中消失的。”

两陈用力点头：“是，输送带的长程，是一百二十公尺，整个输送带经过的通道，都不见天日，也没有必要有光照。

在黑暗之中，究竟会有什么事发生，谁也不知道，也无法预料。”

我用力挥了一下手：“接二连三，有这样的怪事发生，你们竟然不作处理？”

陈氏兄弟的语调，虽然还十分客气，不过也可以看出他们对我的说法不是很满意，他们道：“卫先生，请问如何处理呢？自然，我们可以向神通广大，专解疑难的卫先生请教，可是卫先生也未必肯见我们。”我闷哼一声：“我并不是‘神通广大，专解疑难’，相信你们也进行过调查？”

陈氏兄弟叹了一口气：“无从调查起，一切要依靠电脑管理系统提供，而我们获得的资料是：一切正常。”

良辰美景搂成一团：“电脑管理系统在骗人。”陈氏兄弟默然不语，神色沉重。

良辰美景又道：“你们这……两幢大厦，大有古怪，像是成了精怪。”

陈氏兄弟的神情更严肃：“我们曾好好想过，并不认为只有在我们的大厦，才有这种怪事发生，其它的大厦也有，极可能，每一幢大厦都曾发生过，但是都像我们一样，被隐瞒了下来。”

他们略顿了一下，才又道：“这一次，不见了的是人，自然再难隐瞒了。”陈氏兄弟说的话，相当有理——不见了一批文件，一些清洁用品，一些碎纸，虽然事属怪异，可是要隐瞒，是十分容易的事，谁也不会追究，但是有人不见，就成为大事了。

良辰美景压低了声音：“所有把管理工作交给了电脑的大厦，管理电脑，都在骗人。”

她们在这样说了之后，忽然又现出极其骇然的神情，向我望来，我知

道她们的心意：“你们想到了什么怪念头，但说无妨。”

良辰美景眨了眨眼：“那八个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失踪的，会不会大厦和大厦之间有联系？电脑要联系起来，是十分简单的事。”

我早就料到她们会有怪念头，可是听得她们居然这样说，也不免呆了半晌。她们的话，甚至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听得明白的。可是，f等明白了她们的意思之后，却未免令人生出寒意。

良辰美景的意思是，管理各大厦的电脑，互相有联系，不但资料互通，也可以串通起来行事，所以，才有八个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在不同的大厦中失踪的怪事发生。

她们的这种设想，如果要成立，首先要确定几个条件，第一，大厦在电脑的控制下，有特异的行动，能令物体或人消失（进行的过程如何，不得而知）。其次，控制大厦运作的电脑，已经不在人类的控制之下，它们所作出的指挥，发出的命令，人类一无所知。

肯定了这两点，才能有良辰美景的假设。可是，这两点，又太不可思议，无法肯定。

我把我想到的，说了出来，良辰美景瞪大了眼，陈氏兄弟不住摇头，显然是种种设想，都十分诡异，令人有极度的无所适从之感的缘故。

陈氏兄弟讷讷地道：“电脑管理系统……联合起来……作反……对它们来说，有什么好处？”

这个问题的本身，就相当怪诞，而他们看问题十分直接，所以用词也十分古怪，他们曾说过大厦“吞没”了人，这时，又说大厦的电脑管理系统“作反”——乍一听，大是不伦不类，可是想一想，却觉得再恰当也没有。如果物件的消失，人的失踪，都是大厦的电脑管理系统干的事，那么，还有什么比“作反”这个词更适当的？

我听了之后，默默不语，因为思绪十分紊乱，一时之间，整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可是良辰美景却别有反应，她们冷笑一声：“商人重利，什么都不问，就问有什么好处。”

良辰美景的来历十分奇特，她们保留着相当程度的旧观念，包括轻视商人在内，所以自然而然，会流露出来。陈氏兄弟显然已经习惯了，所以并不生气，反倒“从善流”，立时改口道：“它们有什么目的呢？”

良辰美景道：“或许这样做，会使它们感到高兴，是一种乐趣——有许多事，人做起来也一样，没有目的，没有好处，只是为了乐趣。”陈氏兄弟深深吸气：“这样说来，人类和电脑之间的战争已开始了。”良辰美景叫了起来：“你们太后知后觉了，战争早已结束了。”

这两个小姑娘语出惊人，可是她们在这样说了之后，在陈氏兄弟惊愕的神情中她们不但向我望来，而且，向我指了一指：“他说的。而且，战争的胜方是电脑。”

我叹了一口气：“我没有这样说过，我只是说，人类创造了电脑，依赖电脑，利用电脑，渐渐地陷入了没有电脑就无法生活的地步。”

良辰美景一撇嘴：“这不是等于人类向电脑投降，电脑战胜了人类。”

我又叹了一口气：“如果硬要那样说，自然也可以。”

一时之间，各人都静了下来——讨论两个人的神秘失踪，竟然会达到这样的结论，自然始料不及，所以一时之间，不知说什么才好。

打破沉默的还是良辰美景，她们道：“那么，是不是要彻底检查大厦的

电脑管理系统？”

陈氏兄弟苦笑：“若是它们有心作反，怎么会给你查到什么？”

我用力挥了一下手：“你们的想像力太丰富了，如果是大厦的电脑管理系统……作反，而且联合起来对付人类，那么，所有在大厦中的人都要遭殃，可是别忘记，我们现在，就在大厦之中。”

我这样说，目的是想否定这两对双胞胎的“丰富想像力”，可是却料不到，非但否定不了，反倒使他们有了新的启发。

良辰美景的怪诞想法，如同天马行空一般，这时，温宝裕并不在场，他如果在的话，只怕也要对她们甘拜下风。她们先发出了一下惊呼，接着道：“不好，它们要是忽然起了杀机，所有在大厦里的人，真全得遭殃。”

陈氏兄弟立时接口：“是的，它们可以封住所有的出路，不再进行空气调节，或者使温度大大提高，截断电流，围困所有在大厦中的人。”

良辰美景俏脸煞白，被她们自己的设想吓得如此，也可算是一绝，她们道：“哪用这么麻烦，制造一场火灾，多么容易，所有在大厦中的人，都会烧死——”她们说到这里，忽然一停，但随即又叫了起来：“我们快离开这里，向所有宣布，叫所有人再也别走进由电脑管理的大厦。”

她们一面说，一面身形闪动，竟然真的想要离去，陈氏兄弟神情犹豫，竟然不知如何才好，情形又是混乱，又是荒诞。

我大喝一声：“回来！”良辰美景站在门口，仍是神情骇然：“整幢大厦要是陷进了火海，再走就来不及了。”

我提高声音：“你们乱七八糟，说些什么？好好的怎么会起火？”陈氏兄弟却反驳我的话：“太容易了，大厦的用电，全由电脑控制要制造泄电，引起火灾，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不等他们说完，就几乎要挥拳而向，我扬起了手来，满面怒容：“毁灭了大厦，它们自己也不存在了，学你们的话：对它们有什么好处？”

一见到我发怒，良辰美景和陈氏兄弟，都不再言语。可是他们虽然不出声，却一副不服气的样子。若是不让他们说话，倒显得我以大压小了。

所以我又一挥手：“说啊，看你们还有什么危言耸听的话。”

良辰美景嘟着嘴：“癌细胞在人体内作反，叫人丧失生命，人死了，它们也跟着死，又有什么好处？”

我想不到她们会举出这样的例子来，一时之间，倒也难以否定。可是陈氏兄弟反倒否定了她们的说法：“这例子不恰当，电脑根本不必死，大厦毁灭，连同毁灭的，只不过是电脑设备，它们的一切资料，都可以在事前转移出去，继续生存。”

良辰美景先是一怔，接着就明白了两陈的意思，失声道：“是啊，它们的灵魂可以转移，身体对它们来说，根本不算是什么。”

说了之后，四个人一起向我望来。我高举双手，然后又慢慢放下来，摇着头：“越说越玄了，你们似乎肯定了是大厦的电脑系统在作怪。”

他们并不出声，只是仍然望着我，不言而喻，他们是在问我：“还有什么别的可能？”

我说得十分缓慢：“把一些神秘的事，归于电脑作反，自然是假设之一，可是这个假设，却无法证实。”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良辰美景和陈氏兄弟的动作一致：他们先是自己互望一眼，然后，又望向对方。看他们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像是他们互相

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约定，可是这时，我却无法知道他们在打什么鬼主意。

我又道：“这种假设，十分……超现实，如果现实一点，还是请警方来搜查。”陈氏兄弟作了一个认可的表示，就在这时，对讲机传来了声响，两陈之一按下了掣钮，有点生气：“不是说别打扰我们吗？”

”对讲机中传来职员惶恐的声音：“有一队警员，带了警犬，说是要搜查……整幢大厦，带队的警官要求先见一见大厦的主人。”

我不等两陈有反应，就道：“应该请那位警官上来。”

陈氏兄弟接受了我的意见，吩咐了下去，不一会，带队的警官上来，正是黄堂。由于事情十分神秘，由黄堂这样的高级警官亲自带队，倒也是意料中事。

黄堂见了我，十分高兴。一看到带队的警官和我相识，陈氏兄弟的敌意，也大大减少。

我先向他们介绍了黄堂的身份，这又令他们知道，黄堂并不是普通的警官，自然又增加了几分敬意。

他们问：“请问如何开始？”

黄堂神情严肃：“我们带来了两头警犬，受过特别的训练，是最好的苏格兰搜寻犬，已经使它们熟悉了两个失踪者的气味。”

良辰美景大感兴趣：“凭气味，就可以把失踪者找出来吗？”

黄堂十分了不起，良辰美景和陈氏兄弟，四个人在一起，是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可是黄堂自进来之后，一直没有特别的惊讶之色。

这时，他的回答是：“理论上来说是如此，刚才，在大堂，它们一下子就嗅出失踪者是乘搭哪一个电梯到五十楼的会议室的。”

陈氏兄弟也问：“它们现在在哪里？”

黄堂道：“还在大堂。”

我道：“请它们立即开始工作。”

两陈的办公室，有专用电梯，直达大堂，我们很快就看到了那两头搜寻犬，看来并不起眼，绝不高大威猛，而是毛色灰暗，像是流浪狗。

五、第一刀手的徒弟

每一头警犬，都由一个警员负责，这时，两头狗都像是十分不安，在团团乱转，那两位警员，要紧拉住皮带，阻止两只狗，不让它们有太大的动作。

我们一动，黄堂向那两个警员作了一个手势，两个警员略松了松皮带，搜寻犬急窜向前，把那两个警员拉得一个踉跄，几乎跌了一交。

这时，大厦的一切运作，并没有停止，那座电梯恰好到达大堂，门打开，那两头搜寻犬在门还没有完全打开之前，就狂吠着，向电梯内扑了进去。

一看到这种情形，我就大叫了一声，因为电梯如果是空的，自然没有问题，电梯中要是有人，这两头犬只的行动，就十分骇人。

黄堂的反应和我一样，他也叫了一声。刚才，他向我作了一个手势，告诉我，失踪者一和二，当日进入大厦的时候，就是由这座电梯上楼的，可

见搜寻犬的嗅觉，是何等灵敏，脸上颇有得色。

可是这时，他也感到狗只狂扑进电梯去，所可能造成的祸害，也大吃一惊地叫了起来。

可是，我和黄堂的呼叫声，却并不能制止事情的发生，只听得电梯之中，传来了几个女人可怕的尖叫声，接着，便是一个男人的怒吼声。

这一切，都是在极短时间发生的事，等到一切不正常的声音发出来之后，电梯的门，才完全打了开来，使人可以看到电梯中的情形——眼前的情景，简直是混乱之极，需要一一道来。

首先，是那两个警员，他们狼狈之极——由于犬只向电梯之中狂窜而出的势子，十分猛烈，所以他们站立不稳，身子向前一俯，向自动打开的电梯门中，跌仆了进去，两个警员，其中一个，撞在一个中国男子身上，把那男子也撞得向后跌去。

电梯中人相当多，但由于电梯阔大，倒也不见得拥挤，所以两头狗一扑进去之后，可以在人的腿旁乱钻。

就在这时，第二轮的呼叫声，又从电梯中传了出来，仍然是几个女人的尖叫声，和一个男人的怒吼声。

电梯中的人的身份，也可以从他们的外形和装饰打扮中，得到认别了。

除了那个被警员撞倒的穿西服的中国男人之外，电梯中还有一男三女，都穿着传统的阿拉伯服装，当然是阿拉伯人。

这时，在我身后的陈氏兄弟，也发出了一下惊呼声，我没有机会去问他们为什么要惊呼，因为眼前的情形，十分混乱——那个中国男人身子向后倒，人在站立不稳的时候，自然而然，会双手挥舞，抓住一些什么，企图稳定身形的，他双手挥舞间，一下子就把他身边，一个阿拉伯女人的蒙脸巾挑了下来。

那是一个身形高大，十分美丽的阿拉伯女郎，当她突然之间，蒙面巾被抓走之后，在她美丽的脸庞之上现出来的那种惊恐，简直难以形容，瞪大了眼，张大了嘴，连惊呼声也叫不出来了。

那中国男人在抓走了一个阿拉伯女人的蒙面巾之后，自然仍然未能稳住身体，继续向后倒去，撞在那个身形壮硕高大、一脸虬髯、十分威武轩昂的阿拉伯男人身上，那男人一声怒吼，一伸手，就用手臂箍住了那个倒霉的中国男人的脖子——而且绝不是说着玩的，一定箍得十分用力，因为那个中国男人立时神情痛苦，满面通红。

这一部分的情形已经够乱了，可是另一部分，由另外一个警员，仆跌进电梯所引起的混乱，却有过之而无不及。那警员一仆进去之后，就直接撞在一个阿拉伯女人的身上。

他是低着头撞进去的，一头撞在那阿拉伯女人的胸前，那阿拉伯女人发出的尖叫声，令得那个警员，一时之间，惘然不知所措，以为世界末日了。

而还有一个阿拉伯女人，却被两只搜犬，逼在电梯的一角，两只狗在狂吠乱拱，令得那女人，也发出一阵阵的尖叫声来。

情形就是这样紊乱，在这种紊乱的情形下，首先，应该怎么做呢？别人会怎么做，我不知道，可是我却一眼就看到，那个被箍住了脖子的中国男人，脸已憋成了紫色，双眼望上翻白，眼看就要窒息而死了。

这种情形，令我又惊又怒——对一个严格遵守传统的阿拉伯男人来说，他有他暴怒的理由。因为他看来，具有极高的身份地位，那三个阿拉伯女人，

可能是他众多姬妾中的三个。

而如今，莫名其妙，在一秒钟之内，一个被挑脱了蒙面巾，一个被撞中了胸部，这就足够他有杀人泄怒的理由了。

可是，这时，他身处文明社会，并不是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他自然无权因为这种小小的过失，而随便出手杀人的，所以，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制止他的行为。

我霍然踏前一步，双手齐出，先抓住了那两个警员的后颈——这种手法，扣紧了人颈中的几个穴道，可以令人在一刹那间，变得十分软弱无力。

接着，我双臂向后一缩，已把那两个警员，自电梯中直拖出来，那时，他们自然，也已松开了手中的皮带。

然后，我再踏前，手指弹出，弹在那阿拉伯男人的臂肘“麻筋”之穴，这一弹，会令得他强壮的手臂一阵发麻，有一个短暂的时间，使不出劲来。

而那个中国男子，显然已完全失去了反应的能力，所以要用我的左手，把他拉出来，而在把他拉出来的同时，我也退出了电梯。

这时，情况已稍为明朗一点了——电梯外有许多人，电梯中，只有那一男三女阿拉伯人，和两只还在乱钻乱拱，不受控制的搜寻犬。

任何人都可以在那个阿拉伯男人的神情中，看出他正在盛怒之中，他先是向我狠狠瞪了一眼，然后，略有不信的神色，望了他自己的手臂一眼。显然他不明白自己明明是想把那褻渎了他姬妾的男人箍死的，怎么会突然之间就松了手。

而实际上，这种利用弹中麻筋而使对方的臂力消失的动作，在中国武术之中，简直是小儿科之至的事。

然后，他又高举双臂，双手紧握着拳，发出了一下怒吼声来。

这阿拉伯男人，非但高大壮硕，而且貌相威武，气势非凡，所以在他的一声怒吼之下，所有的人声，暂时静了一静，只有两只搜寻犬，还在吠叫。

接着，阿拉伯男人以极其纯正的英语，叫嚷着：“有人要为这一切付出代价！”他一开口，等于已把他自己的身份，暴露了一半。

因为自从阿拉伯的土地下，被发现藏有丰富的石油之后，暴发了的阿拉伯酋长们，自己征歌逐色，尽情挥霍之余，也很有些，大有远见，把子弟送到西方去求学的，而且全是在西方世界的最佳学府中求学，很有些学成的例子。像这个阿拉伯男人的一口标准英语，若不是自小学起，就学不会，所以，可以断定，他必然是阿拉伯的一个贵族。

这时，我听得被我拉出来的那中国男人，先发出了一下呻吟声。

接着，便是陈氏兄弟的叫声：“亚罕亲王！”亚罕亲王，自然就是那个阿拉伯男人了，在众多的阿拉伯部落之中，王子和亲王之多，数之不清，但也有掌权的和失势的分别，看来，这个亚罕亲王，是一个掌有实权的重要人物。

这时，亚罕亲王并未曾息怒，他双手握着拳，愤怒得连手背和手指上的体毛，似乎都要根根竖起，发出可怕的吼叫声，向外冲出来。

看来，他要对付的目标，仍然是那个中国男人。

可是，他若要冲向前去对付那中国男人，就必须先把我推开，因为我正挡在他的面前，而他，连想也没有想，就这样做了。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他如不先向我动手，我很难向他出手。他一伸手向我推来，我手腕一翻，五指如钩，已经抓住了他的手腕，顺势一带一送，

他老大的身躯，站立不稳，向电梯中直跌了进去，撞中了在电梯中的两个阿拉伯女人。

不等他挣扎站稳，我已经道：“看到了没有，只不过是无可控制的意外，没有人需要负任何责任。”亚罕亲王挺了挺身子站定，他神情在恼怒之中，有着惊讶。

在这时候，我踏前一步，用只有他才听得到的声调道：“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下，最大方得体的处理方法，就是一言不发，带怒离去，然后，把整件事忘记。”他虽然穿着宽大的阿拉伯袍，可是仍然可以看到他由于呼吸急促而胸脯起伏。

我那几句话，是用阿拉伯语说的，这令得他又现出了更多的惊讶之色来。他伸手向电梯外的各人指了一指，恶狠狠地道：“如果你对这一切都负责，你应该接受我的挑战。”他也用阿拉伯语回答我，我相信除了那三个阿拉伯女人之外，别人都听不懂了。

我扬了扬眉，和他对望着：“好，我接受你的挑战，阿拉伯刀？”他一听，先是一怔，接着，陡然轰笑了起来，笑声响亮之极。

其余人一定莫名其妙，不知道何以盛怒的亚罕亲王，忽然会如此好笑，可是我却多少知道一些：他一定是用刀的好手。

他的体魄如此魁梧雄伟，不问可知，必然是体育健将，自然对传统的阿拉伯刀术，有一定的研究。

果然，他笑了一会，才以十分自傲的神态道：“要提醒你一下，我的刀术，在整个阿拉伯都十分出名，你——”他望着我，忍不住又笑了起来，我吸了一口气，用这样的话回答他：“是吗，阿拉伯刀术，是武术中十分难精的一环——”当我说到赞扬阿拉伯刀术的话时，这位亚罕亲王，有十分自豪的神情。

我继续说下去：“若干年之前，在阿拉伯，我曾和一位出色的阿拉伯刀手，有过一场生死相拚的较量。他的名字是尤普多，那时，尤普多是费沙族长的摩下。”我和阿拉伯刀手尤普多的那一场生死斗，一上来，尤普多刀光一闪，就把我的头发，贴着头皮，削下了一大绺来，他的刀法之精，可想而知，这是一场不知有多少次，从死亡的边缘挣脱，终于取得了胜利的酣战，虽然事隔多年，可是一提起来，我仍然不免悠然神往，充满了自豪之情，使得就算是完全不明情由的人，也可想而知一战之激烈。

而亚罕亲王的反应，就更加强烈了，他一听到我提到了“尤普多”的名字，就徒然后退了半步，身形微矮，虽然手中无刀，但已摆出了一个刀战之中，可攻可守的姿态来，十分紧张。

我一说下去，他的口张得老大，眼瞪得滚圆。等我说完，他陡地挺直了身子，叫：“你……你……你……你的名字是卫斯理？”他叫得很怪，不说“你是卫斯理”，而说“你的名字是卫斯理”，可能他实在觉得太意外了，不能相信。

他也是用阿拉伯语叫出来的，四周围的人听不懂他在叫什么，可是“卫斯理”三个字，却是不论用什么语言来叫，发音都是一样的。所有的人，听他忽然叫出我的名字来，都惊讶不已。

我的声音十分平静：“不错，我就是卫斯理。”亚罕亲王双手挥舞了片刻，踏前了一步，吸了一口气，又吁了一口气，显见他的情绪十分激动，然后，忽然说了一句话：“师父知道我东来，曾吩咐过，要是见到了你，向你

问候，他说，你是他最敬佩的人，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嗯，当年见过你们那一场剧斗的人，都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场刀战！”他一开口的时候，我还有点莫名其妙，可是一听下去，我就明白了——亚罕亲王，是刀术大家尤普多的徒弟。这实在不足为怪，亚罕亲王是显贵人物，他如果醉心刀术，想找一个名师的话，自然会找阿拉伯第一刀手，拜尤普多为师，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呵呵笑了起来，张开双臂：“令师好吗？我一生之中，惊险不少，可是真正生死一线，却是那场刀战！名师出高徒，想必阁下的刀法，也是好的了。”亚罕亲王也“呵呵”笑着，也张开双臂，于是，我们就自然而然，作了阿拉伯式的拥抱礼。

刚才，亚罕亲王正在盛怒之中，事情不知如何收场才好，可是在一番说话之后，忽然我和他拥抱起来，那当真看得人目瞪口呆。

等到我和亚罕亲王分开之后，陈氏兄弟才急急迎了上来，道：“亲王殿下，刚才——”

亚罕亲王用力一挥手：“刚才的一切，我不向其他人追究，只向卫先生一人追究。”

所有人都向我看来，我知道阿拉伯人的性格，十分强悍，他已经知道了我是什么人，还是不忘刚才“挑战”的提议。

我淡然道：“对了，现在只是我和他两人之间的事，嗯，我们会在阿拉伯刀术上，切磋一番——”

我转向亚罕亲王：“请你订日子。”

亚罕亲王一挺胸：“我会和你联络——”我向陈氏兄弟一指：“可以通过他们。”

陈氏兄弟也急忙道：“亲王殿下，我们之间的谈判，是不是——”

亚罕亲王的两道浓眉一扬，忽然看到了站在陈氏兄弟之旁的良辰美景，现出了十分惊讶的神情，他大手一挥：“再安排时间。”

然后，他撮唇一啸，大踏步向外走去，那三个阿拉伯女人，被扯脱了蒙面巾的那个，重又戴上了面纱，急急跟在他的后面，也向外走去。

阿拉伯的女人，没有什么地位，亲王刚才的撮唇一啸，声音竟然没有什么感情，可能他在呼唤爱犬和猎鹰之时，声音要亲切得多。

亚罕亲王和三个阿拉伯女人一走，混乱的场面结束，那两只搜寻犬，还在电梯之中，团团乱转，不过不再高吠，而是发出了一阵“呜呜”的声响。

我向电梯一指：“站在门口干什么？进去啊！”于是一干人等，都进了电梯，包括了黄堂、两个警员、我、陈氏兄弟、良辰美景和那个陪亚罕亲王一起下来的中国男人。

黄堂一进电梯，就按下了“五十”楼的掣钮。

在那一刹间，我陡地感到，有一个现象，十分值得注意，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可是，却只是一个十分虚无缥缈的感觉，无法实实在在地捕捉到什么——那令得我紧蹙双眉，想把其中的主要线索找出来。

一时之间，我却捕捉不到什么。当我偶然抬起头来时，看到良辰美景，她们也眉心打结，在苦苦思索着，显然她们遭到了和我同样的困扰。

这时，我听得陈氏兄弟在责备那中国男人，他们叫着那人的名字：“阿国，你捣什么鬼，为什么不用专用电梯，要用普通电梯！”阿国结结巴巴地道：“专用电梯……坏了，亲王又不耐烦等，所以就改搭普通电梯，我已经拒绝了其他人使用电梯，谁知道一到了大堂，会有这样的事发生。”阿国是

陈氏兄弟办公室的高级秘书。事情是这样的：陈氏兄弟约了亚罕亲王——他是阿拉伯一个酋长国中十分有权势的人物，谈一笔生意。

生意而要亲王亲自出马，交易的数额自然极大，可是陈氏兄弟为了良辰美景的突然来访，竟然下令“取消一切约会”。

所以，亲王来到的时候，并未能见到陈氏兄弟，负责接待的职员，就是阿国，只好撒谎说陈氏兄弟忽然得了急病——唯有如此，才能稍息亲王之怒，以亚罕亲王之尊，到哪里都是上宾，哪曾受过怠慢？而陈氏兄弟和良辰美景说得投机，再加上我又来到，热闹之至，他们竟然把约了亲王一事忘记了。

亲王在两陈办公室外的会客室中离去时，已是一肚子的火，可是专用电梯左等不上来，右等也不上来，亲王的火气更大了。

据那个倒霉的，几乎没让亲王给箍死的高级秘书阿国说：“亲王恼怒得双手握拳，不住槌打着电梯的门，可是电梯的门，说不打开就是不打开，你是亲王又怎么样？”

两陈问：“你没去问管理处？”

阿国抚着脖子：“问了，我打电话下去，可是却打不通，连打了十七八个电话，只有一个是打通了的，可是却又没有人接听。这时，亲王又怒吼了起来。”

亚罕亲王怒吼的是：“这见鬼的大厦，难道就只有一部电梯？”

阿国这才被提醒，大厦当然不止一部电梯，于是忙带着亲王和他的三个侍姬，转搭另一部电梯，而且在电梯下降的时候，不准别人进来——他知道阿拉伯人的禁忌多，已经算是够小心的了。可是，电梯一到大堂，门才一打开，还是出现了那样的混乱，如果不是我在，又恰好曾和他的刀术师父是相识，亚罕亲王不知要怎样才肯收科。

这一切，和我与亲王之间的对话，各人是在事情告一段落之后，才弄明白的。

所谓“事情告一段落”，是指搜寻犬的行动告一段落而言。

在电梯上升的时候，我一直想把自己的那种“感觉”，化为实在的线索，可是却没有成功。电梯到了五十楼停下，门打开，两头搜寻犬又大吠起来，拖着警员，出了电梯，直奔会议室的门口，那正是失踪者一和二，在这大厦中曾到过的地方，可知搜寻犬十分胜任。

在众人跟着走进会议室的时候，良辰美景忽然说了一句：“不对啊，我们下来的时候，就是搭专用电梯下来的，好好的，没有坏。”我立时向她们望去，和她们交换了一个眼色。所以，当搜寻犬在会议室中乱叫乱转的时候，我和良辰美景，有如下的对话。

我问：“亲王一行人等，应该是从哪一层下来的？”

良辰美景道：“在我们上面两层——一共有三层，都可以用专用电梯到达，那三层，专供他们两兄弟作各种用途使用。”

我吸了一口气：“照时间来看，亲王要用专用电梯，应该在我们之前几分钟。”

良辰美景点头：“可是，那时专用电梯却坏了，亲王只好用普通电梯，而等到我们要用的时候，电梯却又正常了。”

我点头：“是……这说明了什么？”

良辰美景摇头：“不知道，说明了什么？”

我也没有答案：“电梯一时有故障，一时又好了，是很常见的现象——这种情形，管理处应该有记录，尤其是电脑管理的管理处。”

当我一说到这里的时候，那种有一个关键性的线索的感觉又产生了，而且比较强烈，可是仍然难以具体化。

我扬起手来，停在半空一会，才放了下来，我知道，这种感觉，一次又一次产生，越来越强烈，总会有一次，豁然贯通，让我捕捉到真正的线索，在各种疑难问题上，我有过好多次这种经历了。

六、电梯杀了两只狗

这时，黄堂在向陈氏兄弟解释：“搜索犬对的气味的敏感程度，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你们别看它们在乱走，事实上，它们是根据两个人的行动在走的。当时，两个失踪者的情绪，一定十分激动，不然，何不以好好坐着，却在会议室中到处乱走？”

陈氏兄弟自然知道，失踪者是被他们故意轻慢的安排所激怒的，所以才“到处乱走”。

不过，他们仍骇然指着犬只：“怎能做到这一点？”

黄堂道：“人到过的地方，都有气味留下来，早三秒钟留下的气味，和迟三秒钟留下的，就有分别，搜索犬能分辨得出，所以可以追索失踪者的行踪，看，他们离开会议室了。”

两头搜寻犬离开了会议室，直来到一座电梯前，大声吠叫。

黄堂吸了一口气：“两位失踪者，正是搭乘这一座电梯下去的……在十六楼之后……就一直到现在，没有人见过他们。”

黄堂在这样说的时侯，脸色发白，大家都感到有一种妖异之极的气氛，一时之间，人人都静了下来，思索着两个人在电梯内失踪这样的怪事。

也就在我时侯，我发出了“啊”的一下低呼声，用力挥了一下手，我想到了。

从感觉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存在，可是我却捉摸不到，我一直想：究竟是什么事呢？究竟是什么现象呢？我已经注意到了，知道十分重要，可是为什么不能将之具体化呢？

很容易有这种情形产生，多半是由于这个关键性的现象，十分普遍，只是下意识留意到，所以才无法将之具体化，一定要经过苦苦的思索。

而这时，我想起来了。

我做了一个手势，示意那两个警员拉住搜寻犬，暂停行动，可是这两头犬只，这时的行动，十分不安，它们一面吠着，一面在一座电梯前，乱拱乱钻。

黄堂也看到了我的手势，他呆了一呆，他不知道我何以要暂停犬只的行动，可是又在我的神情中，看出事情一定相当严重。

他先急急地解释着：“失踪者在离去的时候，是乘搭这座电梯离去的。”

就在这时候，这座电梯到达，门打了开来，电梯中并没有人，两头搜索犬在门还未曾完全打开时，就向电梯内直窜了进去。

这种犬只的体型，不算巨大，可是力气却很大，那两个警员手中拉着皮带，又被两只狗带得跌向前，看来，在大堂发生的事，又要重演一遍了。

而就在这时候，还未曾全部打开的电梯门，忽然其快无比，以远远比正常速度要快的速度，迅速合拢。它快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两个警员在跌向前之际，一伸手，手已按到了合拢的门上。电梯门迅速合拢，就把系在狗脖子上的皮带，夹在门缝之中。一时之间，那两个警员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在发怔。而我是众人之中，最早醒悟到会有事情发生的。因为我恰在十秒钟之前，想明白了那个关键性的可怕问题。

我陡然叫：“快松手。”我应该是叫得十分及时的，可是那两个警员，在机智和迅速的反应上，显然不及格，他们听到了叫声，向我望来，神情带着询问，可是却并没有松开手中的皮带。

在我第二次叫他们快放手之际，良辰美景也叫了起来，她们也看出了事情的危机，她们和我同时叫：“快放手，快！”接着，她们又补充了一句：“电梯在下降了。”电梯可能是在门急速合上之后，立刻就下降，而后来，我发现那两个警员，除非是在一看到电梯门合拢时，立刻就放手，那能避免惨剧的发生。在我叫了之后，他们就算立刻放手，也于事无补了。

因为皮带的挽手处，有一个相当粗大的结，电梯门一合拢，这个结就成为阻碍，不能通过关闭了的电梯门。

于是，情形就变成这样：皮带受阻在电梯门上，皮带的一端还在搜寻犬的脖子上，而电梯已向下沉去。

结果是，两只优秀无比的搜寻犬，在电梯下沉时候，身子被吊起来，撞向电梯的顶部。

我们，所有人，甚至没有听到那两头搜寻犬怪死之前的惨吠声，因为一切事情，发生得实在太快了。

等良辰美景的叫声出口，一切都已完成。电梯由于狗只尸体的阻挡，而停了下来，电脑控制的故障自动警报器，立即发生作用，警钟大鸣，那部电梯也不再下沉，门上的指示灯，急速地闪动。

一切看来，像是正常之极——有了故障，电脑自动管理系统就发生了作用，那正是大厦使用电脑管理系统的目的。

可是，在电梯外的所有人，都自然而然，靠在一起，一时之间，没有人说话。那两个警员这时当然已经松了手，皮带的结，紧贴在电梯的门缝中。

良辰美景首先叫了起来：“电梯杀了那两只狗！”她们叫的话，听来虽然有点不伦不类，可是却是事实。是电梯杀了那两只狗。是由于电梯的门突然快速关闭，夹住了皮带，及又飞快地下沉，这才杀死了那两只狗，两只具有异能的搜寻犬。

良辰美景一面叫，一面身形一晃，“砰”地一声，只见红影一闪，又推开了一扇门，向下一层奔去，我知道她们的目的，也跟着她们，向下一层奔去。

等我来到了下一层时，我看到她们一边一个，正努力想把下一层的电梯门推开来——电梯是一个十分古怪的东西，只是一部，可是在每一层，都有一个不开的门。

我说道：“别用蛮力，借助点小工具，就很容易把它打开来了。”我一面说，一面指着电梯门上端的一个小孔，同时，我也取出了合用的工具来。

我的“合用工具”，小巧而实用，利用它加上我的经验，大抵世上有百

分之八十的锁，可以打得开。

我一面去开电梯门，这时，黄堂和两陈也赶了下来，他们自然知道我想作什么，两陈叫：“良辰美景，最好不要看，情形不会好看。”

他们一面说，一面来到良辰美景的前面，想遮住她们的视线。我对他们的行动，十分赞成，因为这时，我已看到在电梯的门缝中，有浓稠的血，正在渗出来，此情此景，简直就像是刻意营造气氛的恐怖片一样。虽然明知死了的不过是两只狗，可是也令人感到极度的寒意。

不过，良辰美景并不领情，她们也不在乎，只是冷冷地道：“走开。”陈氏兄弟亦略为迟疑了一阵，就各自打横跨开了一步，我在这时，也已经把电梯的门打了开来。

门一打开，血雨如注，那两头可敬的搜寻犬，死得难看之极。

试想电梯下坠之力，何等巨大，狗只的血肉之躯，如何与之抗衡？两只狗的头和身子，只有极少部分还联结在一起，而当门打开的时候，其中的一只，终于首、身分离，狗身带着一蓬鲜血，跌了出来。

我在这时候，向良辰美景看了一眼，只见她们俏脸煞白，可是神情十分坚决。

也就在这时候，有几个工作人员走过来，男女都有，他们一走近来，自然而然，看到了电梯中可怕的情景，立时有三四个女性，尖叫起来。

可是她们的尖叫声，才叫了一半，只见红影闪动，“啪啪”连声，所有尖叫的女性，却重重地捱了良辰美景的一个耳光。

良辰美景的行动何等之快，她们要打人，那人就算在五十公尺之外，也未躲得过去，何况正在身边。

打了人之后，捱打的女人，摸着脸不知所措，良辰美景却还怒容满面，叹道：“叫什么，替女性留点面子。”我不禁叹了一声，如果用“暴戾”来形容良辰美景这时的行动，虽然过分了些，但是我确实有这种感觉。她们本来，绝不是随便出手打人的人，但是眼前所发生的事，实在太怪异了，令人的情绪，起了不可控制的变化，自然也会有异乎寻常的行为。

陈氏兄弟向那些工作人员挥手，令他们离去，一面又大声吩咐，叫管理人员上来。

我向黄堂望去，黄堂的神色也十分难看，我道：“会有一阵子乱，召多点警员来，维持秩序。”黄堂立刻下达命令，那两个带狗的警员，呆呆地望着两只死狗，看他们的神情，像是想扑上去抱住死狗。可是狗死得实在太难看，他们都哭丧着脸，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十分悲伤。

带狗的警员，人狗之间，很有感情，狗只骤然惨死，自然难免伤心。

这时，高级秘书阿国发挥了他的工作能力，另一部电梯打开，几个保安人员和管理人员，一起冲了出来，是阿国第一时间召来的。

保安人员和管理人员看到了这种情形，也都惊诧不已，陈氏兄弟下了简单的命令：“用最快的速度，清理一切！恢复正常！”我估计会“乱一阵子”，当然不会估计错误，确实乱了半小时左右，但是我们并没有全部参与，在死狗被移走，那花费了二十分钟左右，之后，我们就一起到五十楼的会议室之中，行动是由我带头的。

到了会议室之中，没有人开口，足足有十分钟之久，良辰美景才重复说她们刚才说过的话：“电梯杀死了两只搜寻犬。”两陈沉声道：“谋杀。”黄堂的声音听来有点异样，但是他所说的话，却恰好切合他警务人员的身份：

“计划周详的冷血谋杀。”他们向我望来，我的思绪十分乱，我先举了举手，示意他们，别在情绪上太激动。

而就在这时，阿国带着两个人，出现在门口，那两个人自我介绍，一个道：“我是电梯公司派来的工程师。”另一个道：“我是大厦的管理主任。”我正有许多问题要问他们，所以立即作了一个手势，请他们进来。

两人才跨进来，就齐声道：“那部电梯的运作，已经恢复正常了。”

我示意他们坐下，然后，把刚才发生的事，向他们说了一遍，然后问：“这是什么现象？”

工程师连想也不想：“意外！这是意外，这种意外，在电梯的运作上，常有发生。”

我对这种回答，十分不满：“电梯门不依正常速度关闭，也是意外？”

管理主任接过了这个问题：“电流的供应，在那一刹间失调，出现一股高压电，导致电梯的操作失常。”

两陈问：“你怎么知道的？”

管理主任道：“我查了电脑记录，全幢大厦的电力供应，都由电脑控制，都有供电过程的记录，再细小的变化，都不会错漏。”

我吸了一口气：“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流供应突变的？”

管理主任摊了摊手：“电脑的检查结果是空白。”

工程师插言道：“这种意外常有发生，有一幢大厦之中，还有一个工人因为被电梯门夹住了工作服而在电梯下沉时死亡的。”

良辰美景闷哼了一声：“意外！”

工程师和管理主任显然不明白我们何以态度如此激烈，互望了一眼，大有怪我们小题大作之意。

我们都不作声，因为事情那么复杂，说也说不明白——更重要的是，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时，我很能体会陈氏兄弟说的话：大厦之中，有一些怪事发生，谁也不想把这些怪事张扬开来，反正损失不是很大，大家就都秘而不宣。从这种现象看来，有怪事发生的大厦，只怕绝不止双子大厦。

两陈又问了几句，问不出什么来，他们向管理主任和工程师挥了挥手，示意他们离去，当两人站起来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来，问：“陈先生的专用电梯，曾经发生过故障？”

管理主任现出讶异的神情：“没有啊，专用电梯每日都有专人检查，绝不会有故障的。”

管理主任说得如此肯定，我们几个人互望了一眼，又感到了一股寒意。良辰美景问：“专用电梯也是由电脑系统管理的？”

管理主任点头：“当然。”

良辰美景闷哼了一声：“整幢大厦全由电脑管理，你这个管理主任管的又是什么？”

管理主任受到了揶揄，并不生气，只是冷笑一声，反讽良辰美景的无知，他道：“我的责任十分重要，负责检视电脑的运作。”良辰美景不甘示弱：“所有工作全是电脑做的，是不是，不是你做的。”

管理主任又冷笑：“我何必去做电脑的工作？你们可知道，远东一个大城市，有最先进的地下铁路网，每一班列车，都有一个驾驶员，可是这驾驶员并不负责驾驶，负责驾驶的是控制中心的电脑？”良辰美景眨着眼，一时

之间，说不出话来，她们自然知道，人类的生活，因大多依赖电脑的运作，已经进入了受电脑运作控制的地步了，也就是她们刚才所说，人和电脑之间，已不存在战争——战争已经结束，电脑战胜，人失败了！

管理主任得理不认人：“看来，两位小姐对电脑管理所知不多，如果有兴趣，我可以介绍几本参考书。”

我看到良辰美景受窘，有些不平，向管理主任道：“阁下对电脑的运作所知很多吗？”

管理主任一挺胸：“我大学课程，是主修电脑的。”

我笑了一下：“那么，你可知道，人的思想，可以进入电脑，利用电脑吗？”

管理主任盯着我看了一会，才道：“我是电脑管理专家，不懂得写科学玄幻小说。”

黄堂在这时候，表示不耐烦了，他粗粗地叹了一口气，两陈又再度挥手，管理主任和工程师，一起离去。

他们走了之后，又有一个短暂的沉默。

然后，陈氏兄弟才道：“专用电梯，根本未曾有故障……可是在那段时间之中，亚罕亲王要用专用电梯，却无法使用。”

黄堂接口：“于是他只好用普通电梯。”

良辰美景道：“是有人……有一种力量，要H Y亲王用普通电梯，目的是制造事端，如果不是有卫斯理在，那是一场大麻烦。”想起在大堂中的混乱情形，人人都同意良辰美景的说法。

两陈又道：“制造混乱的目的，是为了阻扰搜索工作的进行。”

良辰美景提高了声音：“后来，他们更下毒手，杀害了那两头搜寻犬。”

黄堂的声音有点发颤：“你说‘他们’，‘他们’是谁？”

良辰美景嗖地吸了一口气：“当然是大厦的电脑管理系统，他们……他们控制了整幢大厦，在大厦中为所欲为，他们在暗中和人类作对，不但吞没物件，而且吞没人。”

说到这里，良辰美景俏脸发白，四面看看，拥成了一团。她们虽然没有再说什么，可是她们的意思，再明白也没有。所有人，现在就在这大厦之中。而电脑管理系统，控制了整幢大厦，可以轻而易举对付我们。

一时之间，人人向我望来。

我在他们讨论的时候，一直没有表示意见，直到这时，我才先作了一个手势，示意大家不要太惊惶，我道：“在大堂的时候，有一个相当奇异的现象，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

我觉得这现象很怪，可是也想了很久才想起来。”

良辰美景道：“当时那么乱，如果是很普通的现象，就很容易被忽略。”

我高举右手：“当时乱成那样，当然不会有什么人一直按着按钮，令电梯门一直保持开门状态的，是不是？”

我这句话一出口，人人都发出了“啊”的一声。他们也想到了。

现代的电梯设计，门的开合，都是自动的，若不是按住了“开门”掣，电梯的门，在几秒钟之内，就会自动关上，这是任何乘搭过电梯的人，都知道的事。可是，刚才在大堂，在混乱之中，完全没有人按“开门”掣，可是电梯的门一直开着。

是什么力量令那电梯的门一直开着？当然就是忽然令电梯门关上，害

死了两只搜寻犬的那股力量，一股实实在在存在的力量，这股力量，会毫不犹豫地行使，可以在在厦的范围之内，做出任何事来。

我说出了这个事实来，令得各人心中，更是生惧，神情自然也更加惊惶。每个人心中在想的是同一个问题：现在，身处这幢大厦的五十楼，如何可以离开？在离开的途中，会不会有意外？那并不是自己吓自己，事实上，有两个人莫名其妙失踪，有两头狗惨死在有计划的谋杀行为。

L C M L自然而然，望向窗外。我明白她们的意思，不禁骇然：“不至于要从外墙攀下去吧。”

即使以她们的本领而论，要在现代化的大厦外墙，攀下五十层，也不是容易的事，她们自然也很知道这一点，可是她们仍然嘟起了嘴：“虽然困难一些，可是……可能比搭乘电梯安全得多。”

黄堂忽然冒出了一句话来：“幸好……还有楼梯可以走——曾经有建筑师说，电脑管理完善无比，现代化的大厦，可以根本取消楼梯这种原始的登高工具，幸而没有人附和。”

两陈苦笑：“走楼梯就安全了吗？那是没有人动用的空间，谁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手脚？”

我用力一挥手，大声道：“各位，虽然我们的设想可以成立，但至少到现在为止，这种力量……他们还没有开始大规模行动，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现代化的大厦之中出入，安全无恙。所以，别说爬墙了，走楼梯都不必要。”

各人都不出声——这是一种十分诡异的情景，事情已经发生了，可是却还存着侥幸的心理，和别的灾害不一样，这是人类的一个新的灾害，人类不能适应，也不知应该如何躲避。

于是，人类就只好在心中自己安慰自己：不会那么糟吧！可以有转圈的余地吧！总是安全的吧！大规模的行动还未开始……连这时在这里的几个人，包括我在内，都有这样的想法，未能例外。

在一种巨大的灾害面前，这是十分可怕的心理，有这种心理，会被灾害吞噬。

这时，我们想的，大同小异，两陈忽然道：“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他们忽然这样说，道理很容易明白。加州有地质学家肯定了断层，不知何时会忽然发作，造成可能是地球形成以来最大的灾害。

可是，在加州居住的上千万人，谁会因此而迁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呢？

七、派出一半去冒险

留在一个明知大有危险的地方，自然是由于心理上认为灾害可能不会降临的缘故。

可是，实际上，灾害是必然会降临的。

人的心理，决定人的行动，竟然可以有那么怪异的情形出现。

我不禁苦笑：“不单美国的加州，加州面临的是天灾，远东有一个繁荣昌盛之极的大都市，也面临毁灭，可是在这个都市，也一样有人麻木不仁，存着侥幸之心，以为自己可以有特异功能，躲过这场灾祸！”在场的人都知道我说的是哪一回事，我曾在名为《追龙》的这个故事之中，详细地记述过

这件事，在当时，还有人以为大都市将会毁灭，是危言耸听，可是时间已经证明，毁灭的来临，越来越近了。

各人沉默了一会，良辰美景问我：“我们怎么办？”

两陈扬了扬眉：“不能表示害怕——怕也没有用。我们就算逃离大厦，难道就再也不进来了吗？”

良辰美景的声音很低沉——自从认识她们以来，很少见到有这种情形，她们道：“如果大厦会……阴谋杀人，会令人消失，那自然……不能再进入！”

两陈发出了一下呻吟声：“就算我们肯放弃这两幢大厦，单在这个城市之中，交给电脑管理的大厦，也超过一百幢，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数字更多，难道也会放弃不要吗？”

良辰美景叫了起来：“当然不要！不但不要，而且全得拆毁！”

两陈的视线向我望来，我吸了一口气，向良辰美景指了一指，意思很明白，那是同意她们的意见。因为，如果真是电脑控制系统随时可以有那么可怕的行为，当然不能任由它们作恶，人没有理由再把自己的生命，任由那么可怕的情形残害。

可是，那毕竟还是我们的假设，不会有人肯在这种假设的情形之下，放弃一幢现代化的大厦的，陈氏兄弟也不会例外，所以，他们这时，一脸不以为然的神情，十分易于理解。

我向黄堂望去，他说话不多，可是他去是一个思想相当缜密的人。我问：“同样的搜寻犬还有？”

黄堂的面色煞白：“到苏格兰去找，当然还有，可是，可是……”

他的神情十分为难，欲语又止，陈氏兄弟叫了起来：“天！为了这样的大事，警方不会说再找两只狗来，会有困难吧！”

黄堂先是现出十分恼怒的神情，但接着，又挥了挥手，作了一个不愿意争论的手势，样子看来，也相当疲倦，他道：“这种犬只，有一个特性，就是当它们闻到了自己的同类的尸体气味之后，绝不肯再在这个地方的一百公尺范围之内逗留。”

各人听了，都面面相觑，刚才那两头搜寻犬惨死的情景，如此可怕，若是有“死亡的气息”

存在的话，那一定强烈之至，再有同类的犬只，只怕连大厦的门，都不肯进来，自然不能靠它们来进行搜寻工作了。

两陈望着黄堂，黄堂十分沉着地道：“这是它们不知多少年来的遗传特性，没有力量可以改变。”

他说了之后，长叹一声：“虽然我知道，搜寻犬如果能继续工作下去，自然会有所发现——正因为如此，所以电梯才逼不得已，要下杀手。”

黄堂的话，简直就把电梯当成了凶手，他说得十分自然，一直到说完之后，他才觉得自己的说话太古怪，是以面色看来，更加苍白。

秘密快被发现，逼不得已杀人灭口，正是许多作奸犯科的人的人类行为，至今，电梯也有这种行为，自然骇人之至。

良辰美景喃喃地道：“如果它们能继续搜寻下去，会找到什么秘密呢？”她们的这个问题，我也刚想提出来。因为情形十分不可思议，因为电梯的恶行，看起来并没有被揭露的危机。

电梯的“恶行”，是有两个人，在乘搭电梯的过程之中消失了。

而搜寻犬根据这两个失踪者的气味，进入了电梯之后，它们已没有什

么可以发挥的了，电梯是一个密封的空间，它们至多在这个密封的空间之中，团团乱转，狂吠一番，就算它们知道气味的去向，它们也出不了这个空间，去继续追寻。

那么，犯了恶行的电梯，何以要紧张得使用如此激烈的“杀人灭口”手段呢？（各位，我此际用的词汇，有一些可能不合乎语言使用的习惯，甚至不合逻辑，大悖常理。可是那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我所要叙述的事，本身就乖张之极，不能用正常的语言来形容。）一想到这一点，我心中陡然一动：电梯！关键性的线索，一定在电梯身上。

若不是电梯在使人消失的恶行之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决不至于情急之下，就“杀人灭口”，让搜寻工作无法进行下去。

我把自己所想到的，讲了出来，虽然我勉力镇定心神，可是我的声音，还是十分紧张。

两陈张大了口，望着我，问：“你的意思是——”我压低了声音，是真的，我那时有一种感觉，我所说的话，会被人偷听了去。我说的是：“封闭这两幢大厦，停止电脑系统运作，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才能彻底搜查这这厦，特别是大厦的电脑系统。”我的提议，无疑是唯一的方法，可是也可以想像，实行起来，也一定困难重重。这等于是叫整个陈氏兄弟的集团业务，停顿下来，而且不知道停顿多久，那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所以，陈氏兄弟默然不，神色难看之极。

良辰美景沉声道：“若果能够由此行动，揭发出全世界电脑化了的大厦，都在暗中作怪，那么，多大的损失，也是值得的！”陈氏兄弟的动作一致，各自背起双手，踱起步来。

大约过了一分钟，在良辰美景已有不耐烦的，但是还没有开口催促之前，他们就停了下来，互望了一眼，显然，他们的心中，已有了决定。

在这里，必须说明一下的是，良辰美景和陈氏兄弟，除了同是双胞胎之外，双方可以说绝没有相同之处，尤其是生活背景。

良辰美景可以说是古代人，而且还是古代的豪侠，而陈氏兄弟则是现代的成功商人，双方的观点，截然不同。在古代的豪侠的观点来看，若是能揭露出电脑大厦的真相，公诸于世，等于是拯救了人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是值得的，古人毁家纾难的例子多的是。

可是现代的商人，自然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利益，多少年来建立的事业基础，和整个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说有什么人，说放弃就放弃，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一看到陈氏兄弟有了决心，我并不乐观，不认为他们会接受我的提议——我对于商业行为并不在行，不知道封闭双子大厦十天八天，会形成什么程度的损失，但是他们，在经过了一分钟的踱步之后，是必然心中有数了的。

他们同时吸了一口气，摇了摇头：“卫先生的建议，是不是可以分开来进行？”

我反问道：“什么意思？”

两陈道：“譬如说检查电梯系统，两幢大厦，一共有普通电梯二十部，专用电梯两部，可以每天停止一部或两部，作详细的检查，那样，就不必封闭整座大厦，也可以令集团的业务不至于停顿。”

他们说得很委婉，我在考虑他们的办法是否可行，良辰美景已大声

反对：“那怎么行？你只停一两部电梯，其余的电梯，照样可以害人。”

两陈苦笑：“老实说，电梯要害人，根本无法制止，你不能不搭损失。”

良辰美景一副不屑的神情：“说来说去，还昌不想有经济上的损失。”

看得出，陈氏兄弟本身已经由于不可解释的怪事而忧心忡忡，可是良辰美景，却一再冷嘲热讽，这令得他们忍无可忍，就算再想迁就他们，也难免要发作了。

只听得他们齐声冷笑：“还有一个办法，更加可行。”良辰美景还待讥讽，我却看出两陈十分认真，忙作了一个手势，阻止了良辰美景，向两陈望去。

两陈道：“我们两人，心灵相通，若是其中一个神秘失了踪，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另一个必然可以感应得到，这种感应，比搜寻犬只靠嗅觉，要实在得多。”我料不到两陈会说出这一番话来。非但我料不到，别人也是一样，所以一时之间，人人静了下来。两陈在说完了这一番话之后，一起用挑战的眼光，望向良辰美景。

我一看这情形不妙，连忙身形一闪，站到了他们双方之间，企图尽量隔开他们双方之间的目光，可是我的行动已经迟了一步。

良辰美景已经拍着手叫：“好办法！我们也有心灵感应的能力，可以一起进行。”我本来已扬起手臂来，一听得她们这样说，便又垂了下来，因为她们既然话已出口，我再想阻止，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也就在这时候，陈氏兄弟一起叫：“好极！”他们的叫声，竟然兴高彩烈。

两陈的一番话，非常容易明白，他们的意思是，他们之间，有一个人失了踪，另一个人，可以凭心灵相通的力量，把失踪者找出来他们的办法是：两个人之中的一个，去搭乘电梯，设法令电梯重施故技，再令他消失，那么，另一个安然无恙的，就可以凭相通的心灵，说出失踪者失踪的情形，失踪之后去了何处，等等。

如果真是那样，自然对揭穿神秘，有很大的帮助。说不定就此可以解开谜团。

可是这样做，也极其危险，因为至今为止，对于失踪者为何失踪，去了何处，处境如何，一无所知。极有可能，失踪不单是失踪，而是涉及死亡，那么，两人之中的一个死了，另一个可以感应得到，哪又怎么样？所以，两陈有了这样的决定，当然要极大的勇气，他们向良辰美景挑战，我想阻止，那是为了这方法的危险性极高之故。

想不到良辰美景立刻答应，而陈氏兄弟又欣喜莫名。那自然另有因素，是由于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他们都十分胆大，陈氏兄弟更想到可以和良辰美景单独相处，也就顾不得害怕了。

我沉下了脸来：“你们可曾想清楚了？这可不是花前月下。”我要他们考虑清楚，可是他们四人，都一起向我望来，神情大是揶揄。

我承认陈氏兄弟提出的办法是好办法，可就是太危险了。

然而，要解开这样神秘的谜团，不涉险，又怎么可能？虽然他们表示了有勇气这样做，可是我对他们这时的态度，并不欣赏。

我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你们之中，其中一个如果在他处死亡，另一个是否可以知道？”他们都知道我这样问是什么意思，所以一时之间，都抿住了嘴不出声，我也不催，等着他们的回答。

陈氏兄弟比较实在一些，他们回答道：“我们未曾有过这样的实际经验，但是根据我们心灵互通的程度来推测，应该可以知道。”

我指着他们：“你们自幼就被隔离了开来，那时的感觉怎么样？”

两人吸了一口气：“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另外的一半，所以感觉不是很明显，可是有极度的失落感，感到自己不完全。”我纠正他的话：“不是极度的失落感，只是朦胧的失落感，你们的心灵感应，并不是万能的！”

良辰美景这才叹了一口气：“你想说明什么？”

我用力一挥手：“我想说明一个极简单的问题：把你们分开来，一半去涉险，另一半等待危险发生后的感应，虽然可能有效，但涉险的一半如果死亡，另一半至多只能感到死亡，而未必可以知道如何死亡，和死者是在什么地方，这就使死亡变成无辜的牺牲。”

我把话说得再明白也没有了，我相信他们会郑重考虑。在经过了考虑之后，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都至少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不是草率的冲动了。

果然，他们在明了我的话之后，互望着，互相急速地低议着，态度和刚才一方挑战，一方应战的那种剑拔弩张大大不相同。

我和黄堂，也十分紧张地望着他们，他们想利用自己双胞胎心灵相通的特点，去解开失踪者之谜，听来实在相当骇人听闻，黄堂在不由自主地摇着头，显然他不是十分赞成他们那么做。

过了大约五分钟，红影一闪，良辰美景来到了我的身边，道：“我们决定押后一步，先到电脑管理室去，作详细……了解和检查。”我立刻举手，表示赞成，同时提议：“要有电脑专家参加。”

陈氏兄弟道：“我们聘请的管理主任，实在是一流的专家，不过刚才他的态度，像是对电脑投了绝对的信任票，他能否成为帮助我们的适当人选？”我吸了一口气：“以前三次物件失踪的事，管理主任是不是知道？”陈氏兄弟点头：“知道，他交来的报告，说那是‘不可预测的’，这个人……这个人……”两陈说到这里，突然现出了一种十分诡异的神情，眨着眼，望了我一眼，像是感到我不能理解他们的心意，又转望良辰美景。

倒也不能怪他们，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又有什么怪主意。可是良辰美景立刻就知道了，她们失声道：“这个管理主任叫电脑收买了……成了电脑的……奴隶。”我大是骇然：“你们想到哪里去了？他是电脑管理系统的主任，自然要绝对相信电脑，不然，他如何管理电脑的运作？”两陈和良辰美景的神色，仍然阴晴不定。我道：“至多说他……由于过度相信电脑，而遭到了电脑的愚弄……或者欺骗……”由于我们的设想，十分奇诡，所以语言不是很够应用，连我说起话来，也有点断断续续。

两陈急速地转了一个圈子：“很简单，请他上来，把一切事情，简要地告诉他，他要是表示不能接受，就立刻请他离开，我们不能让一个奸细在电脑管理系统之中，助纣为虐。”他们越说越严重，我和黄堂都摇头，可是两陈已用电话，接通了电脑管理室，找到了管理主任，请他再立刻上来。

当两陈放下电话，我看出他们都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他们也立刻解释，指着电话：“我们打电话请管理主任上来，如果电脑要阻止，太容易了电话系统，也属它管理，可以截断线路，使我们无法和外界沟通。”黄堂喃喃地道：“现在……至少它还没有这样做。”两陈也喃喃地道：“谁知道，或许它认为根本不值得这样对付。”在管理主任再出现之前，我们都没有再

说什么，因为事情十分怪异，我们所作的假设，也十分零碎，没有系统的假设。

管理主任大约在四分钟之后来到，一进来，看到所有人的神色凝重，他也为之一怔。

尤其，当两陈劈面就问了他一句话之后，他的神情更是怪异。

两陈问的是：“你是搭电梯上来的？”电脑管理室在地下一楼，他要来到五十楼，而在四分钟之内就到了，自然是搭电梯上来的。可是两陈又问得十分认真，使他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我向他作了一个手势：“我们认为，在大厦之中，发生了一些十分怪异的事，这些事，和大厦的电脑管理系统有关，所以请你……”我才说到这里，还有半句话没有说，可是我却陡然住口，因为管理主任的反应十分奇特。他先是陡然一怔，然后，自然而然吞了一口口水，再接着，他面色变得十分白，可是却又在这个时候，他又硬挤出了一个笑容来，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

我就是在这时候住了口，盯着他。他刚才的神情，别说是老于世故的我，就处是良辰美景，也可以看出，他是忽然之间，被人揭穿了秘密，又想掩饰，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反应。

事情会一下子就有了那样的发展，倒十分出乎意料这，这证明管理主任就算不和电脑串通，他也早知道有怪异的事发生。一时之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那令得他更举止失措，他还在挣扎着：“各位望着我……干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什么怪事……会和电脑管理系统有关？”我一字一顿：“你应该明白的，你的神态，证明你完全明白。”他忽然纵声大笑起来，双手挥舞着，动作十分夸张，又提高了声音在叫：“我真的不明白，我的神态么了？你们这算是什么，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算是什么？”我看出他的情绪，十分惊恐，处在崩溃的边缘，只要稍为追迫一下，他就会说出一切来了。

可是，我还没有开口，两陈已经发怒：“你不把一切如实说出来，立刻就开除你。”管理主任一怔，陡然睁大了眼。良辰美景冷冷地道：“你被开除的，不单是你的职务，甚至还涉及你的‘人籍’……你和电脑狼狈为奸多久了？”管理主任的神色惨然，可是他的神情，却有一种异样的镇定，他的声音十分高亢尖锐：“我完全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我看你们的神情，都有问题。两们陈先生，刚才你们说到开除，好极了，我这就走！”他说着，转身就走。

突然之间，事态又有了这样的变化，更令人意外。黄堂跨过一步，阻止了他的去路，厉声道：“等一等，警方怀疑你和两个人在大厦中失踪事件有关，你必须协助警方调查。”管理主任的神情十分古怪，他似笑非笑地望着黄堂，忽然又指着黄堂笑了一下：“好啊，警方想知道什么，我有问必答。”他这样一说，黄堂不禁一怔，因为他想不出如何问才好！总不成问：“你在电脑使人失踪事件中，担任了什么角色？”根本连“电脑使人失踪”都是假设，如何可以拿这种问题来问人？黄堂是警方人员，不能拿这样的问题去问人，可是我却可以。我已来到了他的身前，问的，正是黄堂所想问的那个问题。

管理主任的身子陡地一震，张大了口：“你……开什么玩笑？”

八、大厦的阴森背面：电梯槽

我厉声道：“没有人在开玩笑。你是电脑管理系统的主管，电脑要是出花样，必然瞒不过你。”管理主任摊大双手：“电脑有什么花样可出？”这个人，一定本性十分狡猾，因为他抵赖、说谎的神情和动作，层出不穷，狡顽之极。

我冷笑一声：“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它有什么花样可出，准备作精作怪到什么程度，它把那些文件废纸和两个人，弄到什么地方去了？”管理主任居然冷笑一声：“先生，你这些问题，如果在公开场合问我，你想是谁会被送进精神病院去？是你还是我？”

刁顽的人我见过很多，像眼前这个人，也可以说是难对付的了，我冷笑一声：“如果你不把所知的说出来，只怕你想到精神病院去而去不得。”我这样说，是在暗示他，他的“合作伙伴”靠不住，会出卖他。那是假定他和电脑有串通的一种说法。

我留意到，在我说了这样的话之后，在极短暂的时间之中，他有一丝慌乱的神色。

可是，那真是连十分之一秒都不到的事。使我怀疑是自己的主观心理作用。这证明他掩饰内心思想的本领，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就大有进步。黄堂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向我作了一个手势，示意由他来对付。他走向管理主任，伸手指着他，神情不是很客气：“警方正在调查两个人的失踪事件，希望能得到你的协助，请你跟我到警局去一次，可以？”黄堂的这种说法，自然是在故意为难管理主任，可是却想不到，管理主任立时道：“好，这就去！”黄堂反倒怔了一怔，有点难以应付，管理主任冷笑一声，更进一步道：“警官，我是纳税人，到警局去，我会觉得有保障，比在这里好多了。”两陈怒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管理主任提高了声音：“我觉得在这里不安全。这里不正常的人太多，两位陈先生，我要协助警方调查，你们不至于要妨碍警方执行任务吧。”他词锋咄咄逼人，反倒令得黄堂不知如何是好。他更有了行动，向外走去，反倒催黄堂：“警官，快走啊。”黄堂向我望来，我示意他先跟出去，然后我提高了声音：“别忘记你自己是人。”这句话，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从管理主任的态度来看，如果他和电脑有某程度的串通，那么，他必然是极度的冥顽不灵的家伙，想凭一两句话，而令他的态度有所改变，是不可能的事。

果然，他头也不回，只是报以一声冷笑，就大踏步向外走了出去，黄堂忙跟在后面，他们两人走了出去之后，两陈十分恼怒，一起伸拳，在一张桌面上，重重敲了一下，也就在这时候，突然听得外面走廊上，传来了黄堂的一声大叫，叫声可怕之极。良辰美景的反应最快，红影一闪，她们已窜了出去。

我紧跟在她们的后面，一到了外面，就看到黄堂的处境，十分狼狈，他的双手，紧握住了自己的领带，正在用力向外扯，而领带的一端，却被电梯门夹住，正在缓慢而顽固地向内拖去。

黄堂也是满面通红，良辰美景赶到，只见精光一闪，“嗤”地一声，黄堂的领带，已经被割破。黄堂由于正在用力向后扯，所以一个站立不稳，跌退了一步，坐倒在地。而他被电梯门夹住的那一截领带，也一下子被拉进了

电梯，看不见了。

这一切变化，都十分快速，并不见管理主任的踪影。黄堂在挣扎站起来时，指着电梯，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

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中，我必须补充的一点是，刚才，我看到了疾掠而出的良辰美景，手上各有精光一闪，黄堂的领带便自断袭，可知她们在那时，一定挥动了十分锋利的利器。

可是等到领带断了之后，她们的手中，并没有什么兵刃，可知那利器一定十分小巧——而我从来也不知道她们有这种小巧的利器在身。

她们既然绝不轻易让别人知道她们有这种小巧的利器在身，我自然也是装着没有看到的好——或许她们另有内情，要是怕我看到了问起，这就不免尴尬了。自然，这种人情世故，也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才懂得的，在年轻时，哪里会顾得那么多。

所以，我立时转身问黄堂：“那家伙呢？”两陈这时也出来了，黄堂仍指着电梯：“一出来，他就冲进电梯，我想伸手去抓他，他一转身，反抓住了我的领带，而电梯的门，就在那时关上，他的力道……竟那么大，几乎把我勒死。”我吸了一口气：“想把你勒死的，不是他的力量，而是电梯的力量。”两陈面色煞白，一转身，又奔进了会议室之中，他们以第一时间，通知管理处。

半分钟之后，才知道他们的做法，正确之至，及时知道了事情的变化。

他们后来说：“我们想起，每一架电梯，都有监视设备，那家伙在电梯中，我们可以通过监视设备，在荧屏上看到他。”他们奔进会议室后，不到半分钟，就大叫：“卫先生，你们快来。”他们一定叫得十分急，在“卫先生”之后，把良辰美景的也省掉了。

良辰美景的行动真快，虽然是我先行动，可是她们掠起一阵风，还是在我的身边，掠了过去。

这时，陈氏兄弟正在电话旁，电话扩音器中，传来了一个慌张的声音：“主任……他正打开电梯顶部的……小门，向外攀去，电梯正在下降，天，主任……他想干什么？他已爬出去了……看不到他了。”闭路电视的监视装置，是在电梯顶部的，管理主任已经由顶部的小门爬出了电梯，自然看不到他了。

从电话扩音器中传出来的声音，是来自管理处的一个工作人员，他看到了管理主任从电梯顶爬出去的情况。

两陈立时下令：“停止这部电梯的运作。”那工作人员大声答应，然后道：“电梯停在二十六层和二十七层之间。”两陈向我望来，我道：“就从这架电梯开始，仔细检查搜寻。我相信那两个失踪者，也是经由电梯的小门，离开电梯的。”两陈苦笑：“那两个失踪者，为什么要那样做？”我道：“不知道——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然后，所有的人都静了下来，先是互望着，然后，视线集中在我的身上。我知道他们是要我决定一件事，因为我也正在想着同样的问题。

需要决定的是：走楼梯下去，还是搭电梯下去？我想了十秒钟左右，就有了决定：“搭电梯——我们不能逃避，要迎接挑战。”各人没有异议，我们走进了专用电梯，电梯一直下降到第二十六层，停下来，并没有事故发生。

当我们到达第二十七层的时候，工作人员已经来到，而且已带了一些

检查电梯及电梯槽的设备。

同时，在电脑控制室中，也有工作人员候命，听指挥行事。这一切，听起来像是十分大阵仗，但实际上，却是普通之极的事，每一个在城市生活的人，都会见过“电梯例行检查”。工作人员停止了电梯的运作，在漆黑的电梯通道之中，装上照明设备，详细检查。

现在，工作人员进行的工作，也是一样，他们先打开电梯门，看到电梯的下一半，接近门，抬头看去，可以看到整个电梯，顶部的小门，有被才推开过的迹象。

这时，控制室的工作人员，接受了命令，使电梯再略为下降，变成停在第二十六层。

然后，持着照明设备的工作人员走进电梯，顶开了电梯顶的小门。我示意他们退出，由我持着强力的照明灯，从顶上的小门中，窜身而上，站到了电梯的顶上。

虽然电梯（或称升降机），已是城市生活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电梯设备，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大厦，每一个城市生活的人，对电梯也熟到不能再熟，每天都要进出好多次，可是，也不是有很多人，有过处身于电梯顶上的经历的。

处身在电梯的顶上，也就是直接置身于电梯槽之中，在黑暗而狭窄的空间之中，有着泛着机油的漆黑光影的纲索，直上直下地垂着，仿佛是通向地狱的指标。槽的四壁，粗糙而原始，完全没有修饰，和一墙之隔，经过精心布置的走廊，有着天渊之别，那是被人遗弃的部分，根本没有人理会它是美是丑，所以它也格外有一种它自己独特的冷漠和阴森。

向上望去，是一直向上的漆黑，不知有多高多深，狭窄加倍了深的感觉，仿佛是从地狱在抬头向上望。空气的对流，发出一种十分暧昧的声音，不是很宏亮，可是却努力想从人的耳朵中钻进去，最后能直透到人的脑中去，去实现它那不可测的阴谋。

一切都极其诡异，真难相信一座金碧辉煌，富丽之极的大厦之中，会有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这是极其重要的部分。

我在攀上电梯顶之前，曾要求管理室把自动系统，改回人力控制，这使我安心许多，不然，电梯若是忽然上升或下降，都是极度危险的事。

我利用照明设备，在电梯槽中搜索着，并没有发现管理主任。

管理主任是在从五十层至二十层之间，爬出电梯的，在电梯槽的四壁上，有不少可供人藏匿的阴暗角落。那是墙壁上的了些凹入部分，是为建造工程方便而留下的。

在强力的照明之下，这些四壁的凹凸部分，看来更形成怪异的阴影。

电梯槽比电梯更大，但也不会大得太多，大约除了门的那一边之外，另三面，都有五十公分的空隙，当然可供人从这个空隙中通过。

所以，管理主任出了电梯之后，可能向下，也可能向上，我略想了一想，就决定先向上搜索。因在电梯下降的时候，有钢索相应地向上升去，管理主任有可能抓住了钢索向上去。

所以，我请两陈下令，由管理室控制，电梯缓缓向上升去。这时，良辰美景也到了电梯的顶上。她们的身形纤细，轻功又好，竟不是攀上来，而是一下子就从电梯中拔身而起，窜上来的。她们的手中也有强力的照明设备，所以电梯槽之中，十分明亮，若是有人藏匿着，必然无所遁形。

管理室中的工作人员又有了报告：在电梯下降期间，自三十层到底层，每一层的门，都没有曾经打开过的记录，也就是说，管理主任出了电梯之后，没有离开过电梯槽。

我在电梯向上升的时候，还听得两陈在下命令，要大厦的护卫，严密注意大厦的每一个出口，留意管理主任的行踪，一有发现，立刻扣留。虽然直到目前为止，管理主任是不是有什么罪状，我们全然无法证明，但是他的行动，实在太诡异了，实在太叫人起疑了。良辰美景和我，一起在电梯顶上，电梯向上升，一直升到了顶部，并无发现。请相信我们三个人锐利的目光，别说是一个人，就算是一只苍蝇，也必然无所遁形。我沉着气，令电梯再向下降，一直降到底层，仍然一无所获。

良辰美景进了电梯，和两陈商量，我听得她们在说：“整个电梯槽全找遍了。真叫人不明白，那家伙根本没有机会离开。”我也回到了电梯之中，伸手向下指了一指：“不是‘全找遍了’，在这下面，还有相当大的一个空间，装有在电梯猝然下降，可以减少伤害的强力弹簧。”在我说话期间，电梯门打开，底层在大堂之下，那里不像大堂，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只是大厦管理人员才到达之处。

这时，已有很多工作人员，把这架电梯，围了起来，黄堂也带领了一些警，正在守卫。

我先跨出了电梯，良辰美景和两陈跟了出来，我对一个工作人员说：“除了槽底部之外，都找过了。”那工作人员十分机灵，立时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用对讲机和管理室联络，升降机又缓缓向上升去，这时，底层的电梯门没有关上，电梯一向上升，电梯槽的底部，自然显露，强烈的灯光一照射进去，所有的人，都发出了“啊”的一下惊呼声：真有人在电梯槽的底部，而且不止一个，而是有三个之多。

电梯槽的底部，是一个十分污秽的所在，底部，有着相当大的弹簧，全是浓稠的机油，而且还有一些建筑时期留下，永远不会有人去清理的杂物，工人用来抹试的绵纱团，等等。

而就在这样的污秽的环境之中，有三个人，身子缩成一团，蹲着不动，一动也不动。他们维持了这样的姿势，才能在电梯下降，到达底部的时候，不受伤害。这三个人，令得人人看到了，都发出惊呼声的原因，倒不是因为其中两个，西服煌然，绝不应该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的缘故，而是三个人都睁大着，而且，在强光射向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一点反应也没有，即不闭上，又不移动。

强光令他们一动不动的双眼之中，反射出一股十分怪异的光芒，看了令人不由自主，感到一股寒意。

这三个人之中，有一个，正是不到半小时之前，自电梯顶上爬出去的管理主任，而另外两个，黄堂一见就叫：“失踪者！”另外两个，是失踪者一和二。

失踪者一和二，竟然会在电梯槽底部发现——我曾推测过，他们也可能是从电梯顶部离开的，但由于实在想不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也不敢肯定，现在看来，当然这推测是对的。

我立时向黄堂望去，黄堂自然知道这时候他应该做什么，他已经在和总部联络：“在电梯槽的底部，发现了两名失踪者，其余失踪者的情形极可能类似，立即搜寻！失踪者的情形极差，要准备医护人员。”失踪者的情形，

确然极差，这时，两陈已蹲下身子，向失踪者一和二，伸出手去。失踪者一和二，只要站起身子，也向两陈伸出手，就可以由两陈把他们自下面拉上来。

可是，失踪者一和二，仍然蹲着，一动也不动，连眼也不眨一下——要不是一个人死了之后，不会维持这样的姿势，真以为他们都已死了。

两陈想也没想，一伸手出去之后，没有反应，他们纵身就向下面跳了下去。

强光照射，人声鼎沸，又有人向下跳，这一切变化，和他们藏身在漆黑的电梯槽底，大不相同，他们至少要有点反应才是。

可是一直到两陈来到了失踪者一和二的身边，托着他们的身子，令他们站直，他们的反应，只是眼睛大约眨动了两下。

这种情景，十分怪异，良辰美景失声道：“这不是两个人，只是两个……身体。”两人的话，令人的寒意更甚，但这种古怪的话，也恰好说明了目前的情形——失踪者一和二，确然只是两具身体，活的身体。

失踪者一和二先弄上来，接着是管理主任，三个人的情形，完全一样。

医护人员在五分钟后赶到，三个人除了不时眨一下眼之外，行动完全由人摆布。

等到他们上了救护车，黄堂已接到了报告：其余的失踪者，都在失踪的大厦电梯槽底部找到。人人都一样：完全丧失了神智。

陈氏兄弟和良辰美景虽然没有问什么，可是他们一直紧抿着嘴。其实他们不出声，也等于在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的思绪也十分乱，我只是压低了声音，说了一句：“到管理室去看看。”一行人等，进了管理室，我也不禁吸了一口气，双子大厦的情形，有些特别，相连的两幢大厦，合用一个管理室，所以看起来，它格外地大，可是双子大厦只有六十层高，只能算是中等大小的大厦，更高更多的建筑面积的大厦，一定有相等大小，甚至更大的管理室。

整个管理室的工作人员并不多，主要的工作人员，是监视荧光屏，注意突发事件的——事实上，突发事件，也大多数由电脑监视，一有异样的情形发生，电脑就会提出警告，或自行截止运作，或自动改变运的程序。所以，整个电脑控制的管理室，虽然很大，但是人并不多。但是也绝不空旷，因为各种各样的仪器、控制台、荧光屏，占据了许多空间。

一个工作人员领着我们到了一座有二十幅荧屏的控制台之前，那是控制电梯的总系统，工作人员指着荧屏：“二十加电梯，在运作时，电梯中的情形，都可以通过监视装置，显示在荧屏之上。”这是相当普通的情形，在非由电脑系统管理的大厦中，也可以有类似的装置。

我向两陈望了一眼，他们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就解释道：“专用电梯主要是我们两人使用的，我们不喜欢被监视，所以看不到专用电梯内的情形。”工作人员又指着其中的一幅荧屏：“我就是在这里，看到主任从电梯顶的小门出去的。”我问：“电梯的上下，门的开关时间，上升或下降的速度，都是固定的？”那工作人员道：“可以在程序上进行调整，但是一经固定，就不会有变化。”我道：“可是事实上，却有电梯突然关上的情形——杀死了两头狗，又夹住了一个警官的领带。”那工作人员现出了一片十分迷惘的神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一切由电脑管理……照说不会有差错。”良辰美景咕哝了一句：“就是电脑在作怪。”那个工作人员虽然也听到了，可是不是什么意思，只好搔着头，我又问：“除了主任之外，最高负

责人是谁？”那工作人员忙提高声音叫：“副主任。”随着他的叫唤，一个身子又高又瘦的中年人，摇晃着走了进来。我一面打量他，一面心中在想：这个人 and 主任，是不是也狼狈为奸。

这个副主任看来不是很爱说话，来到了我们面前，一言不发，也不向两陈打招呼。

我用十分友善的态度，先介绍了自己。他听到了我的名字之后，怔了一怔，冷淡的态度大有改善，连声道：“久仰久仰，我叫成金润，学电脑管理的。”我先问：“你的想像力如何？”他十分认真地想了一想：“一般。我可以设想出许多离奇的情节来，但未必会真正相信那是事实。”他的回答十分实在，我已经可以肯定他和管理主任必非同类，这样的回答，也令我对他一开始就有了好感。

我向两陈和良辰美景望去，他们显然也有同感，因为两陈正向成金润伸出手去。

九、病毒侵入产生畸形

成金润对两陈的态度仍然相当冷漠，只是对良辰美景，不断投以奇讶的眼光。

我正想把我们的设想提出来，听听成金润的意见，黄堂气咻咻奔了过来，大声叫：“陶启泉十万火急，要你到医院去。”由于发生的事实在太怪太多，我一时之间转不过念头来：“他到医院去干什么？”黄堂顿足：“不是他需要到医院去。他在医院，是由于他的六个手下全在医院！他要你立刻就去。”我不禁大是恼怒：“去告诉他，我的行动，只受我自己的控制，不由他的意志而转变。”黄堂先是一怔，接着，他向我竖了竖大拇指——他对陶启泉这个大富豪并无好感，所以他觉得我的抗议，十分有理，我也相信他必然会一字不易地转达我的意思。

黄堂走了之后，那位电脑管理专家问我：“卫先生的名字，常和一些稀奇古怪的事联在一起，是不是在这里又有什么特别的发现？”他问得十分客气，可是我却毫不客气地瞪着他，反问他：“难道你也知道在大厦里发生了什么事？”成金润耸了耸肩——他个子又高又瘦，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看来十分异样，他道：“我知道，也一直向主任反映过，可是主任叫我别多事，他是正职，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自然不好多事。”我听出了他的话中，大有文章，就道：“主任出了事，你知道了？”他点头：“听说在电梯槽底部找到了他，神智不清。”我吸了一口气：“在出事以后，我们曾和他有一次详谈，他似乎竭力想隐瞒什么，是不是他和电脑之间，有着什么默契？因为我们至少发觉有好几件事，是由于电脑出现了反常控制而引起的。”成金润伸手摸着下巴——这个人的小动作相当多：“我知道你怕的是些什么事，不过我认为那是……嗯，一般人称之为‘电脑病毒’侵入，局部扰乱了电脑运作的结果。主任确然想掩饰这种情形，因为那对他的职业荣誉有关。这大厦的电脑系统，毫无疑问，受到了病毒的侵扰。”良辰美景道：“没有法子消除？”成金润摊了摊手：“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电脑病毒正在蔓延，至今为止，没有

人有办法消除它们。”两陈骇然道：“受了病毒侵扰的电脑，结果……会变成怎么样？”成金润又摊了摊手：“也没有人知道。一般来说，电脑学者都认为，像是病毒侵入了生物的体内一样，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如果有病毒或细菌侵入，都会使生物的本身变得畸形。”成金润说到这里，略顿了一顿，他是一个常识相当丰富的人，这一点，可以在他的谈话中，得到证实。他又道：“例如黑穗菌侵入玉米，玉米就长成满是黑粉的包，和原来的形状，大不相同。又例如过滤性病毒侵入了贝类生物，就会使贝类的外壳完全变形，和原来的遗传，截然不同——曾有一个时期，海洋生物专家还以为在同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品种。”成金润说的话，相当专业，所以我们都听得十分用心。等他停了一停，陈氏兄弟才指着四周围的电脑设备：“那么，电脑如果被病毒严重侵入，也会……变得畸形，会……不再受控制？”成金润用力点了点头：“不过，应该说，是人不懂得如何去控制——因为已变得和原来的设计不一样了，譬如说——”这个人很喜欢在说话之中举例子，而这时他举的一个例子，更是匪夷所思之至：“譬如说，有人做了一只杯子，可是忽然之间，杯子变得密封了，这个人自然也就不知道如何去使用这杯子了。”他举的这个例子，要用心想一想，才能想像得出这种古怪的情景来。

我有点无意识地挥着手：“你的意思是，这大厦的电脑管理系统，已出现了这种古怪的变异？”成金润有点不解地望着我：“不是已经发生了很多事，证明了这一点吗？”他说来理所当然，可是听了这话的人，都有点不寒而栗，两陈立即叫：“停止电脑的一切运作。”成金润用十分怪异的神情面对陈氏兄弟，两陈又把话重复了一遍，成金润忽然叹了一口气：“陈先生，如果这样做，双子大厦就死了。”此人说话，用词比温宝裕还要怪，大厦怎么可以用“死了”来形容呢？不过，略想一想，他的话也不难理解，他的意思是，如果照两陈的话去做，整幢大厦，就瘫痪了，变成了死域——试想想，没有电梯，没有空气调节，没有电力供应的大厦，会是什么样子？良辰美景倒很喜欢两陈有了这样的决定，她们斩钉截铁地道：“让它死。”成金润十分吃惊：“要停止电脑运作的最好方法，是截断电源，那是杀死它的好方法。”良辰美景又道：“那就截断电源。”成金润道：“在电源截断之后，还有后备电源，根据电脑程序，在电源一旦截断，后备电源就自动补充，保持电脑运作的正常进行。”良辰美景的神情也变得十分惊讶，瞧着成金润，想问，可是却又出不了声。

她们想问的问题自然是：“后备电源难道无法截断？”成金润也知道她们想问什么，所以迳直回答：“后备电源的设计，是确保在任何情形下，都有电力供应，以保证电脑能继续运作，所以，和总发电站的电脑，有直接联系，除非把总发电站的电脑停止，不然，电源一样会得到供应。”他说到这里，停了一停，口角牵动了几下：“如果这样做，这个城市，大约会有三分之一地区，同时失去电力供应。”我们都不出声，因为情形可怕之极，竟然无法停止电脑的运作。

电脑无论要干什么事，人力无法停止它。

成金润也苦笑：“当我才一接触到电脑时，人还不知道什么是电脑病毒，只知道电脑可以大幅度提高效率，所以，任何电脑组合的设计，都向电脑永不停止这一目标迈进，时至今日，几乎已达到了目标，做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就形成了如今的情形。”我们各人面面相觑，成金润叹了口气，搓着手，也不再言语。

就在这时候，黄堂又闯了进来，大呼小叫：“卫斯理！陶启泉要亲自来找你。”我闷哼：“他要来，就让他来好了。”黄堂的神情有点异样：“他的直升机，会降落在双子大厦的顶层。”陈氏兄弟一听，直跳了起来：“他妈的，谁让他有这样横行无忌的权力的？”两陈一面说，一面望着我，我思绪紊乱之极，十分不耐烦：“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十分严重，陶启泉来了，正好和他一起商量，请不要再在意气上发生争执。”陈氏兄弟听着我的话，不好意思发作，可是看得出，他们对陶启泉擅自使用大厦顶部的直升机场，仍然表示了极度的不满。

这时，成金润又向一旁走去，一面道：“去看看直升机到了没有。”他走开了几步之后，又转过头来，特地向我解释：“这大厦，到处都有闭路电视，只有老板的私人范围才没有，是为了安全措施。”我不禁苦笑——为了安全措施，设计了许多电脑的程序，更确保电脑的不断运作。可是，一旦电脑倒行逆施起来，却根本没有安全可言。

这算不算是人类行为中的作茧自缚呢？一行人跟着他过去，到了一座控制台之前，照例又是许多幅荧屏，成金润十分熟练地按着钮掣，中间的一幅有了画面，是屋顶的直升机停机坪，这时，正有一架直升机，已经在降落了。

两陈闷哼了一声：“来得好快。”直升机停定，机舱门打开，先后下来了三个人，其中有一个老者，我认识，他姓杨，是陶启泉十分亲信的人物，在陶氏集团之中，地位仅次于陶启泉本人。

另外两个我并不认识，可是两陈显然知道他们是什么人马，因为他们又闷哼了一声：“好，大集团的三驾马车全到了，头脑怎么下来？”直升机上再没有人下来，这三个人走开了几步，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神情，都十分惶急。这时，又看到有人迎了上去，互相交谈了一两句。迎上去的人，自然是双子大厦的管理人员。

再接下来，几个人一起向前走，走出了画面，成金润又按下了另一个按钮，看到一行人已进入了走廊，两陈又咕哝了一句：“看来，还要用我们的专用电梯。”良辰美景不满：“你们怎么变得这样小器？”陈氏兄弟大声道：“你们不知道陶氏集团给我们受了多少气，看，直到现在，他有求于我，还要摆架子，自己不肯来，只派了三个人来。”良辰美景冷冷地道：“他不是有求于你，是有求卫斯理。”两陈道：“那也应该自己来。”他们在说话的时候，在画面上看到的情形是：一行人在等电梯，确然是在专用电梯的门口等，那个工作人员，这时说了一句话，听不到声音，可是我根据唇部的动作，知道他说的是：“两位陈先生在地下管理室。”我把这句话直译了出来，两陈道：“专用电梯是到大堂为止，不能下到下层，他们要转电梯。”看他们两人的神情，似乎来的这三个人，要增加转电梯这样的小麻烦，他们也觉得开心，由此可见，双方之间的嫌隙，是何等之甚。

接着，电梯门打开，一共是四个人，走了进去，电梯门关上。

成金润转过身来：“专用电梯中没有闭路电视，看不到他们在电梯中的情形。”良辰美景道：“看他们抵达大堂的情形吧。”大堂的画面，一共分成三个部分，包括了大堂的全部，这时正是人进出最多的时候，电梯之间，等满了人，专用电梯的出口在大堂的一个转角处，比较静一些，有两个警卫守护着，不准人接近。

专用电梯的门外，也没有指示灯，成金润根据电脑的运作在报告专用

电梯的情形：一切正常。

他在说“一切正常”的时候，声音有点异样。接着，我们所有人都不出声，气氛更是古怪之极。黄堂就在这时间问了一句：“我们在等什么？”两陈连想也没有想就回答：“等出事……”良辰美景闷哼一声：“一切都正常，会有……什么事？”两陈道：“谁知道——观众看马戏团的空中飞人的时候，看高速赛车的时候，潜意识之中，都会有等出事的念头，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两陈说到这里，向我望来，我苦笑：“是，现在我们每一个，都有这样的念头。”黄堂骇然：“会出什么事？”成金润在这时冒出了一句话来：“任何事。”大家都向他望去，他作了一个不明所以的手势：“电梯中发生的事，无从监视，所以也就可能发生任何事。”他在这样说的时侯，仍然一直在留意电脑终端荧屏上的各种数据的显示，然后，又喃喃说了好几次：“一切正常，一切正常。”良辰美景又叫了起来：“怎么那么久还未曾到？”成金润道：“那是你们心急等待的心理作用——从顶楼到大堂的时间，是一百一十秒，一秒也不会多，一秒也不会少，如今才过去了七十四秒，电梯现在二十五六楼，只要一切正常，它一定会准时到达大堂，再需要一秒钟，打开电梯门。”他一直在说着，时间自然一直在过去，几十秒的时间，弹指即过，他的伟论还未曾发表完毕，那专用电梯的门，已经打了开来。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那两个警卫，转头向电梯看了一眼，那时十分自然动作，看了之后，他们的神情，也没有什么异样。

闭路电视装设的角度，可以在荧屏上见到打开了门的电梯中一半的情形，并不能看到全部。

我们当然在等那三个陶氏集团的要员和工作人员走出来——并没有等多久，只有两三秒钟，并没有人从电梯中出来，我们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发出了一下惊呼声来。

出事了！一定出事了。

我向各人看去，人人的脸色，都苍白之极，各人都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可是在那一刹间，也都僵呆着不知如何是好。

只有成金润，他僵呆的时间最短，他的双手还在发抖，就本能地按下了很多按钮，同时，盯着显示数据的荧屏看着，神情怪异莫名。

我虽然对电脑不算外行，但是每具电脑都储存着不同的资料，要在一具陌生的电脑之前，弄明白荧屏所显示的数据内容，是不可能的事，正如任何人都无法了解一个在马路擦身而过的陌生人的内心世界一样。

不过，我可以知道，成金润必然注意到了什么，因为他的神情古怪，揉合着惊惧疑惑。

而且，他一发现我在注意他，立刻停止了动作，并且努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这就更令我肯定，有一些事发生了，可是他却不想对别人说。

本来，我可以立即揭穿他这一点，可是一发现三个进了电梯的人，又不见了，所引起的混乱，实在可想而知。黄堂大声叫：“电梯槽底部，他们又躲到电梯槽底部去了。”黄堂的叫声，并不如何恐怖，可是他叫出来的事实，却难免令人遍体生寒。

管理室中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有的也和我们一样，目睹三个重要的人物下直升机，和工作人员进入电梯，可是这时又见有人从电梯中出来，这种怪异的现象，也令他们不知如何才好。

良辰美景首先身形闪动，离开了管理室，其他人跟着，一到了大堂的专用电梯外面，看到了全部电梯内的情形，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去看电梯顶部的那个小门，而那个小门，有着明显的，被推开过的迹象。

和管理室主任一样，这四个人通过电梯顶上的小门，攀出了电梯，所不同的是，主任在攀出去的时候，通过闭路电视，有人看到。这四个人攀出去的时候，没有人看到。那么，他们应该也在电梯槽的底部了？在经过一番扰攘之后，确然在这部专用电梯槽底，发现了那四个人，和失踪者一、二以及管理室主任一样，四个人都如同木头人一样，除了间歇性的眨眼之外，简直就只是四个活的身体，这是十分恐怖的情形。当四个人被找出来之前，已经料到可能情形会令人极度震撼，所以警方封闭了大堂一角，不让人接近，同时，围起了帆帐。所以，当四个人被医护人员带走的时候，只有有关人员在场。

这全是一段长时间之后的事，当时，由于极混乱，而且，还有一些别的、意料不到的事发生，所以无法按顺序叙述，只好先把后来发生的事说了，再转过头来，说当时发生的意外。

反正电梯并没有把人“吞吃”下去，而只是令人变得丧失神智，屈着身，躲在电梯槽底——当然，如果长时间不被发现，也必然会饿死。

专用电梯一共有两部，当我们发现电梯中一个人也没有而大惊失色的时候，那两个警卫，还莫名其妙，不知道何以我们会对着一架没有人的电梯，如见鬼魅。

而就在这时，另一部专用电梯，就在旁边的，也亮起了灯，表示电梯到达了大堂，门一打开，就有三个人，一起跨了出来。

这三个人的出现，令人感到十分意外，因为谁都知道，专用电梯，是陈氏兄弟专用的，谁也不能擅进，所以，一看到电梯居然被人使用了，他们两人自然而然的反应，是脸色一沉。

可是，这时一马当先，自电梯中跨出来的那个人，脸色更加阴沉，而一看到了那人是谁之后，陈氏兄弟的神情，变得惊讶之极。

f 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大豪富陶启泉。

黄堂曾接报告，说陶启泉要到这里来找我，没想到他和随员，会乘两架直升机来，第一架直升机，载来了他的三个重要助手，他自然是乘搭了另一架直升机来的。第一架直升机先到，三个要员由工作人员陪同，搭一号专用电梯下来，结果失了踪。陶启泉后到，搭第二号专用电梯下来，从他生龙活虎跨出电梯的情形来看，他显然没有遇到任何意外。

陈氏兄弟在商场上的地位不算低了（他们拥有两幢六十层高的大厦），可是若和陶启泉一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尽管在商业行为上，陈氏兄弟屡次向陶氏集团作挑战，可是在面对面的情形下，他们也不免有点气馁。

（这是十分奇怪的一种人类行为——处于弱势的人，即使明知强势的一方无奈自己何，自己也决不必向强势的一方要求些什么，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可是一旦相会，弱的一方，就自然而然，会感到气馁，无法在心理上得到平等的地位。）陈氏兄弟一脸的惊讶神色未消，已准备迎上去，可是陶启泉却根本未曾把他们放在眼中，眼光甚至不肯在他们的身上多停半秒钟，只是冷冷地望了他们一眼，就立刻向我望来。

陶启泉这种不可一世的神态，令得陈氏兄弟僵在那里，不知如何才好，陶启泉已指着我，嚷了起来：“卫斯理，你欺人太甚了。”我不禁苦笑，明明

是他自己欺人太甚，他却把这罪名派到我身上。我也不和他争，只是道：“这里发生的事太多了，我需要处理。”陶启泉大喊道：“我六个重要的手下出了事，我要你帮我处理。”我望着他，一字一顿的说：“是九个，不是六个。才到的三个，我目睹他们进入电梯，可是电梯到达大堂，却是空的。”我一面说，一面向他身后的一号专用电梯指了一指，陶启泉立即回头去看，饶是他不可一世，这时，也现出了骇然之极的神色来。

陈氏兄弟这时，略为定过神来，想和陶启泉去接近，可是一下子，就被一个身形高大魁梧之极的人，拦阻在和他们和陶启泉之间。

那人是一个真正的巨无霸，身高绝对超过两公尺，身子扎实得像石雕，双手握着拳，拳头的直径，接近二十公分。这个巨无霸，是陶启泉的贴身保镖，是一个奇特之极的奇人——在这个奇人的身上，有许多奇怪的故事，但是和这个故事无关，所以介绍他的外形就算。

电梯中出来的是三个人，另一个则是双子大厦的工作人员，这时正和陈氏兄弟在说着话，样子十分惶恐。

陶启泉望向我，想说话，可是张大了口，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

我吸了一口气：“希望可以在电梯槽底找到他们，不过他们也可能……”

十、全世界无处可申的冤屈

我没有把话说完，只是接着做了一个手势，因为谁都可以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果然，找到那四个人时，四个人都失了神智。

陶启泉的神色惨白，他向陈氏兄弟指了指，看来他仍然怀疑陈氏兄弟捣鬼，我摇了摇头，表示一切都不关两陈的事。

陶启泉的神情，又是惊恐，又是愤怒——他属下的几个要员，成了木头人，这对他来说，自然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

而且，怪事的性质，可怕之极——电梯失常，弄死了两只搜寻犬，这样的情形，还可以理解，可是，人在电梯之中，是怎么会丧失神智的呢？电梯发挥了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才使人丧失神智？如果电梯有这种力量的话，那么，它就不再是一具升降机，而是一具无可名状，可怕之极的不知名的机器，变成了专吞噬神智的怪物。

人的神智，发生自人脑，电梯是不是已成为专噬人脑的怪物了？一想到到了这种可能，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我想，当时想到了这一点的，一定不止我一个人，因为人人面色变白，一声不出，显然每个人，都想到了这个可怕的推测。

而且，恐怖的程度还不止如此——电梯的这种能力，如果来自电脑，那就更可怕了，电脑已经控制了人类的生活，如果像成金润所说的那样，电脑由于电脑病毒的侵入，而变得畸形，那么整个人类也只好跟着电脑变成畸形，因为人类习惯于相信电脑，依赖电脑，使用电脑，已经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了。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银行是根据电脑资料处理，还是根据阁下的记忆来处理？阁下遭到了损失，受了冤屈，可是，到哪里去投诉呢？打官司，

法院会根据什么来判决？向人申诉，别人相信电脑还是阁下的记忆——这是通天下无处可诉的冤屈，或许只有天上的神明，可以帮阁下伸冤，但神明毕竟是十分难以接触的。

早在许多年之前，东方大都市香港的水务部门，就因为电脑显示存量不足，而宣布在全城范围内实行限制供水，可是在那时候，人人都可以看到，各大储水库储水相当充足，不会缺水。

可是，根据什么数据来行事呢？当然是电脑数据。因为人类自从开始使用电脑以来，已经建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电脑是不会错的。尽管电脑有过很多次出错的记录——美国国防部的电脑，就曾误发有敌方火箭来袭的警报，而在十秒钟之后纠正——如果纠正的时间延长到三十秒呢？只怕另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了。

电脑并不那么可靠，有许多例子放在那里，可是人类对电脑的信任，却有加无减，这种情形，实在十分不可思议。为什么人类会那么糊涂呢？我们读历史，经常可以看到最高统治者忠奸不分，往往宠用奸臣，结果误国误民——皇帝怎么会那么糊涂呢？是不是身在当时，全然不知，要成了历史，才能使人明白看清楚？而等到成了历史的时候，大都是悲剧收场，人类无限制地信任电脑，会陷入什么样的悲惨境地之中？我思潮起伏，越来越无法把那种恐惧之感消除，手心在不由自主冒着汗。

两陈是最先开口的，他们问：“成……那个副主任呢？请他来。”我也直到这时，才发现成金润不在，他应该的，刚才我们人人离开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跟出来呢？良辰美景这时，也花容失色，一左一右，紧靠着我，像是这样才可能安全一点，我心中苦笑，明知那是全人类的灾祸，我本事再大，只怕也无能为力。

两陈又道：“电脑的……运作……如果正常，是……不应该有这种可怕的事发生的。”陶启泉也定下了神来，他向我使了一个眼色，压低了声音：“九个人都成了木头人，卫斯理，这是什么巫法？”我缓缓摇了摇头：“这不是巫法。”我并不奇怪陶启泉提出“巫法”的说法来，因为我约略知道，他早年收养的一个畸形女婴，长大了之后，变成了超级女巫，而这个超级女巫，最近又由于一种叫“血魔法”的巫法的反噬，而变得神智全失，成了活的木头人，超级女巫的密友原振侠医生正在大伤脑筋，据说就算上天下地，也要令她复原。

尽管有这样的事发生着，可是我仍然认为这九个人（应该是十二个，还有三个是双子大厦的工作人员和管理主任，陶启泉不把他们算在内）在电梯中被夺走了神智，是电梯在作怪，是电脑在作怪，和巫法无关。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一直到后来，才知道自己的想法不是很对，那是由于谁也不知道，巫法的范围，竟然可以扩大到了这等地步。

以后发展的事，以后自然会有交代，此处不赘。

陶启泉不理我的反应，又自顾自道：“要是刚才我先来……进了这架电梯——”两陈一直在受到陶启泉的冷淡，这时，他们冷笑道：“那你也会从电梯顶上爬出去，像白痴一样，伏在电梯槽的底部。”陶启泉本来，绝不会和两陈争辩什么的，但是这时，怪异的事，令得他的情绪不是很正常，他冲两陈一瞪眼：“你们搭电梯的时候，更要小心，这电梯成了妖怪。”两陈立时冷笑：“陶氏大厦的电梯也一样，也有人在那里变了白痴。”陶启泉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寒颤，两陈也一样，面色都难看之极。

他们当然都想到了同样的问题：以后，还搭不搭乘电梯呢？良辰美景究竟年轻，这时，她们提出：“或者……多点人进电梯去，电梯中挤满了人，就算有什么人想从……电梯顶爬出去，也无法行动。”陈氏兄弟在这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注意到他们两人，用力紧握了一下手——通常，这样的身体语言，是表示对某一件事，有了坚决的决定。

同时，我也看到良辰美景也留意到了陈氏兄弟的波动动作，而她们本身，也有相类似的动作。

当时的情形十分乱，我也无法去细想他们四个人是有了什么决定，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陶启泉在听了良辰美景的提议之后，居然十分认真地点了点头：“可以考虑！可以考虑！”因为事实上，绝无可能停止使用所有大厦的电梯。虽然明知人在电梯之中，会发生可怕的意外，也无可能停止使用电梯。

人的心理就是这样的：除非是一定会发生可怕的事，才会避免使用那东西。最明显摆在那里的例子，就是汽车。在人类活动的范围之内，每天因汽车而死亡的人，因汽车而受伤的人，不知有多少，可是谁也不会想到，再也不使用汽车。

人把因汽车而死亡伤残的情形，称之为“意外”，既然可以有汽车意外，飞机意外，许许多多意外，为什么不能增添一项电梯意外呢？我抱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把这一番意见说了出来。各人都默然不语，显然除了接受之外，也别无他法可想。到目前为止，最可怕的“电梯意外”是人会变成木头人，比起汽车意外来，似乎还好得多，说不定久而久之，人类会习惯，会不再害怕。

就在这时候，刚才应命去请成金润的那工作人员急匆匆走回来，向两陈报告：“找不着成副主任，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两陈皱着眉，我心中一动，想起这人曾有些动作，相当不可解——他曾在电脑控制台之前，看到专用电梯中没有人的时候，有一刹间的惊恐，但是却立即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像是力图掩饰什么。

我们曾认定管理主任很有问题，他是副主任，是不是也有点干连？我正在想着，两陈骇然：“他……难道也到了电梯槽的底部？”这时，陶启泉正在不断催促我和他一起离去，到医院去看那些受害者，看他表现得这样焦急，虽然我明知去了也无补于事，但也只好勉强去走了遭，我说了一句：“在所有电梯槽底部找一找，如果他不在电梯槽底——”成金润不在电梯槽底，下一步的行动怎么样，这时我也说不上来，只好道：“把他的一切资料准备好，我有用。”两陈答应着，我望向陶启泉：“搭直升机走？”陶启泉略呆了一呆，因为这句平日再平常不过的话，这时，已成了一个挑战。

陶氏集团来了两架直升机，一架载的是三个要员，这三个要员已变成了可怕的木头人——过程是在两架专用电梯之一内发生的。

陶启泉如果要搭直升机离去，总不能走楼梯上六十楼，他也需乘搭电梯，也就是说，他需要冒变成木头人的危险：这是对他勇气的挑战。

在他犹豫的时候，两陈用冷冷的眼光望着他，他立时有了决定：“当然搭直升机。”他用力一挥手，向专用电梯指了一指，而且，指的正是刚才三个要员搭的那一架。

他那个身形高大之极的保镖，先一步进了电梯，陶启泉和我，跟着走了进去。

我望向两陈和良辰美景，他们都摇了摇头，表示不想进电梯来。这时，电梯门已经关上，也开始向上升。

那保镖，我不知道他心中在想些什么，因为这个巨人，根本一点表情也没有，脸部像是石头雕出来的一样，甚至眼珠之中，也绝不流露任何感情。

不过，我相信陶启泉这时的想法，是和我一样的：都感到怪异莫名。

乘搭电梯，是在现代化城市中的人每日必做的行动，再普通不过。可是这时，当电梯向上升的时候，我和陶启泉都不由自主，抬头看着电梯顶上的那个小门，心中有莫名的恐慌。

已经证明所有受害者都是从这个小窗离开电梯的，因为曾通过监视系统，见到过管理主任有这种行动。至于离开了电梯之后，如何会到了槽底，还殊不可解，因为陶氏集团的几个要员，都绝不是身手矫捷的人。

而最怪异的是：是什么力量使得受害者有这中怪异的行动？用陶启泉的话：那是什么巫法？电梯越是向上升，我心跳就越是加剧。

这种情形，令人十分难受，我很想找些话来说，调和一下，可是和陶启泉这种大财阀之间，又实在没有什么题材可说，所以始终只好望着电梯顶——反正事情已经够怪异的了，若是那小窗子忽然打开，垂下一条无形的绳索来，将我们三个人都套住了拉出去，我也不会更加觉得奇怪的了。

电梯上升的速度，其实是正常的，可是在感觉上，却像是出奇慢，在我深深吸了三口气之后，倒是陶启泉先开口：“这些怪事……照你看，全是……什么在作怪？”我一点也未加考虑就回答：“电脑。”陶启泉沉默了半晌：“电脑……为什么会有那些怪异的行为？”我叹了一口气：“在你没来之前，一位电脑专家解释，不住入侵的各种电脑病毒，使电脑起了畸变——即使是这种解释，也只是一种设想，真正的具体情形如何，完全无法知道。只是肯定了电脑在起了畸变之后，非但会不受控制，而且还会成为神通广大的怪物。”陶启泉更是骇然：“这……怪物的神通，会大到了什么程度？”我也正好想宣泄一下心中对这种畸变的恐惧，就算工陶启泉不问，我也要继续说下去——不过，情形实在是很好笑的，因为我根本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所以我用“不知道”作为开始。我道：“不知道。我想，要看这个电脑所能控制的范围，例如只是管理这幢大厦，它就能在大厦的范围内，通过各种由它控制的器材，为所欲为。两陈说过，它要摧毁一座大厦，也是轻而易举的事。”陶启泉张大了口，恰好在我说完了这几句话之后，专用电梯已到了顶楼，在略顿了一顿之后，电梯的门打了开来，陶启泉急不可待，向外闯出去——令我很感动的是，他不是一个人抢着冲出去，而是拉着我，一起冲出去的。

出了电梯之后，他先是吁了一口气，然后，把我的手臂，握得极紧，面色变白，欲语又止。

我忙道：“你想说什么？”他向上指了一指，我明白他的意思，是等上了直升机再说，我想令气氛轻松些，开玩笑地道：“在直升机上，至少不在电脑威胁的范围之内。”陶启泉瞪大了眼望着我，缓缓摇了摇头：“卫斯理，想不到你会说出这种没有常识的话来！现在连稍为像样一些的照相机，都有微型电脑装置，你怎么说设备如此先进完善的直升机，会不在电脑威胁的范围之内？”我不禁感到了一股凉意，当然，陶启泉的话是对的。我只好什么也不说。那巨人保镖在前面开路，不一会，我登上了直升机。机舱内舒适之极，完全像是一个布置典雅的起居室。

陶启泉打开一瓶酒来，竟急不可待，就着瓶口，就喝了一大口，然后递给我。那是一只相当沉重的，有着长长瓶颈的极品水晶瓶，用这样的瓶直接来喝酒，我的生活虽然多姿多采之极，也还是第一遭。

陶启泉抹着口角，巨人保镖开口吩咐驾驶员：“到医院去。”我还是第一次听这个巨人保镖开口，他的声音，也和他的神情一样，平板而冷漠，像是机器人。

直升机起飞，陶启泉道：“你可知道，去年，由于电脑病毒的影响，整个集团的损失，超过了一亿美元？”我眨着眼：“那是全球性的灾难，各种各样的电脑病毒，都造成损失，其中，最厉害、普遍的是‘黑色星期五’，还有病毒称作‘耶路撒冷’的，真是匪夷所思，早几年提出这些来，是会被人当作是幻想小说中的情节。”陶启泉的神色苍白：“在陶氏集团中发现的病毒……在全世界未曾有类同，专家有意将这种病毒定名为‘陶氏病毒’，是被我反对掉的。”我也觉得陶启泉很有惊恐的理由，怪问道：“这种电脑病毒，是针对破坏陶氏集团的电脑？”这个问题，本来并不难回答，可是陶启泉却现出了十分为难的神情——自然，这种神情，只是一闪而过，可是他却伸手在我的手背上敲了几下，顾左右而言他：“那九个人，我吩咐运到集团属下的医院中，另外三个人我就不管了。”我领会他的意思是：刚才的那个问题，退一步再说。而我想来想去，他不立即回答我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为了不想被巨人保镖听到——两个驾驶员有相当距离，而且有阻隔，听不到我们的谈话。巨人保镖是陶启泉贴身的保护者，自然可信任之至，可是陶启泉连他也不愿透露，可知这个寻常的问题，一定涉及了不可思议的不寻常的秘密。

当下我想了一想，也就顺着他的语气，转了话题：“如果医院能令受害者恢复神智，那么，那个管理主任，十分值得注意。”当我这样说的时侯，我又自然而然想到，副主任成金润，也一样值得注意，希望他不会成为受害者。

陶启泉神色阴晴不定，没有再说什么，不一会，直升机在医院降落，那是一家规模相当大的医院，由陶氏集团以“研究基金”的名下所设立，设备极之完善。

直升机降落之后，陶启泉显得更加不安，紧握着我的手臂，忽然说了一句：“我坚持要你到医院来，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听了之后，向他望去，他去又避开了我的眼光，态度暧昧之至。我知道他不论有着什么样的秘密，除了和我商量之外，没有别人可以商量了，所以我并不心急想知道，也没有问他。

进入了医院的建筑物，几个医生一起迎了上来，其中有一个脑科专家和两个精神科专家，我都见过几次，他们也无暇寒暄，只是向我点了点头，就一起向着陶启泉大摇其头。

我问道：“受害者的情形怎么样？”几个医生面面相觑，像是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又问：“是不是类似突发性的失忆症，或是突发性的痴呆症？”人的脑部组织，其实相当脆弱，虽然脑壳十分坚固，可是只要受到重击，甚至于只是精神上受了巨大的刺激，也可以使脑组织活动错乱的。

脑科专家再想了一想，才道：“九个人的情形一样，毫无记忆……自不必说，脑电图呈钝圆形的波纹，这表示他们的脑组织活动，比正常缓慢了许多——在这种情形下，根本没有控制身体活动的的能力。”他讲到这里，略停了一停，才道：“通常，只有在极严重的晚期老年痴呆症上，才有这种波纹

的脑电图出现。”我大是骇然：“这种情形，如果再进一步，那是什么情况？”几个医生异口同声：“再进半步，就可以宣布为脑死亡了。这九个人，是最没有希望的植物人……”陶启泉听到这里，不由自主，发出了一下呻吟声来。

那脑科专家望着我：“有一个现象，相当怪异，我们无法在医学上作出任何解释，但卫斯理先生或者感到有兴趣。”我忙道：“请说。”脑科专家道：“对九个受害者所作的脑部检查，是通过电脑设备的检查仪进行的——”我才听了一句，就不由自主，发出了一下相当怪异的声音来，吓得那脑科专家停了下来，盯着我，以为我有间歇性的羊痫病。我向他作了一个手势，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脑科医生续道：“九个受害者——事实上，是检查了七个受害者，后又有三个受害者送到医院，我们只检查了一个，还有两个未作检查，不过相信情形也会一样。”我叹了一口气：“究竟是什么情形，请你快些切入正题，别说不相干的话……”那脑科专家火气甚旺，可能是工作得太累了，他怒道：“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相干。”我又叹了一口气，自然没有和他再争论下去，他兀自大口喘了几口气，才能继续说：“受害者电脑控制的仪器作脑电图，一般正常的人，都需要一个过程，因为电脑要时间搜寻资料，这个过程，通常是十秒到十五秒。受害者显然脑部活动有了障碍，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估计要超过二十秒。”他说得十分详尽，基于他曾发过怒，所以我也再不敢再请他别说不相干的话了。

他再吸了一口气：“可是我们检查过了七个受害者，却全然没有这个过程，半秒钟也没有，一上来三个，还弄得我们手忙脚乱！这种情形……很怪，只有两个可能，会有这种情形发生。”

十一、绝顶机密的泄露

脑科专家说到这里，向我望来，我示意他说下去，他道：“这两个可能，都只是假设，而且和我医生的身份并没有并系，只是看你的叙述多，而得出来的联想。”脑科专家道：“第一个可能是，受害者早就接触过电脑控制的检查仪，检查仪中有着他们从正常到不正常的全部资料。”我呆了一呆：“第二个可能呢？”专家道：“第二个可能是第一个可能的逆局，也就是说，不是检查仪接触过受害者，就是受害者，曾经接触过检查仪。”我苦笑：“其实只是一个可能：两者之间，曾有过接触？”脑科专家苦笑：“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无此可能，因为没有一个受害者曾接触过这套设备。”我不禁疑惑：“你肯定？他们全是集团的要员，而这套设备属集团的医院所有。”我的意思是，集团的要员，平时检查身体什么的，也可能接触过这套检查仪的。

脑科专家和其余的医生，都神情怪异：“确实没有可能——整套设备是新设置的，启用才十二天。并没有他们曾使用过的记录。”他说到这里，双眼发定，望着我，等我作进一步的解释。我不禁苦笑，不错，我很能对一些怪异的事，作出假设，可是像这种专业之极的事，我听都不是很听得懂，怎么能作出假设来？而这时，陶启泉又表现得十分不安，至少已悄悄拉了我的衣袖三次以上，这是在暗示我别再和脑科专家讨论下去，他另有要事和我商量。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只好摊了摊手，表示无能为力。这时，几个医生中

一个年纪最轻的，长着一副娃娃脸的忽然道：“卫先生，我有一个设想。”我作了一个手势，不理睬陶启泉在一旁发出了不满意的闷哼声，请这位年轻医生说他的假设。那医生说：“这几个人，他们虽然未曾接触过详细的全身检查，电脑资料上有着一切详细的记录——”他才说到这时里，我就“啊”地一声：“你的意思是……新的电脑检查仪，自动获得了资料？”年轻医生点了点头，说了一句听来相当稚气，但是也绝顶可怖的话：“它们都是电脑，既然是同类，自然同声同气，互相方便。”陶启泉显然接受不了这种语言，紧蹙着眉，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向脑科专家望去，专家的神情茫然，可是却自然而然点着头，显然他也认可了年轻医生的话。我的声音之中，有着恐惧的成份：“别说同在一家医院之中，事实上，全世界的大小电脑，都可以互相串通来交换资料的。”我这样说法，不是假设，而是事实。电脑资料，确实可以互通，在美国，就有几个中学生，使美国国防部的机密电脑资料，出现在他们家中自用电脑的终端荧光屏上，在电脑世界之中，所能发生的怪异的事，超过人类的想像力不知多少倍，电脑在人类全无警惕，不知不觉的情形下，不知在做些什么事。

我的话，引起了陶启泉十分强烈的反应，他发出了一下呻吟声，面色变白，一手抓住我的手臂：“卫斯理，你跟我来，我有点事告诉你。”他不由分说，拉着我去，令得那几个医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作为支持这家医院的研究基金的主席，陶启泉在医院的顶楼，有一间办公室，他就一直挽着我的手臂，带我进了这间办公室，直到进了房间，他才松开了手，把门关上，背靠着门喘气。

他的神态如此怪异，令我惊惶不已——我们上来的时候，也曾乘搭过电梯，是不是他在电梯之中，丧失了一部分神智呢？他掏出手帕，抹了抹汗，才示意我坐下来，舔了舔嘴唇，道：“刚才我向你提及，集团的电脑，出现了一种独有的病毒，专家曾提议为‘陶氏病毒’。”我见他已恢复了常态，也就尽量使自己的神态轻松，来回走着，点了点头。

陶启泉吸了一口气：“这种侵入的病毒，不但破坏一般性的资料，而且……也破坏我个人的绝对机密资料——”说到这里，他抹了抹汗，声音也有点变：“有一次，竟然在资料之中，加进了两句话……两句话……”陶启泉说到这里，已经声音发颤，人也在发着抖，双眼之中，已充满了恐惧，望定了我。

我快步走过去，按住了他的肩头，他才算能把话继续说下去。

他说的是：“那两句话是‘勒曼医院的后备心脏并不能一直用下去，应该再去想办法了！’这……电脑病毒……竟然能知道我……最大的秘密。”陶启泉的话，只说到一半，我也为之惊呆。

这种事在若干年之前发生，十分复杂，我曾详细地记述在名为《后备》的这个故事之中。简单地来说，陶启泉曾有严重的心脏病，但是他曾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绝对成功，因为移植上去的心脏，可以说是他自己的，绝不会有排斥的情形——取自勒曼医院走在时代尖端的一群医生，利用无性繁殖，培养出来的“后备人”。后来，事实又证明，勒曼医院的医生之中，有隐瞒了身份的外星人在。这一切，对陶启泉来说，当然是秘密，他也不会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

知道这个秘密的，应该只有勒曼医院，他自己，以及另外少数几个人——我虽然记述了这个故事，但还是把他真正的身份，作过彻底的掩饰，不

会有人知道他真正的身份。

那么，在陶启泉集团的电脑之中，怎么会出这样的句子呢？一时之间，我和陶启泉都不出声，陶启泉喘了几口气，才又道：“电脑管理人员根本不知道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由于病毒的侵入造成了大损失，所以才有报告提交到我这里来，我自然一看就明白。”我喃喃道：“太……怪异了。”陶启泉则道：“太可怕了。你想想，这样的秘密，它怎么会知道的？”我想起了刚才说过的话：“全世界的电脑，都可以互相串通的。”这时，我又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陶启泉失神地望着我：“勒曼医院的电脑，和我这里的电脑，互相之间，有了联系？”我无可奈何地道：“还有什么别的可能？”陶启泉神情骇然之极，我用力一挥手：“这种病毒也太猖狂了，简直……简直……”我连说了几个“简直”，可是却想不到该用什么形容词去形容。陶启泉倒接了口：“简直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它在威胁我。”在他说了这句话之后，我们相对默然，过了好一会，我才苦笑着道：“很多年之前，我就曾和电脑有过接触，那时，电脑的使用，绝不普遍，只有军事基地等大机构才使用，我接触的那一座电脑，就属于一个军事基地。”陶启泉用心听着，神情紧张：“那次的接触，牵涉到了什么重大的事故？”我叹了一口气，神情有点啼笑皆非，因为整件事，确实是叫人啼笑皆非的——我有一个表妹，征求笔友，通读之后，之后双方要见面，对方却无法露面，我陪着她找上门去，才发现所有的信件，全是一座电脑写的，那座电脑已开始不接受控制。

在发现电脑终于会不受控制这一点上，我可以说是先知先觉的了。

我把经过的情形，扼要地告诉了陶启泉，陶启泉的反应是好一阵发怔，然后他才道：“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人类在很多问题上，都不断在提出怎么办？可是真正的办法，也不是太多，许多问题，看来都是非解决不可的，可是拖在那里，一拖几十年几百年的也多是，怎么办，谁也不知道。

我伸手在脸上抚摸了一下——人在十分疲倦的情形下，常会有这种动作。我真的感到十分疲倦，而且，很后悔在那次和电脑有了那么离奇精彩的接触之后，竟然没有去深入研究，以至现在，对电脑相当陌生。

我又想起了成金润，觉得要去和他联络一下，多了解一些有关现代电脑的情况。

陶启泉在问了几声“怎么办”，而看到我一点反应也没有的时候，有一个短暂的时间，显得相当焦躁，可是随即，他像我一样，无可奈何之极。

的确，除了无可奈何之外，也不可能有别的反应——他明知他集团的电脑系统，被可怕的病毒侵入，甚至公然出现恫吓他——用只有他一个人才看得懂的句子，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呢？没有了电脑系统，他集团的庞大业务运作，立时就瘫痪了——不出三个月，就会被其他的集团所取代。

电脑和现代企业的关系，比古代父子关系还要密切，父子关系，还可以用“大义灭亲”来解决，企业和电脑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是共存共亡，谁也摆脱不了谁，但实际上，电脑决定了一切。

陶启泉是集团的首领，可是这时，他明知电脑系统已经开始逐步不受控制，可是他有什么办法？一点办法也没有。他这个集团首脑是空头的，控制不了属于他集团的电脑系统。

在他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他除了无可奈何之外，还能做什么？而在这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倒足以代表了许多人的心意，他道：“不会那么快……危机不会那么快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吧。”我只好苦笑——谁都以为危

机不会那么快就来。二十年前，人们这样想，二十年之后，人们还是那样想，可是事实上，二十年的时间，危机早就悄然掩到了。

我拿起电话来，打到双子大厦去找两陈，在电话中，也分不出那是陈景德还是陈宜兴的声音，可是听来，声音有点怪，支支吾吾，我只是问他，成金润有没有出现，他说没有，我又请他把成金润的住址告诉我，他要我等一会儿。

估计在他向身边的人在询问的时候，我听到良辰美景的声音在说：“联络到了那批人没有？”两陈的回答很模糊，没有听清楚，接着，他就给了我成金润的地址。我随口问了一句：“你们正在联络什么人？”可是我的问题，却没有立时得到回答，而是在两秒钟之后，才听到了一句“没有什么”。我闷哼一声，知道他们有些事在进行，可是我也没有仔细去想，就放下了电话。

陶启泉长叹一声，站起身来，向我作了一个手势：“别对他人说起。”我苦笑：“要说，也没有什么好说的。”陶启泉再叹一声，一起走出房间，他登上了他的直升机，我在医院的门口，截停了一辆街车，吩咐驶向成金润的住址，直到这时，我才留意到，成金润的住所，是相当偏僻的郊区。那计程车司机也道：“先生，你要去的地方很远，我入行十二年了，还未曾载过那么远的途程。”我答应了一声，改变了主意，请他先到我的住所，取我自己的车子前往，计程车司机大喜，连声谢，还道：“先生你一上车，我就知道你必然不是住在那种地方的。”我不禁失笑：“住在那地方，有什么不好，只不过远一点。”司机却另有见解：“哪有无缘无故，住得那么远的？他难道不要工作？就算收入再差，也比住那么远好，除非他有直升机，那又不同。”计程车司机是一个相当沉闷的工作，司机喜欢发表点古怪的议论，倒也是人之常情，我自然不会把这样的怪论放在心上。

等到我上了自己的车，向着地址进发，在一个半小时之后，估计至少还要一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时，我不禁想起那司机的话来，心中也感到疑惑之极：成金润为什么要住在那么僻远的地方呢？他在双子大厦工作，每天来回，至少要花上四小时的交通时间，他当然没有直升机，也不是经济条件负担不起在市区或近郊居住，为什么竟然住得如此之远？我一面驾车，一面在想，没有答案，只好假设这个人有怪癖。可是，等到绕过了一个山头号，看到前面根本没有车路的时候，我停了两三分钟，考虑是硬把车子开进去，还是步行前进。

最后，我决定把车子驶进一个山脚下的林子之中，又拉了一些枯枝，把车子盖住，因为我发现，成金润的住所，如此僻远，那其中可能一定有古怪，他又无缘无故，谁都不说，离开了双子大厦，我如果能不动声色，在暗中接近他，可能会得到更多的线索。

虽然这时，我绝不能假设成金润有什么古怪，但总觉得他十分怪异。

我弃车步行，又过了二十分钟左右，天色已黑下来了，才看到前面，有两间屋子——是建筑相当简陋的石屋，黑沉沉的，并没有灯光透出来。我迅速接近这几间屋子，发现这里可能是离城市最近的“世外桃源”了。我不认为这屋子会有水电供应，自然更不会有电话，这里不会有任何现代化的设备。

这时，我忽然想起，远离一切现代化的设备，这可能就是成金润住在这里的原因之一——虽然实质上，他也无法完全避免现代化的设施，例如他必须利用现代交通工具到工作的地点去，如果骑自行车，他也到不了双子大

厦。

我来到门口，门上并没有锁，我敲了敲门，问了几声“有人吗？”，并没有回答。这倒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实在太静了，屋子中如果有人的话，不可能静成这样的。

我试着推了推门，门应手而开，天色还没有黑透，所以我还依稀可以看出屋子中的情形。屋中的陈设，再简单也没有，桌子和凳子，都是最简单的，两间房间之间，并没有门，只是挂着布帘。

我从半掀开的布帘之中看过去，另一间房间，也只有木床和蚊帐，倒是里外都有不少书架，放着许多书，桌上还有一盏煤油灯——这玩意儿，在有些地方，还有出售，但绝不是买来用，而是买来装饰的，当然，真要拿来作点明用，也是可以的。

现代人只怕早已忘记了煤油灯这东西，但是当年在中国，它替代了菜油灯的时候，也是最光亮的照明设施。供应煤油的商人甚至曾大言不惭地说他们给了中国光明。

我注意到煤油灯是使用过的，可知道屋子不是被荒弃，是有人住的，成金润竟然住在这样折屋子之中，那和他电脑专家的身份，未免太不适合了。

我出了屋子，转到屋后，那里是一间小小的厨房，灶是搭出来的，有铁链从屋顶上悬挂着茶壶下来，烧的是树枝，一切都十分原始。

看了这种情形，我不禁啼笑皆非，因为在一路前来的时候，我作过种种的设想，可是再也想不到，情形会是眼前这样子。

我想的是，成金润住得那么偏僻，可能是正在进行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说不定他是一个电脑怪杰，正在一所巨大的屋子之中，进行世界电脑病毒的大供应，等等，因为那才像是卫斯理的传奇故事。

而眼前的情景，却简陋原始，一至于此，若不是刚才在书架上，确然曾看到过不少讲述电脑的著作，我一定会以为那不是成金润的住所，而是什么性情孤僻的老人的避世之所。

这时，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我正待走出厨房时，听到一阵犬吠声，自远而近，传了过来，来得很快，一下子就到了近前，而且迅速地来到了厨房的门口，我向外看去，看到了一头身形十分高大的大狗，正在厨房门口，作势欲扑，吠叫得十分惊人。

那当然是这头狗已发现了我这个陌生人的缘故，我不想伤了这头狗，但也不能不自卫，所以顺手找了一块木板在手，准备大狗一向我进攻，我就动手，它如果只是吠叫，就对峙着等他的主人出现才说。

等了大约五六分钟，那大狗一直在发出震耳欲聋的吠叫声，才看到门外，有了人影，先是一个又高又瘦的人，我一下子就认出，他是成金润，除了他之外，另外还有两个人。

成金润已在出声喝止那头大狗，那大狗在门口团团乱转，不再吠叫，四周围顿时静了下来。

成金润的声音传来，可是我一听，却莫名其妙，他叫了一句：“六号，是你吗？”这句话的怪异之处，是他把我当成了“六号”。

一般来说，人都是有名字的，除非这个人的名字恰好是“六号”，不然，用号码来替代人的名字，就是一件十分古怪的事情，只有在监狱中，才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

在我一怔之间，就已听得成金润身后的人道：“不是六号，是陌生人。”

这句话，更使我知道，那个“六号”是他们的熟人。这时，我看到成金润的手，扬了起来，通常，这是狗主人下令犬只进攻的手势，我知道如果再不出声，可能会有麻烦，所以疾声道：“是我，卫斯理。”我一面说，一面就从厨房里走了出来，那头大狗，又向我一轮狂吠。

出来之后，我看清楚，除了成金润之外，另外两个人，都不过三十上下年纪，样子十分斯文，一望而知是受过教育的人，他们都现出疑惑之极的神情，盯着我看。

成金润一看到是我，神情十分不满，“哼”了一声：“你真是神通广大，怎么到我这里来了？”我吸了一口气：“确实不好找，但是有些问题，想和你讨论，所以还是找来了。”成金润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大名鼎鼎的卫斯理，怎么会和我这种小人物有问题讨论？我看你是白走一趟了。噢，倒是有事麻烦你，请你告诉两位陈先生，我辞职了。”我冷冷望着他，在我的注视之下，他起先有一点不安，但随即不再理我，拖着那只大狗，和另外两人一挥手，就绕向屋子前面去。

我忽然哈哈大笑了起来，大声道：“成金润先生，你们甚至连名字都不要了，可是那没有用，绝对难以逃脱科学文明对你们的影响。”我是忽然之间想到这一点的，成金润住在这样的地方，另外两个人可能住在附近，他们又误以为我是什么“六号”，这一切，都说明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想过一种自然的，尽量远离现代科学文明的生活，他们宁愿找井水挑河水，也不愿意用自来水，宁愿点油灯，也不用电灯，是有一批这样的“现代隐士”的。

可是，要做这样的隐士，越来越难，几乎无法成功。别说住在这样的城市边缘，就算真的住在深山野岭去，也难以做到和现代科学文明的真正隔绝。

我一想到了这一点，就自然而然，叫出了那几句话来，这几句话，也立刻起了作用，他们三个人站定了，向我望了过来。

十二、如何逃得性命已是万万大吉

他们的神态，已经告诉了我，我的推测是完全正确的，这时，我对他们反倒不是那么有兴趣了，他们喜欢维持自己的爱好，那是他们的事，别人可以觉得他们的行为古怪，可是也不能干涉。

而且，他们的这种爱好，和我似乎也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我很讨厌他们这种自以为是的姿态，所以我又讽刺了他们几句：“其实，你们这样做，也根本摆脱不了现代文明，只是自欺欺人——最好的方法，只有通过时间隧道，回到古代去。”我这几句话，肯定令得成金润他们，十分生气，因为他们三个人的脸色，都变得十分难看。这时，又有一个人，幽灵似的从黑暗之中，冒了出来，这个人的手中，所持的是一个没有点燃的火把。

我猜想这个人，可能就是“六号”自然是志同道合的一分子，他持着火把的这种情形，看来十分古怪，叫人忍不住发笑。

我一面不客气地笑着，一面指着他手中的火把：“不必真那么原始吧！扎一个灯笼，也不是难事。”那个人用莫名其妙的神情看着我，他才到，显

然不知道我是谁和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成金润用力一挥手，怒道：“卫斯理，你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却一直在胡言乱语。”我自然不会认同他的说法，我向他们各人指了一指：“你们聚在一起，在干什么，很容易明白——”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又看到有两团光亮，向前移来，竟然真的有两个人提着灯笼，向前走来，我只感到滑稽之极，眼前的四个人，看来都受过高深教育，可是何以行为竟如此幼稚，会以为这样的“隐居”，可以摆脱现代文明的影响？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向成金润手中的电筒指了一指：“你一定不会是领导人，你竟然使用电筒。”我这样说，当然是开玩笑性质，可是他们（连后来的那两个提灯笼的人在内），对我的玩笑，却像是感到十分严重，所有的人，都向成金润望去，成金润也举起了手中的电筒来，神情犹豫。

这时，我看出他们绝不是精神不正常，而是真正用十分严肃的态度在做一些事——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可是我喜欢用严肃态度处事的人。

所以，我停止嘲笑他们，同时，也开始想，他们对我的玩笑，何以如此认真？只听得成金润先说话，他一面说，一面摇着手上的电筒——那是一只极普通的电筒，他道：“我用这个，和我们的宗旨，并不违背。”那个拿火把的摇头，向电筒指了一指：“可是你不知道它是在什么样的过程下生产出来的。”在这里，必须加插一个说明，这些人所说的话，当时我都听得很清楚，他们的讨论，十分公开，并不避人，可是我要好好想一想，才能明白他们讨论的是什么，一开始，全然莫名其妙。

拿火把的这句话，听来一点也不特别，可是在那几个人之间，又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应，他们甚至一起发出了一下低呼声来。

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指着电筒：“对啊，你看，塑胶的外壳，当然是来自塑料工厂，还有金属配件，是由金属工厂来的。”还有一个甚至在大呼小叫：“干电池，电筒里两枚干电池。”他这样叫着，虽然没有下文，但是从上两个人所说的话来推测，他想说的，极可能是“干电池，是由电池工厂制造的。”这些话，听来根本是百分之百的废话，可是他们居然说得如此认真，而且，神情惊恐，出自内心，这就叫人觉得他们不是在闹着说。

我忍不住插了一句口：“这电筒自然是由工厂制造出来的，而且牵涉的范围极广，单是那个小小灯泡中的金属丝，就可以联系到一个金属矿。”那拿火把的人，向我望来，他年纪也很轻，他道：“你是新加入的？你的见解，十分精僻。”成金润闷哼一声，我啼笑皆非：“我不是，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那人道：“不要紧，你很快就会明白。”成金润叹了一口气：“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卫斯理。”那人“啊”地一声，竟然十分不礼貌地把脸凑到离我十分近的距离，盯着我看，又道：“真怪不得，难怪他有这样的见解。”成金润又道：“你别瞎缠了，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事。”那小伙子却一再为我辩护：“他知道。他就指出，你手中的手电筒，和不知多少生产线，发生过关系，每一个过程，都可能和指挥编生产程序的电脑系统有关，也就是说，和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电脑系统，都有过串通的密切关系——”小伙子说到这里，其余的人，发出低沉的惊呼声，成金润的惊呼声最高。他不但惊呼，而且立时一挥手，把电筒向外直抛了出去。

电筒在不远处的一株树上，撞散了，自然也不再发出光来。

那火把没有点燃，所以，在我们几个人之间，就只有那两个灯笼所发出的光芒。灯笼的光芒，十分飘忽不定，所以更显得各人的神情，十分惊疑。

这时，我已约略猜测到了这几个人是在做什么，我吸了一口气，向那拿火把的道：“你手中火把的树枝，是用什么工具砍下来的？”那小伙子的回答居然是：“我用磨薄了的石片，砍下树枝来札火把。”我不禁呆了一呆——磨薄了的石片，那等于是回复到石器时代了。

我又道：“算是彻底了，可是你身上的衣服，我看每一根纤维，还是都可以和全世界的电脑，发生联系。”小伙子吞了一口口水，神情变得相当尴尬。成金润这时，向我望来：“现在，我们只不过是在……预习，是在做一种准备工作……所以，不必……那么认真。”成金润这样一说，我几乎完全明白他们在做什么了。我一面做一个手势，示意我们可以进屋子去说，一面又道：“不认真的预习，对于将来的应变，并无用处。”我这句话一出口，成金润的神情，大是敬佩。本来他对我一直十分冷淡，此际却有说不出的恭敬，连声道：“请！请。”这表示，他也知道我已了解了他们的行动。他刚才还斥责我“什么也不知道”，而在那么短的时间之中，我就明白了，这自然值得他钦佩。

他带头走进了石屋，屋中没有那么多凳子，有的人就站着，也有的蹲着，有的来回走动，成金润迟疑了一下，还是点着了煤油灯。

然后，各人自我介绍，包括了姓名、学历和如今的工作，不出我所料，他们全是电脑专家，有着很高的学历，深明电脑的运作。

成金润望着我：“我们的恐惧，不自今日始，但是近来，在电脑管理系统的大厦之中，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这证明了我们的恐惧，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大有实据，我们恐惧会发生的事，总有一天会发生。”所有人显然都知道在大厦之中发生的可怕的事是什么，所以人人神情骇然。

我吸了一口气：“用你们专家的语言来说，你们恐惧的事是什么？”成金润一字一顿：“电脑由人类控制的年代结束，关系倒转，由电脑控制人类。”我苦笑：“这个时期，好像……已经来临。”成金润和几个人齐声道：“已经进入了关系逆转时期。已经进入了。”一个补充：“将来的历史记载——如果还有历史记载的话，会这样写：关系逆转，是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的，当人类越来越需要电脑的时候，就必然开始。而当关系逆转完成，电脑很快就会发现，它不需要人类。”成金润的声音听来很生硬：“于是自然地，电脑就采取各种步骤，各种手段，消灭人类。”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心中不是很愿意全盘接受他的说法，可是又想不出话来反驳。

我道：“有这个可能。”成金润和身外几个人，都显得十分悲哀：“不是可能，是必然会发生。到时，人类会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估计，要到了后期，人类已濒临灭亡时，人类才会觉醒——当然，一开始就知道玄机的人不是没有，总有先知先觉的，像我们就是。”我打了一句岔：“你们的团体有多少人？”成金润道：“至今为止，三十四个人，为了不让电脑知道我们的真正身份，我们都以编号来表示自己的存在，因为现代人的一切资料，早已进入电脑，电脑了解我们每一个人，其了解程度，远在我们了解电脑之上。敌暗我明，大大不利，所以我们才要用代号相称。”当我被误会是“六号”的时候，我只觉得事情很怪，可是却绝想不到，还有这样深刻的意义在内，这不禁令我肃然起敬。

同时，我也想到了更深一层：一旦到了人类和电脑大决战的时刻，这批自小就和电脑打交道的人，自然是人类之中，对电脑最有认识的人，是电脑的头号敌人。若是消灭行动一开始，她们是当然的首批被消灭的对象。

现在，电脑的狰狞面目还未暴露，关系逆转正开始，他们就是先知先觉，觉察到这个大危机存在的少数人。

我十分诚恳地道：“你们应该大力发展成员，因为只有你们才了解电脑这个怪物。”各人对我的鼓励，并不兴奋，反倒神情惨然，那小伙子道：“我们定期进行预习，准备先习惯，在电脑开始消灭人类的行动之后，如何完全避免和电脑发生关系，因为只有在那种情形之下，才能生存。”他说到这里，略顿了一顿，长叹一声：“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困难之极。”他向煤油灯一指：“譬如说，这灯，就可以成为杀我们的凶手。”我想不到他的言词之中，竟然是如此激烈，一时之间，也不知道他会有什么进一步解释，所以望定了他。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正如你所说，全世界所有的电脑都是串通的，那就可以预知，在它们要展开行动之前，必然有周密的、统一的计划，有十分详尽的行动步骤，一切完全照计划进行。”我这时，有置身世界末日的感觉——虽然这些人所忧虑的恐怖情形，还未成为事实，但是我却也知道，那危机总会降临的。

可是我还是不很明白，我也指了指那煤油灯：“可是，一盏煤油灯，怎么能成为杀人的工具呢？对不起，刚才你说煤油灯会成为‘杀人凶手’，我认为‘杀人工具’这个说法，比较适合。”小伙子道：“不管怎么称呼，它可以杀人。如果电脑预算到有一部分人，在知悉了自己的命运之后，明白唯一的求生机会，就是绝不和电脑接触，这一部分人，就必须远离城市去生活，那就有可能在照明工具的选择上，选用蜡烛、煤油灯、手电筒，等等。”我点头：“是啊，正如你们现在在做的那样。”小伙子昂起头来：“那么，电脑就可以早一步通知制造煤油灯的工厂、制造蜡的工厂、提炼煤油的炼油厂，从各方面预作布置。譬如说，在煤油之中加进毒剂，使它在燃烧时放出毒气，使人致死。”当他说在这里的时候，在微弱的灯光下，各人的神色，都十分难看。

他又用手指扣了一下煤油灯的玻璃罩：“也可以在玻璃罩的制作过程之中，加上毒剂，使得玻璃罩一受热，就会有毒气放出来。”各人都不出声，我也被这小伙子的设想所震栗，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

小伙子所假设的一切，绝对有可能发生。

不要以为煤油灯这种照明工具，已远离现代文明，可是它一样在电脑的控制范围之内。

我也早有这样的见解，这就是我为什么刚才问他札成火把的树枝是用什么工具砍下来的原因。

他的回答如果是“用刀砍下来的”，那么铸成刀的钢铁，在开采炼铸的过程之中，就必然曾和电脑发生过联系，他也就不能完全摆脱电脑的控制。

而他的回答是用磨薄了的石片，那是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工具。

我立刻想到：是不是要回到石器时代，人类才能完全摆脱电脑的控制，才能完全逃离电脑的追杀？成金润喘了几口气，望向我：“刚才你提到了电筒，干电池……电脑如果要在干电池的制造过程中出点花样，那太容易了，甚至可以使干电池在使用若干时限之后，就发生猛烈的爆炸。”刚才，成金润慌忙把电筒抛开去的情形，大家都看到的，他这时说得十分认真——这时在这石屋之中的说话，可能会被一些人认为是杞人忧天，神经过敏，可是我们却都十分认真。

一个身子在微微发抖的道：“那么……我们即使是演习，也必须十分认真，一定要做到真正和电脑完全不发生任何关系。”这个人的提议，立时得到了所有人的附各，成金润道：“在未找到可以蔽体的，完全和电脑没有关系的衣服之前，宁可赤身露体！”各人都用力点头，同时，又一起向我望来。我明白他们的意思是在问我是不是有意参加他们的行动！

我想了一想，才道：“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设想，而且，事实也证明，电脑和人类的关系，正在十分迅速地逆转。也必然会变成可怕之极的怪物，但是暂时，我还无意成为你们的一员。”好几个人同声道：“你不把我们当作是神经过敏的疯子，我们已经很感激了！”我正色道：“你们是一群先知先觉者，能够极早看出危机。不过我的做法，和你们略有不同，我想……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来阻止这种危机的出现，而不是在危机发生之后如何逃生！”我这一番话，可以说，说来很有些慷慨激烈，向电脑挑战，并且准备作殊死斗争的气概。

我以为，眼前这几个人，年纪都很轻，应该很有斗志，对我这番话会有同意的反应。

可是，情形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在我说完了之后，有两个抱住了头，一声不出。

成金润望着我，一副木然的表情，那小伙子一住摇头——竟没有一个对我的话有同意的表示。

我稍停了一停：“各位认为没有可能？”成金润陡然叫了一声：“不，卫斯理，我以为你什么都懂，原来你完全不懂电脑！”我并不生气，心平气和地回答：“世上没有什么都懂的人，我也确然不懂电脑，我只是觉得，我们没有理由，束手待毙！”那小伙子一下又一下，鼓起掌来：“精神可嘉，比我们出色多了，我们只想如何逃得性命，已是万万大吉，因为——”他略顿了一顿，才道：“因为我们，都懂得电脑——”一个接了上去：“都知道人类和电脑相比较，相去实在太远了！”我不禁大是皱眉——我的性格是决不屈服，不论在什么样的强势之前，我都决想不到屈服，反倒会激起我无比的斗志。

这一点，在我过去的许多经历之中，都有过十分鲜明的表现。

所以，我认为眼前这些人这种毫无斗志的态度，十分窝囊，不值得同意，应该激励他们一下。所以我提高了声音喝道：“休得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这是一句老话，自古以来，两陈对垒，要激励自己一方面的士气，就必然不能长他人的威风！

而我这时，喝出这两句话的时候，也确然十分威风，凛然有大将的风度。

可是，这些人的反应，奇怪之极。他们先是定定地看着我——明显地表示绝不同意我的话。接着，每个人的口唇掀动，都想说话而没有说出来，这种情形不是他们想自辩，而是他们人人都知道我的话不通的原因，可是却又不忍心说出来！

要作一个比喻，这时的情形，应该我是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人一样，人人都知道我必死无疑，可是只剩下一口气的我，却还满怀壮志，要和死神决战一样！

我明白他们的意思，冷冷地道：“人的行为，由他的性格来决定。在‘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的情形之下，有人会伸出头去握那一刀，也有人

会缩头缩脑，可是一样也免不了捱一刀！”我的语气之中，已有了十分强烈的轻视之意，他们互望着，个个神情不以为然。成金润道：“我们的意见，略为不同，伸头，必然要捱一刀；缩头，有可能，虽然希望不大，但是总有希望，可以不必捱那一刀，我们现在所作的演习，就是在熟悉如何逃过那一刀！”我提高了声音：“苟活！”那小伙子也提高了声音：“人类全部灭亡，又有什么好处？”我再提高声音：“强弱悬殊的情形，竟然糟到了这种地步？”我这个问题提出了之后，有大约数分钟的沉默，那小伙子才缓缓道：“接触电脑专业的人，都知道情形糟到了什么程度，这种糟糕的程度，除了使人千方百计逃命之外，不作他想——我们的成员，人人都是电脑学博士，就是这个缘故。”成金润补充：“普通……一般人，反倒不容易产生那么强烈的恐惧……你知道，人在无比的恐惧之中，是会丧失斗志的！”从种种迹象来看，我也承认人类和电脑的关系，正在逆转，我也感到十分恐惧，可是我实在无法想像他们的恐惧，何以到了这种地步！

我使我自己的声音，听来平和：“是不是可以具体一些，说明强弱到了什么悬殊的地步——电脑，毕竟是人类制造出来！”一个从来也没有开过口的人忽然冒了一句话出来：“原子弹也是人类制造出来的，结果怎样！”这个例子，可能有许多不合逻辑之处，在深思熟虑之后，可以逐点反驳，可是在当时的情形下，我却哑口无言！

这个人又道：“人类制造出来的东西，可以毁灭全人类的，岂止电脑而已！”那小伙子呻吟了一声：“世界上所有的核武器发射，有哪一类不是交给了电脑控制的？”石屋中又静了下来。世上当然没有人手操作发射的核武器！根本没有！

人类把这项工作，完全交给了电脑！

十三、知己知彼，百战百殆

太空穿梭机有着三副主电脑，两副备用电脑设备。

总共五副电脑设备，总不会出差错了吧？可是，在通过了安全检查之后，太空穿梭机在升空之后不久，就爆炸成为碎片。

这是全世界人都知道的惨剧，也极其明显地说明了那是电脑的一次黑色谋害和破坏，可是，这种明目张胆的恶行，并没有引起人类的警惕！

我吸了一口气，又问：“是不是到了提醒人类……电脑已经到了十分可怕的程度的时候了？”成金润摇头：“不，这个时机已经过去，来不及了，除非从现在开始，人类赶快熟悉如何逃命！”我没好气：“好！你们可称为逃命派，电脑强大到了什么程度，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看来，好像所有人都想回答，成金润举起了手，大家就让他说。

他道：“最近，一种新的小型讯息处理设备，在美国空军研究所出现这种新的电脑，每秒钟可以有五亿次操作！”他讲到这里，略停了一停，然后一再重复：“五亿次！一秒钟有五万万次操作！而它的体积，只有一副纸牌那样大小——问题不在体积的大小，而是它的操作能力！”我眨着眼，我知道“每秒五亿次”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但是概念不是十分具体。

成金润吸了一口气：“在这之前，高科技的电脑，每秒钟的操作是四百五十万次。而普通的家庭电脑，每秒钟有一百五十万次操作。”他说到这里，又停了一停。

我的声音有点不自在：“一下子就把电脑的操作能力提高了一百多倍！”大家都不出声，过了一会，那小伙子才道：“说不定，过不多久，又有一种新的电脑芯片，一秒钟可以操作五百亿次，又提高能力一百倍！”成金润补充：“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新型电脑的出现和产生，并不单是人类的力量人类如果不利用原有的电脑设备，根本不可能产生新的、能力更强的电脑！也就是说，电脑的能力越来越强，根本是由于电脑的作用，电脑自己在一代又一代进化！”我听得有遍体生寒的感觉：电脑自己在进化！这种说法，十分骇人听闻！

我们平日常听得使用电脑的人在说：“电脑已经进入第三代了，过一两年，电脑第四代、第五代了。可知电脑确实在进化，而且速度还十分之快。

一直都以为，那是人类在研究、改进的结果，几乎全人类都这样想。

而成金润他们，却提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电脑是自行进化的！他们的理论十分简单——不使用第一代电脑，就决不可以产生第二代电脑！离开了第二代电脑，人类也设计不出第三代电脑来……自从第一代电脑出现之后，是人类在不断改进电脑，还是电脑利用了人类在自行进化？大家都不出声，各人望向我，我也望向各人，煤油灯的灯光错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脸色都煞白——我知道我自己的面色和别人一样，因为我的双颊，传来了一阵轻微的麻痺之感，那是失血的表示，而脸部失血的结果，自然是脸色发白。

我首先打破沉默，声音十分软弱，我问：“人脑……每秒钟可以操作多少次？”我这个问题一出口，就听到各人发出的呻吟声，我知道一定很令人沮丧。

成金润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道：“有一个人，被称为数学神奇天才，他可以在一秒钟之内，得出两个八位数字相乘的积数，这已是普通人绝难做到的事了！”我点了点头，要在一秒钟之内，得到两个八位数相乘的积数，自然十分不简单。

那小伙子道：“卫先生，请算一下，两个八位数相乘，需要操作多少次呢？”我一听，就不禁也发了“啊”的一声来——听来十分类似呻吟声。

两个八位数字相乘，需要操作多少次，只要会乘法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就计算出来，那是八八六十四次的乘，十六次的加，总共是八十次。

一秒钟八十次的操作，已经是神奇天才，普通人绝做不到的高难度。

可是，新出现的电脑，一秒钟之内操作五亿次！

八十和五亿之比：相差超过六百万倍！

那怎么比较呢？刹那之间，我竟然也有“快点逃命吧”的感觉，因为强弱悬殊，实在太惊人了！

我的思绪紊乱之极，各种各样的想法，纷至沓来。最突出的是，我突然想到了近代十分出色的中国青年数学家陈景润，他在世界著名的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的猜想”上，有举世公认的突破。

陈景润后来到美国去进修研究，然而他坚决拒绝使用电脑计算，而用纸用笔来计算，被研究所的其他人员，视为怪物。

他不用电脑的表面理由，是使用电脑，需要相当高的代价，而他用公

费留学，不想太浪费公帑。这个理由听来有点滑稽。

真正的理由是什么？是不是这个数学天才，早已洞察了电脑的可怕？是不是他早已知道，人类依靠电脑的结果会十分悲惨，所以以他自己的行为，作为示范，在提醒人类的注意？这位数学天才后来回到中国，用纸和笔，用人脑计算的效果，当然比不上用电脑，而且，出了意外，结束了他数学天才的生涯。

可以把她遭到的意外，当作是真正的意外。也可以把这意外，和连续发生的“电梯意外”联系起来看！

那小伙子看出了我的神情怪异，他骇然问：“卫先生，你想到了什么？”我把我想到的说了出来，各人都默然无语。

沉默并没有维持多久，那小伙子的声音有点发颤，他在说话前，大口呼了一口气，令得煤油灯的灯火，也向上窜了一下。

这时，又有两个人口衔着烟，凑近煤油灯的灯罩，燃着了烟，冒起了一阵烟雾，使人在心情上更有腾云驾雾的感觉。

那小伙子说的是：“卫先生，是不是还想听一下人脑和电脑优劣的比较？这些数字，其实人类早已知道，可是却一直没放在心上！”我点了点头，那小伙子继续道：“人脑的反应，最快是千分之一秒，而电脑的反应，最慢是百万分之一秒！”各人都眨着眼，我忽然想到的，不知是不是和别人的相同，但由于我一定出现了当滑稽的神情，所以引得各人向我望了过来。

我所突然想到的是，在美国以西部开发为题材的电影场面。这种电影俗称“西部片”，电影之中，常有拔枪互相射击决战的场面。

在这样的场面之中，自然是反应快的人，必然占上风！反应快，拔枪自然也快，快的人子弹已呼啸而出，慢的人还来不及扳枪机，决战的双方，何者胜，何者败，三岁小孩也可以答得出来。

如果是电脑和人脑也面临这样的决战，是谁胜谁败呢？再一次看看下列的数字：人脑的反应，最快是千分之一秒。

电脑的反应，最慢是百万分之一秒。

相差，至少是一千倍！

那小伙子至少知道我想到的是强弱相去太远，他又呼了一口气，声音低沉：“再听听另一个数据：人脑神经细胞传导速度，每秒钟是一百公尺，电脑的电脉冲速度，每秒钟”他说到这里，略停了一停，才继续：“电脑的电脉冲速度，每秒钟是三十万公里！”我感到了一阵昏眩，一时之间，难以计算出两者相差是多少倍。只是在一阵“嗡嗡”声中，听到有人道：“三百万倍！”对，是三百万倍。

怎么能和力量比你强三百多倍的敌人相抗呢？自有对抗以来，双方的强弱相差，有达到这种程度的吗？那简直不公平之极！

我开始明白何以他们说逃得性命，已是万万大吉的道理了！

过了好一会我发觉有人向我递过来一样东西，我接在手中一看，不禁苦笑，原来那是一只扁瓶子，是一小瓶酒！我打开瓶盖，喝了一大口，皱着眉，那分明是自酿的土酒，烈而且涩。

递酒给我的人道：“虽然难喝，可是有一个好处，没经过电脑处理！”我叹了一声，抹了抹口：“你错了，你最多只能说，在酿酒的过程中，没碰过电脑！”那人瞪着我，我解释：“酿酒用的粮食”他疾声抢着说：“是我自己种出来的，没有使用过化学肥料，浇灌的全是雨水，是我利用雨季的

时候，积聚起来的。”我扬了扬眉：“酿酒用的器具呢？”那人道：“所有的木工具，都是我亲自砍木制造的，可是……可是……”他说到这里，声音渐渐变得低，终于，他叹了一口气，没有再说下去。

我伸手在他的户头上拍拍，又喝了一口他酿制的，实在十分难以入口的土酒：“你总不能自己去挖铁矿，炼了铁来铸造工具的，是不是？而且你看这瓶子，这玻璃瓶十分粗糙，可能是小厂的出品，这种小厂，现在可以还未曾使用电脑系统来管理，但到了人类真正需要逃难的时候，只怕没有不使用电脑的工厂了。所以，真正要完全摆脱电脑，实在不可能！”成金润摇头：“不必为这个问题争论，逃不脱逃得脱，还是看逃的人的决心！”我叹了一口气，各人的性格不同，有人选择逃，有人选择抗争，确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逃得脱还是逃不脱，而是逃与不逃！

我造访成金润，会有这样的结果，自然是事先绝料不到的。我和各人握手，到我离开石屋的时候，我又说了几句话，我道：“各们都是电脑的专业人员，对电脑了解很深，如今又发现了这样可怕的危机，其实应该积极一些，至少，在大危机来临之前，提醒人们，岂不是比只想几个人逃亡的好？”我的话一说完，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不过，他们都笑得无可奈何，那小伙子道：“提醒人们？人们要是提得醒，早该醒了！”那酿酒的喃喃道：“孙中山早就提出过‘唤醒民众’，过了那么多年，我看中国民众昏睡的多，醒的少之又少！”我骇然失笑：“你这不是拟于不伦吗？”那位仁兄大声道：“一点也不！群众是提不醒，唤不醒，推不醒的！我们都一致承认这一点，所以才不作徒劳无功的努力！”我摊了摊手：“人各有志！”我掉头向前走去，天色十分昏暗，走出了几步，难免有脚高脚低之感，这时，有一个人追了上来，把点燃了的灯笼交给我。这个人讲话最少，在把灯笼交给我的时候，也没有说话。

刚好这时，我想到，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我竟然忘了问，所以我问他：“电脑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人丧失神智，变成木头人！”这人有一张十分朴实的脸，他听得我如此问，呆住了不出声，其余的人见我又走了，所以又围了上来，看来他们也十分享受和我谈话。

我又把这个重要的问题重复了一遍，各人互望着，那小伙子迟疑地道：“根本没有可能！电脑怎能令人丧失神智，不可能！”他在说“不可能”的时候，神情骇然。我道：“是不是这种情形超乎你们的知识范围之外？”各人都不出声，我又叹了一口气：“看来人类对电脑所知实在太少了！”那一直不出声的，在这时冒出了一句话来：“不能直接，可以间接。”各人都向他望去，他看来实在不愿意多说话，向成金润作了一个手势。成金润明白他的意思，道：“电脑可以用间接的方法，使人丧失神智。”我忙道：“例如”成金润在举例之前，先解释了一下：“我们已经就这种可怕的现象进行过讨论，以下所说的是我们一致的意见，这可以说是一群电脑从业员的意见。”我点了点头，同时，也很明白他何以不自称为“电脑专家”，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是“电脑专家”，电脑玩弄了人类，人类被愚弄了！

他继续道：“在电梯中发生的情形，要使人丧失神智，电脑可以间接行凶。大厦的供电系统是由电脑控制的，它可以把电压提高，形成一股高压电，通过电梯的钢缆，传送到电梯中去！”我呆了一呆，因为我事先未曾想到会有那么惊人的“举例”。

我自然而然摇着头，成金润向我作了一个手势，示意我先别打断他的

话头，他继续道：“高压电会令人昏眩，会刺激人脑部的活动，使人丧失神智，使人神经错乱，使人行动失常，如果电脑深明其中的奥妙，控制得宜，还可以借高压电的刺激，指挥人去做事，像推开电梯顶的小窗子爬出去，在电梯槽的底部藏匿起来，等等！”他一口气说到这里，才停了一停，等我参加意见。我却僵在当地，这时，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用视线寻找那位酿酒的朋友，他一和我的目光接触，就立时明白了我的意思，又把那瓶酒递了给我，我大大地喝了一口，虽然思绪十分乱，可是还是把成金润的话，迅速地想了一遍，也发现虽然他的话骇人之极，谁听了都会感到极度的振撼，可是也都得承认，他那种可怕的说法，在理论上可以成立的。可怕这处，也正是在这一点！

高压电可以令人死亡，但是在某种情形下，会令人昏眩，这是普通的常识。雀鸟如果飞得离高压电的输送线太近，不必接触到电线，也会因昏迷而下坠。高压电对人脑的活动，肯定有影响，如果电脑懂得利用，自然可以轻而易举，令人丧失神智！

那十二个在大厦中丧失了神智的人，是不是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遇害的。

如果是这样，那岂不是每一个。每天成千上万在大厦电梯中上落的人，都可以成为被害的对象？电脑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是展示它的力量，还是对某种大规模行动的预测？那口酒难以下咽，但是酒精对人的情绪，总有一定的安抚作用。我定了定神：“谢谢你们的意见，我会再去进一步了解！”各人都以十分悲哀的神情望着我。我曾称他们为“逃亡派”，确然，他们的看法十分悲观，或许这正是他们对电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之故。例如两陈曾要成金润停止双子大厦电脑系统的运作，成金润就知道绝难做到，而普通人，则认为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的神情一定表示了一种和极度强大力量周旋到底的决心，所以各人虽然觉得我决无成功的可能，但也十分嘉许我有这样的精神，当我向前走的时候，他们都跟在后面，一直跟到了我车子停放的所在，并且七手八脚，帮我搬开车上的树枝。

当我进入车子之前，我和他们一一握手，成金润道：“卫先生，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见了！”我听出他语音中的伤感成份，忙道：“何出此言？”成金润道：“我仍感到，危机已经十分迫近。不能等到危机发生时才应变，那时太迟了，我们要立刻开始行支，去过完全不和电脑接触、电脑害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全体，已经有了这样的决定。”我吸了一口气：“找一个人迹不到的荒僻之处，去过桃花源式的生活？”那小伙子道：“可以说是这样！”我叹：“这种生活方式，其实一直是人类理想中的社会，不管是为了避暴政，还是为了避电脑，行动的，都是完全一致的。确然，你们这一走，不知何时再见了。你们已选好目的地没有？”我最后那句话，本是随口一问的，如果他们说没有，允可以提供建议，也可以提供帮助。可是我这一部，看到他们，都各有奇怪的神色，显然是他们有了目标，但不想告诉我！

我打了一个“哈哈”，挥着手：“对，不必告诉我，我不是一个易于保守秘密的人！”成金润忙道：“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是怕说了出来之后，你知道了，就有可能……也被电脑知道！”他解释了一会，结果仍然是怕我会泄漏秘密，我也不以为意，可是他还想再解释，涨红了脸，像是觉得十分难以启齿。

我在他肩头上拍了一下：“不必介意，你们有保持秘密的权利。”成金

润终于把他要说的话，说了出来，他道：“我们是为了防止你和电脑的接触期间，被电脑把你的记忆弄走，是指在这种情形下秘密的泄露，并不是由你说给什么人听！”我一时之间，没有听明白他的话，反问道：“你说什么？”成金润现出相当悲哀的神情：“你以为那些丧失神智的人，他们的记忆到哪里去了？”我一听，头顶之上，如同炸开了一只大炮仗一样，“轰”的一声响，甚至连身子，都不由自主，晃动了一下！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

我再也没有想到，和成金润他们的讨论，可以一层又一层地深入，我已经就快和他们分手了，但是无意中的一句话，又引起了另一个层次更深的讨论！

由于C R J刚才所说的，更加惊人，我要定了定神，才能反问一句：“你的意思是，电脑攫走了……抢走了那些人的记忆……把他们的思想……据为己有了？”所有人都十分自然地点着头。

我无意识地挥着手：“电脑要人的记忆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居然是那个最不喜欢说话的人，立刻给了我答案。这位仁兄不爱说话，可是一开口，却是言简意赅！几个字，就一针见血，把问题说得十分明白。

他这时说的，只有八个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句话，自小到大，我不知听过几千百遍，可是这时听了，却大有寒意！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电脑虽然已经有了人类的一切知识 人类慷慨地把自古以来所累积的一切知识，输进了电脑之中，但是真正的一个人，思想运作的情况如何，电脑还是不知道的，为了知道这一点，电脑就必须掠夺人的记忆，目的是可以更有效地对付人类！

我一定是自然而然地身子在震动，所以那小伙子按住了我的肩头，他沉声道：“这种情形，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尤其是在工上接近电脑的，会无缘无故变得痴呆 所以我们认为全世界的电脑，是联合起来在行动的！”我直到这时，才勉强使自己的呼吸，畅顺了一些，我由衷地道：“谢谢你们，真的，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长了不少学问！”成金润苦笑：“我们都是自身难保的人，能给你什么帮助，你太客气了！”我由于心情激动，所以上车之前，又再和他们一一握手，这才驾车驶去，思绪紊乱之极，我想到，陶氏集团的几个重要人物的记忆思想知识，自然丰富之极，被电脑抢走了，自然对电脑大大有利，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逼电脑把他们的记忆“吐”出来？但就算可以，只怕他们的记忆，也只能显示在荧光屏上，而难以再回到他们的脑中，除非电脑愿意那么做。

我又想到，成金润那批人，要躲到电脑根本接触不到他们的地方去，如果成功了，有可能将来灾难结束之后，他们这批人，就是地球上唯一的幸存者了！

我也想到，我这时驾驶的汽车，也有简单的电脑设置，控制油量、记录机件的动作畅顺程度等等。而更复杂的电脑设备，正被应用在汽车上，例如自动认路的驾驶系统等等。这些电脑设备在设计的时候，自然都正常，可是当它们受了病毒的感染而起畸变之后，又会变成什么样的怪物呢？会不会忽然之间，所有在行驶中的汽车，都由于突然的大量汽油进入油缸（作用和用力踏下油门一样），而变得疯狂地在路上互相追逐碰撞？这时，幸亏是凌晨三点多钟，路上除了我一架车之外，别无其它车辆，不然，我一面想，

一面驾车，只怕不等电脑作怪，我已经造成连环大撞车了！

车子直驶抵家门，我只觉得头昏脑胀，心中在盘算，是放一缸热水浸一浸呢，还是干脆再大口喝酒，让自己在醉意之中沉睡。

可是当车子停下之后，我就看到客厅中有灯光透出来，我下车，先向上跳动了一下身子，心中叫着：“要是白素回来了，那就好了。现在，我正需要和别人好好商量，除了白素之外，还有谁更适合？”当然，我知道那只是我的希望，白素留在苗疆陪那个女野人，她替那女野人取了一个名字：“红绫”，这两个字的音，在苗语之中就是非人非猿的怪物之意，我不知她何以要这样做，但是知道她决不会半途而废，也就是说，这时在里面的，不会是白素。也就在这时，门打开，我看到门口，并肩站着一男一女两个人。

十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我不说站在门内的是两个什么人，而只说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并不是由于他们背着光，我看不清他们的脸面。我一眼就看清了他们是什么人，再熟也没有。

可是，一看到他们，却又有一股说不出的陌生感，同时感到十分怪异。

为什么会那么奇怪？一说穿，就很容易明白，这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是陈氏兄弟之一，女的，是良辰美景之一——老实说，我实在没有法子分得出他们谁是谁来。

熟悉吧？当然熟悉。可是，也极陌生，因为平时见到他们的时候，陈宜兴的身边，一定是陈景德，良辰的身边，一定是美景。

可是这时，他们的身边，不再是惯常的人，而换了另一个，看来也就碍眼之至。而且，我立即可以知道，他们以这种形式出现，一定有非常的原因！

而且，他们两人的神情，也显示必然有事发生，他们的神情，又兴奋又紧张又惊恐，复杂之极，我还没有出声，他们就一起叫我，我疾声道：“怎么只有一半？另外一半在哪里？”这句话问得十分怪，可是我眼里的两个人，自然明白，他们并没有回答，只是各自把身子侧了一下，使我可以看到屋子中的情形。

于是，我看到了他们的“另一半”，两个人，不知道是陈宜兴还是陈景德，不知道是良辰还是美景，并肩坐在沙发上。

一看到了这两人，我竟然忍不住，产生了一种极强烈的、想呕吐的感觉，我立时伸手按住了胸口，这时我样子一定十分可怕，以致站着的那两个，骇然望着我。

坐着的两个，那种一脸木然的神情，我绝不陌生——在电梯中变成了木头人的寻那十二个人，就是这样的情形！

那也就是说，两陈和良辰美景，有一半，也变成了木头人！丧失了神智。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为何会发生的？刹那之间，我心慌意乱，双

手弹动，不知如何是好。

那站着两个——由于我分不清他们，所以叙述起来有点困难。那站着两个来到了我的身前，两陈之一急急道：“卫先生，我们是故意的，我想，我们已经……接近成功了！”由于和成金润他们讨论问题时，思绪已经够乱的了，一路驾车回来，根本未曾平复，所以这时，他的话我也不是怎么听得惯。

我正想大声喝问，陡然之间，我明白了！

他们是故意的！

他们早就有计划分出一半来去冒险，因为他们互相之间，心意相通，一半在冒险，另一半安坐家中，也可以有冒险的经历！

这本来是一个绝妙的办法，可是他们一提出来，就给我否决了，我否决的理由是：如果一半在冒险中死亡，那不但代价太大，而且什么也得不到！

看来，在我离开之后，他们就依照自己的计划行事，而且“成功”了！

我坐了下来，喘了几口气，很有点感到自己的冒险精神，大不如前，然后挥了一下手：“在电梯里？”站着的两人点着头，不知是良辰还是美景：“我们分成两部分，不断地乘搭电梯——”两陈和良辰美景的计划，虽然大胆，但也绝妙，而且，也只有他们这样，心意互通的双生子，才能实行。

而且，他们并不怕其中一半变成木头人，因为有一批人，有能力使他们的记忆互通，两陈就是通过这种记忆互通而变成有一样记忆的——这些过程，都记述在原振侠医生传奇故事《变幻双星》之中。

我曾听到良辰美景在问两陈“联络到了那批人没有”，自然是他们在作实行冒险计划之前的准备，所以计划也相当周详。

而且，他们四个人，在一半搭乘电梯的时候，另一半就在管理室中，通过荧屏监视，四人都有默契，不断加强思想上和电脑为敌的想法，在思想上强烈地表示，要消灭电脑，保卫人类。

我以下所叙述的，是他们在实行这个计划过程中的情况，我把后来变了木头人的称为“那一半”，而把经过告诉我的，称为“另一半”。

在管理室中监视的，当然是“另一半”。

另一半在荧光屏上，看着那一半在电梯中，虽然那是十分凶险而且诡秘莫测的冒险，可是在开始的时候，却十分沉闷，另一半甚至感到眼睛因为盯视荧光屏久了，而有些刺痛，所以他们不约而同，一起揉了揉眼——这时，他们十分安慰，因为在电梯中的一半，也有相应的动作。

另一半会心微笑，互望了一眼，而也就在那一刹那间，他们陡然有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像是突然之间，感到了极度的疲倦，那种疲倦是陡然之际袭上心头的，几乎令人无法抗拒。

这时，另一半一方面运用自己的意志，努力和这种莫名其妙的疲倦相抗，一方面，仍然注视着电梯中的情形，因为他们都感到：电脑的进攻开始了！

他们看到，在电梯中的一半，情形显然比他们要糟，那一半现出十分怪异的木讷神情，双手扶住电梯的壁，那种神情，像是一个低能儿，正在接受什么无可抗拒的指示，而且准备毫不犹豫地去执行！

当另一半叙述到这里的时候，在我紊乱的思绪之中，陡然跃出“催眠”这两个字来。

而正在叙述的另一半，也停了下来，叫：“在电梯中的一半，像是被催

眠了！所以我们也感到了极度的疲倦！尚幸催眠只是向那一半施行，我们的感应是间接的——那种催眠的力量，一定强大之极，连我们也觉得……难以抗拒，当时的经过，想起来都心悸！”在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我自然想起了成金润他们所说的，高压电可以影响人脑部活动的假设。

那种强大之极的催眠力量，自然是来自自由电脑控制的供电系统，向电梯放出了高压电的缘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电能放送方法？是通过空气传送的？还是通过电梯的金属导电部分传送？我又想到陶启泉曾说过的“巫法”，超强的催眠术，毫无疑问，可以属于巫法的范围之内。

另一半在荧光屏上所看到的情形是，那一半在电梯中，突然向上攀去，顶开了电梯上面的小门，以极快的速度，爬了出去。

一爬出了电梯顶上的小门，另一半就看不到那一半了，可是他们有感觉，感觉清楚之极，那时，疲倦已不再，代替的就是那种怪异之极，可是十分清楚的感觉，用他们自己的话来形容：就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梦！

那当然是由于那一半有了十分怪异的经历，而另一半凭借他们先天的感应能力，所以也有了感觉之故。

另一半在叙述的时候，不住地互相补充着那种怪异的感觉，但经历相同。

用他们的话来说，是“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可测的环境之中，有许多……力量在拉我们，在扯我们，也有许多力量向我们挤来，想把……我们分成许多部分。”我骇然问：“什么叫‘想把我们的分成许多部分’？”另一半苦笑：“我们也不明白，请你相信，那确然是我们当时的感想！”我也只好苦笑，可是越听他们说下去，就越是骇然，他们竟然道：“那种力量……成功了，一下子把我们分裂，像是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也像是人忽然到了另一个……空间……不再属于自己！”他们在说的时候，断断续续，用的词句，听来也词不达意。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到了实在说不下去的时候，就神情困惑，向我望来。

我在他们开始叙述的时候，就已想到了成金润的话：“那些丧失了神智的人，他们的记忆到哪里去了？”也想起了另一个人所说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所以，我可以作出推测：那一半的记忆，被电脑攫走了！另一半所感到的那种凌乱、怪异、陌生的感觉，就是人的记忆被攫走时的感觉——任何人不曾有过的这样的经历，自然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我先把我和成金润他们的讨论内容，十分扼要地说了出来，然后才指着坐在沙发上的那一半：“他们的记忆，全被电脑攫走了，你们在感觉上有被分散之感，那可能是电脑一得到了他们的记忆之后，立刻就分门别类，纳入了资料记录的缘故！”另一半张大了口，他们原来并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这时我一提出来，他们感到了极度的震撼，那是十分正常的反应。

两人道：“这就对了，我们老感到那一半……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就算现在，也是一样，可是事实上，他们又明明在我们的眼前！”我问明了情形——在看到那一半爬出小窗之后，另一半立即停住了电梯去寻找，结果和别的人一样，在电梯槽处找到了他们。

和别的“木头人”不同的是，另一半可以通过那批人的安排，得到那一半的记忆，使他们复原——自然，在复原了之后，他们四个人，都会保有那一半的记忆曾被电脑攫走了记录。

现在的情形是：那一半两个人的记忆，还有若干人的记忆，都已进入了电脑，成了电脑的资料一部分。全世界的电脑，必然会联合起来，对人的记忆进行分析研究，以达到更进一步了解人类之目的！

我和另一半面面相觑，身上只感到一股又一股寒意，过了好一会，我才道：“你们的行径，也太大胆了！”另一半虽然脸色苍白，可是回答得仍然十分勇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指着那一半：“他们的思想记忆，都进入了电脑，可以说是入了虎穴，可是那又有什么作用？”另一半一齐吸了一口气：“谁知道会起什么作用？对电脑来说，人类的思想记忆是外来的特种资料，如果各种电脑病毒，会使电脑起畸变，那么，人类的思想记忆，或许可以医治病毒，消除病毒。”他们说的，自然全是假设，可是也假设得十分合理。如果把电脑拟作人的身体，细菌（电脑病毒）侵入，人就有病变，需要注入药物（人的思想记忆）来医治！

当然，这种假定，必须先肯定人的思想记忆会和电脑病毒作对，若是两者之间，反倒结合起来，狼狈为奸，那么情形就更糟糕了！

我指着那一半问：“和那批人联络上了没有？”另一半道：“联络上了，我们准备见了你之后就启程，不会有意外的。”我显得相当疲倦，可是我还是把见了成金润之后的情形，又详细说了一遍。

最后，我重复了成金润的话：“太迟了，人类除了设想如何逃命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另一半苦笑：“在管理室中，我们翻阅了不少有关电脑方面的书，可知道二十一世纪，电脑科学的大突破是什么吗？”我吓了一跳，但随即发现，我不应该如此吃惊，因为电脑科学日新月异，在原有的电脑基础下，每天都有新的突破！

另一半的话，说得很缓慢，可以表示他们的心情，相当沉重：“新的突破是‘生物电脑’——用遗传工程的方法，用超功能的生物化学反应，模拟人体的机能，处理大量的、复杂的讯息。”我眨着眼，心中只想到一件事：电脑绝不以现在的地位为满足，它不知道还有多少花样可以玩出来，简直是为所欲为地在玩弄人类，而人类还以为那是自己的发明！

另一半在继续叙述这最新的展望：“将来生物电脑的关键性部件是生物集成块，体积小到了一个存储点只有一个分子大，而记忆能力是普通电脑的十亿倍。最大的设想是将生物电脑植入人脑——”当他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直跳了起来，大喝一声：“什么？”另一半想来早已经过了同样的震惊，所以这时看来，他们竟比我镇定得多，立时又道：“在生物电脑植入人脑之后，人就可以成千上万倍增加记忆力，那时，智力会产生飞跃！”我喃喃地道：“是人脑的智力，还是电脑的智力？”另一半略停了一停：“还有一份资料说，下一世纪，电脑控制的机器人会面世，普遍使用，如同现在人类使用汽车一样，这种电脑机械人的信号用光速传递，比人脑快一百万倍！”我长叹一声，心知到了这时候，就是比人类优秀一百万倍一千万倍的电脑，替代人类的时候了！

我也举出了来自成金润那里的一些优、劣相比较的数字，大家沉默了片刻，另一半才道：“或许乐观一点看，电脑程序最初是由人设计的……所以不会加害人类。”我用力一挥手：“这种乐观绝不存在，大厦的电脑管理系统，已经有能力攫取人的思想记忆，极度地伤害人，还能对之存在幻想吗？”另一半不再出声，我走过去，抓起一瓶酒来，大口喝了一口，虽然那是陈年佳酿，可是我喝在口里，和那种土酒，也没有什么分别，因为全身所有的感

觉，都由于震撼而变得麻木了！

另一半压低了声音：“那就只好希望我们进入电脑的记忆思想起作用，能制止电脑的作怪！”我瞪着他们，对他们有这种坚强的信心，表示佩服。我也忽然想起，那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美国康奈文大学的一个大学生，就曾向电脑输入病毒，令得美国有超过六千台电脑瘫痪，包括了美国国防部的电脑系统在内！

他们的思想记忆，在进入了电脑系统之后，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全然不可测，或许是好，或许更坏！

人类对电脑，已由控制而变成依赖，从依赖又不知不觉间被反控制的地步，那是人类的大错误。在电脑要进一步对付人类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犯错呢？它攫取了人类的思想记忆，是不是一种错误？因为人类及思想记忆，是和电脑资料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对电脑来说，也有可能是引狼入室，对它反而形成大大的不利！

看来，除了努力逃命之外，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电脑自己犯错误这一点了！

另一半这时，扶着那一半站起来，向我告辞，我身子发软，坐在沙发上，没有起身。

他们要去找的那批人，是一个古老王朝的后代，在人的思想直接交流上，有着极其深刻的研究。

在四人来到门口时，我才道：“把人类和电脑的关系，以及我们的发现，我们所讨论的情形，说给那批朋友听，同时也听听他们的意见！”在这样说了之后，我不禁苦笑，又道：“只怕他们有那么先进的研究成果，也绝少不了依赖电脑！”另一半在这时，一起转过身来，神情十分坚定，齐声对我说：“我相信我们的思想记忆，进入了电脑之后，等于是埋下了无数定时炸弹！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们思想上知道电脑会变成什么样的怪物！所以在电脑大举作怪时，我们的思想记忆，就会出击！”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他们所说的是不是会成为事实，谁也不知道！

在接下来的日子中，整个城市中虽然有几宗“电梯意外”，但看来并不像是电脑作祟，十二个木头人毫无希望，陶启泉虽怒也无计可施，人们还是每天在电脑管理的大厦中涌出，还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电脑；父母会为了自己的幼儿学会了使用电脑而高兴莫名，没有什么人会想到那是怪到绝顶的怪物！

